

侠客之行

1997 科幻小说银河奖征文

周宇坤

上篇

在亚洲大陆的那座莽莽雪峰脚下，隐藏着一片钢铁建筑群，这便是星战联盟的东部基地。在这座基地的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里，萧若秋正肃然而立，面前是一位年过半百、肩缀四星的亚裔老人。

“将军，难道您真的要让我全体舰队出动，并且动用 80% 以上的力量来主攻艾玛人的行星飞船么？”萧若秋问。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将军斩钉截铁回答，“东、西部基地已经作出决议，不惜任何代价，也要阻止艾玛人登陆布鲁斯塔。一旦他们踏上那片土地，我们两年来的努力便会前功尽弃。”

“可恕我直言，我并不认为这次的战局布置合理。我指的是，我们担任突袭布鲁斯塔的第二舰队兵力太弱了，如果遭到围攻，后果不堪设想。”

“我知道，但我无能为力，”将军口气很硬，“这已经是基地为你们第二舰队配备兵力的最大限度。无论如何，第一舰队的攻击力不能削弱，摧毁行星飞船才是关键！”

萧若秋仍然据理力争：“将军，请您三思，这样第二舰队可能难以发挥奇效，甚至会难以保全自己的。”

“说实话，本来你们也就不承担主要任务，因此第一舰队的集群动作决不能受到你们的影响，”将军不屑一顾耸耸肩，可接触到萧若秋的眼神，他的语气放和缓了些，“不过，你既然觉得人手少，那我倒可以派一个人给你。要知道，无论在哪方面，他都抵得上十个队员。”

萧若秋眼睛一亮：“是谁？”

将军淡淡一笑，随即摁了一下手边的按钮。少顷，一个铁塔般的身影从隔壁走出来，出现在萧若秋面前。来者的目光有如鹰隼般犀利、阴冷，配上他一身几欲撑破衣衫的结实、鼓突的肌肉，足以使人为之震慑。

萧若秋不由倒抽一口冷气，他认出来者是谁了……

几个小时后，偌大的战斗分析厅中，巨型全息投影仪勾勒出一个模糊的球体。此刻，在将军面前聚齐了第二舰队的小伙子。将军环视着这些威武而稚气未脱的战士，清了清喉咙，开始讲解战局。

“诸位！”将军高喊了一声，洪钟般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不绝，“我想，每个人都很清楚，布鲁斯塔星战已经持续两年之久，无论是我们还是艾玛人都不会放弃争取最后胜利的机会。布鲁斯塔对艾玛人极为重要，但是对于地球上几十亿急欲开拓生存空间的人来说，同样至为关键！就目前形势来看，鹿死谁手很快会见分晓。众所周知，两年来，地球与艾玛星都未能在布鲁斯塔上建立起自己的基地，主要是因为运输基地装备的行星飞船体积无疑会相当庞大，其防御能力、机动能力却很差，任何一方如果想依靠强大的兵力掩护它安全着陆，必将遭到另一方毁灭性的打击，这实属兵家之大忌。因此可以预言，谁能在现阶段大量地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同时又尽可能多地保存自己的实力，谁就能赢得战争的控制权，最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偏偏艾玛人忽略了这点。据可靠情报，明天他们的行星飞船将在三百部‘机甲神’的保护下朝布鲁斯塔挺进。届时，我们会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们，那是个多大的错误！他们将在我们‘太空侠客’的攻击下付出惨痛的代价。当然，在我们进攻的同时，西部基地也将乘虚直捣艾玛星本土。相信在两面合击之下，艾玛人必将彻底地失去整个战争！我希望，诸位投入的这场战役能加快布鲁斯塔星战结束时刻的到来。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最后温习一遍整个作战方案……”

将军激昂慷慨的开场白之后，一些闪烁的星星点点开始在投影仪上分散或汇聚，它们演示着整个星际战争的构想。

此刻，萧若秋却突然感到有些心烦意乱了。

这倒并非因为他对明天的激烈战斗有所畏惧，而是他知道背后有双眼睛正死死盯着自己。那里面或许有几丝敌意，但更多的是轻蔑与挑衅。

“将军，奎斯怎么会到东部基地参战？他本该属于西部的。”几小时前，当那个剽悍的身影离开将军办公室后，萧若秋就迫不及待地要问个明白。

“不错，奎斯是属于西部基地的，可一个月前他在执行奇袭艾玛星的任务时身负重伤：四百伏的高压电流穿过了他的颈部与胸部。西部基地认为他已奄奄一息，根本不可能康复，便撤销了他在这次联合作战中的位置。可谁料奎斯竟奇迹般熬了过来，并要求参加战斗。西部基地不想改动他们的作战序列计划，就只好以协同我们作战的名义把他转来这里。我得说，他的身体简直是钢铸的一般，强壮得惊人，他或许真会对你有用的。”

萧若秋思忖了一会儿，问：“必须接纳么？”

“必须接纳，因为是奎斯指定要加入你的舰队的。”

回想起与将军的对话，萧若秋不禁忧虑更重了。他隐隐觉得，这个奎斯将像一颗核弹一样深藏在第二舰队的内部，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毁灭掉整个舰队的。

想到这里，萧若秋微微欠了欠身，作了个深呼吸。并不太遥远的那一幕渐次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奎斯的形象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那是两年前星战刚刚爆发的时候，他与奎斯邂逅在撒哈拉星际战争训练基地。

这座浮起在沙海之中的基地，有个很好听的名字：世纪罗盘。在浩茫的宇宙之中，正是这只罗盘为地球人类指示着生存的方向与跨越二十二世纪的道路——征服巴纳德星系的布鲁斯塔星，建立人类继续繁衍的生存环境。基地便是为此而创建的。

来自全球各地的优秀战士云集在这人迹罕至的大沙漠中受训，他们每日顶着六十多度的热浪在沙丘之间迂回奔走，晚间还须忍受刺骨的寒冷进行负重演习，锻炼体魄，以适应严酷的星际战争。

当然，他们还须刻苦进行与“太空侠客”融为一体的训练。这是地球上最先进的“人机合体”，在电子神经网络的帮助下，机械体可准确无误地重复人体的动作，包括启用武器。

根据二十二世纪的战争理论，不论是人类本身还是他们创造的机器战士，都已不可能单独打赢一场战争。人类的肉体是如此的脆弱，机械的思维方式又是如此的死板，而“人机合体”则意味着人体能够随意地控制机械体作战，其实际作用显然超过了人与机简单相加之和。

然而，这也正暴露出它的隐患：一旦机械体遭到重创，电子神经网络

发生短路，在几个微秒内便会引起反馈，强大的电力将输入人体相应部位，人难以躲避，只能用血肉之躯去承受。

由此，钢铁般的身躯与钢铁般的意志，便成了选择战士的主要标准。只要想想宇宙里的恶劣环境以及电流噬咬肌肤的感觉，就可想而知，将在外太空与艾玛“机甲神”搏击的战士们必须经受怎样严格乃至残酷的磨炼了。

奎斯是个强悍的家伙，萧若秋初见奎斯时，就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点。那时有多少战士因无法忍受超强度训练被中途淘汰，又有多少战士虽通过选拔，身上却留下了累累伤痕，疲惫不堪。唯有奎斯与众不同，热带的干燥与风暴，无休无止的行军与磨炼，非但没有让他倒下，反而铸成了他一副钢筋铁骨，使这位自幼生长于美洲大陆的硬汉的野性更加狂放，犹如沙漠世界里的勇猛雄狮，睥睨众生。

萧若秋从未想到过与奎斯比试。那时，他只是带着一种军人的责任感，学习“太空侠客”的武器装备，学习如何操纵“太空侠客”进入或退出超光状态，学习各种攻击与防守的阵形与要诀。然而，当集训结束时，他却不得不面对奎斯的狂傲了。

“世纪罗盘”规定，每个战士除非通过最后的测试，否则将不能参加布鲁斯塔星战；而且，国际军衔的等级也必须依据测试的成绩如何来颁授。这项测试便是“太空侠客”的实战模拟。

应试者必须在“太空侠客”的全息模拟舱内，接受电脑安排的虚拟星战的挑战。三十多个虚拟的目标依次随机地出现在被试者周围，被试者则须借助探测眼尽最大可能予以歼灭。

若说这不过是游戏，未免太轻率了。因为既是实战的仿真，所产生的目标就自然同时具备了攻击特性，一旦“太空侠客”不慎被击中，同样会有惩罚性质的反馈，反馈电流的大小与持续时间都将接近人体承受力的极限。在平时演练中不少战士因应接不暇被目标击中，虽说没有直接的生命危险——电脑把握着严格的尺度，但强大的电流不可避免会给他们带来莫大的痛苦。轻者肢体麻痹抽搐，不得不中途退出战斗；重者则身不由己，还须忍受一次次接踵而至的电击，谁的心脏能在接二连三的电击之后依然跳跃如常呢？

但奎斯却在测试中表现出了他顽强甚至亡命的特质。伴随着探测眼白色十字的瞄准，锁定，一个个目标在他的攻击下纷纷进散，不复可寻。

开初，萧若秋十分疑惑：电脑产生的目标具有一定的防御性能，并不是不堪一击的，而奎斯应对测试的表现是多么的不合逻辑。接着他便明白了真相：原来奎斯根本不用单发键，总是按双发光子矢来攻击目标，并且是连续按两次。四枚光子矢过后，任何被击中的目标不是身首异处，便是不复存在。

以如此巨大的速率消耗能量，萧若秋从未见过，足见其抱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会是一个猛士，死也不能阻挡他。在他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死’的概念；如果有的话，那也只是留给对手的。”他这样想道。

的确，奎斯的攻势异常凌厉，甚至根本不屑于掩护自己。虽然有一次，奎斯到底遭到强大电流的侵袭，但他摇晃着魁梧的身子，重重喘息着坚持到了最后胜利。他的强壮躯体无疑已成为他能承受强大电流最有力的资本。

三分二十秒后，战斗结束。奎斯的能量块消耗得惊人，光子矢、光子炮已达75%，再算上飞行消耗，几乎只有10%的剩余了。但他毕竟还是

胜利了，成了通过测试的第一人。

主席台为此响起了第一遍掌声。

奎斯从模拟舱中艰难地跨出来，尽管电流的后期效应还不时使他的肌肉出现不由自主的抽搐，可他还像若无其事地吹起了唢呐。当他走过萧若秋身边时，他用眼角瞟了瞟这位并不起眼的东方人，露出轻蔑的微笑，说：“努力吧——想通过，就照我的样子去做！不过我实在不敢想象你单薄的身子会让你如愿以偿。”

然而，萧若秋偏偏拥有自己的风格。

面对密度颇大的近距离作战，萧若秋尽量不使用光子矢与光子炮，而是倚仗着自己无人可及的飞行技巧，用光子剑进行近距离搏击。早在国内的时候，他就已是擅长空间动作的优秀飞行员，而且又精通中华武术里的剑术，能够凭借意识运剑。他清楚此时用光子剑远比光子矢与光子炮更为有效，至少对他是如此，不仅可以挡开袭来的飞弹，实现全身防护，更重要的是他可用光子剑自如地进攻。

萧若秋进入模拟舱，便舞动起光子剑来。他步履矫健，身如飞燕，顷刻间，他周身就被笼罩在一片炫目的光华之中……

萧若秋根本不屑于像奎斯那样逞匹夫之勇，暴戾恣睢。他的攻击位置仅限于目标的能量输送管道——他知道这既能从根本上消灭目标的战斗能力，又可最少地遭到反击。同时，他只要对手陷于瘫痪，解除对自己的威胁就足够了，而不忍心看到目标凌空瓦解、血肉横飞的惨状。这就是萧若秋的战斗风格。

就这样，在一阵腾挪跌宕，劈抹点刺之后，光屏上清晰地显示出以下数据：

作战时间：3 2 3

受到攻击次数：0

能量状况：飞行消耗 1 5 1 5 %，光子矢消耗 8 1 8 %，光子炮消耗 0 1 0 %，光子剑消耗 3 1 1 2 %，光子盾消耗 9 1 5 %，剩余能量 3 5 %。

主席台上起先一阵沉默，随即便掌声雷动，久久不息。

虽然萧若秋的作战时间比奎斯要稍长些，但是他的能量剩余比起奎斯来却占绝对优势，这点在太空作战中显得更为重要。尽管“太空侠客”每次出击都会载足一次战斗所需的能量，但作为驾驭者，还应该考虑到种种意外，比如返回星球的途中万一遭受伏击。因此，在歼灭敌人后剩余能量越多就意味着可以更长时间连续作战，更长时间维持自己的生存。

“奎斯，我想不用你的方法也不至于差到哪儿去吧？你是否还认为自己的战术是最佳的呢？”萧若秋来到奎斯面前微笑着说，想杀杀他的傲气。

奎斯并不为之所动，依旧用他惯有的傲慢口吻说：“你的表现已经说明了我们不是同道的人，因此在你我之间讨论战术的优劣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不过，你的出现确实使我兴奋，使我预感至少在几年之内不会太寂寞。我想有朝一日我们可能会面对面较量的，至于谁胜谁负，就很难说了。”

测试全部结束后，萧若秋被授予唯一的少校级国际军衔。在热烈的掌声中，他看到奎斯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有茫然和怅惘，也有忌妒和愤懑。

萧若秋至今还记得那时的情景，可当时他并没有把奎斯的话和神色放在心上，除了年少气盛之外，就是想到一出撒哈拉，他与奎斯便会各自东西，不可能在一起作战，更不可能成为对抗的双方。可现在他才明白自己错了，

他必须准备迎接奎斯可能带来的麻烦。

终于，在将军结束他的战场分析时，萧若秋作出决定：要调整好自己与奎斯之间的关系。此役非同寻常，他不想把两人已有的不快带到其间，这不仅仅关系到他个人，更关系到他带领的整个第二舰队。

“奎斯，”他快步走到奎斯身边主动招呼道，“我很高兴你能加盟第二舰队，你的加入无疑会助我们一臂之力的。”

奎斯却不置可否，一言不发。这时已走到外面的一些小伙子开始招呼起萧若秋来，他们谈笑风生：“嗨，少校，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去看‘蓝色多瑙河’轻松一下吗？”

“蓝色多瑙河”是基地的娱乐场所。萧若秋很想随他们前往，但此刻他冲他们挥挥手，让这些小伙子先走，然后友好地邀请这位潜在的宿敌：“怎么样，奎斯，我们也去喝一杯？”奎斯并不直接回答，他望着那些小伙子远去的背影，反问道：“你的队员总是这样轻松么？”

“平时是，但战时不是。怎么啦？”

“哼，”奎斯转过目光，脸上流露出些许鄙夷的神情，“一个战士永远都要准备挑战他人或接受挑战。说实话，我无法想象他们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明天的战斗。看来，你对部下并不严格，他们浪漫得够可以的了。”

萧若秋明显感觉到对方傲慢的话里包含的激情，果然，奎斯一片赤黑的脖子更加触目，还隐隐可见有热气升腾。萧若秋猜到这便是在一个月前的战斗中，强大电流留给他的永恒纪念了。

“这是勋章，真正的军人的勋章！你和你的队员想必还未见过吧？”奎斯瞥见萧若秋在注视自己的伤痕，得意洋洋地说。

萧若秋稳定了情绪，说：“奎斯，坦率地说，我并不想和你争什么。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并肩完成这最后一役，毕竟我们都是为地球人类的利益而战的。”

“我还将为洗去自己的耻辱而战——那个伤我的家伙，与你一样，的确是个好手，值得我去赢！如果明天他出现，我不会放过他的，我会战斗到最后，依旧使用我的战术。”

“相信你能做到，你的‘太空侠客’绝对有攻击力。我尊重你的观点。呃——现在你不介意去喝一杯吧？”

奎斯沉默了一会儿，用石头般僵硬的语气回答：“不，我看没这个必要。战前我们最好都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

这样的结局多少在萧若秋的估计之中，因此，他并不在意，便说：“那好吧，悉听尊便。”他热情地向奎斯伸出了右手。

奎斯嘴角的肌肉拉动了一下，慢慢抬起胳膊，移向萧若秋，但终究没有和他的手相握，只划了一道弧线，迅速收了回去。随即直挺挺地转过身，扬长而去。

“蓝色多瑙河”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紧紧地吸引着萧若秋和他的伙伴们。每次出征前，他们总乐意到这里来欣赏这支动听的世界名曲，享受这里独有的温馨。

年轻的小伙子们见到少校进来，纷纷起身让座，萧若秋也不拘礼，很随意地坐在他们身边。看得出来，他们都极敬爱这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员，而且彼此结成了亲密无间的关系。

湛蓝的厅堂里响起了《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四周的壁画也随之变幻，

一会儿如多瑙河河面和两岸的秀丽景色，一会儿如汹涌的大海，气势磅礴。厅里的人无不为之陶醉。

不知过了多久，萧若秋感觉到自己的胳膊被碰了碰，定睛看时，却见一个小伙子正用询问的目光望着他，旁边还有好几个，全都现出关切的神情。

“怎么，有事么？”他问。

“对不起，少校，我很抱歉打断您。”小伙子吞吞吐吐地说，“嗯……是这样的，我们……我们都认为这场战役是星战爆发以来最大的一场。”

“是的，或许这将是布鲁斯塔旷日持久战争的最终结束。怎么啦？”

“可是，我们用一百多部‘太空侠客’去对付三百部‘机甲神’，到底有没有打赢的把握呢？”

“是呀，”旁边的小伙子也轻声附和，“到底能有多大胜数呢？”

萧若秋发现有更多的眼睛正注视着自己，心里陡然一沉。他十分清楚，艾玛星受黑洞强力吸引，正不可抗拒地加速向那无穷无尽的深渊奔行，求生的欲望会使艾玛人不惜一切代价，要占领布鲁斯塔，如果地球强行阻止，其结局很可能是谁也成不了胜利的一方。他该怎样回答？若自己是奎斯，肯定会这么说：你们就用自己的一切去迎战敌人的飞弹吧，不要顾惜自己的肉体与生命。要知道，军人只有两种选择，杀人或被杀。你们必须把自己培养成毫不留情的武器。战场上血雨腥风奈何不了你，为了把对手撕碎，你应该疯狂地搏斗，如狼似虎。如果这还不足以把对手歼灭，那便是你们自己差劲！……不，他是决不能对自己年轻的队员们这么说的。他冥思好一会儿，才终于开口。

“你们都相信我，是吗？听我说，真正决定战斗胜负的从来不是战机数量的多少，而是哪方的战士能够充分发挥出他们的战斗技能。当然，既然是战斗，就免不了会受伤，流血，甚至牺牲。但是我想，我们‘太空侠客’是能够勇敢地面对这一切的，因为我们在为地球的人类而战，我们的战斗是有价值的，而且‘太空侠客’永远不会输！我带着你们远征布鲁斯塔，也要带着你们凯旋归来！相信我，也相信你们自己吧！Merry force with you！”

指挥员这番如兄长般诚挚坦荡的回答，消除了小伙子们的不安。尤其是少校背诵的那句二个世纪前《星球大战》的名言，像春风一样涤荡着他们的心胸，让他们觉得自己将要重复那样的神话：力量与他们同在。

下篇

第二舰队的“太空侠客”们早已退出超光状态，静栖在宇宙深处。从探测眼里，萧若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颗蔚为壮观的星球，它闪烁着橙黄色的光芒，在天幕中缓缓移动。这就是巴纳德星系中那颗与地球环境极为相似的星球——布鲁斯塔。它的大气适宜，资源丰富，年龄却比地球小得多。艾玛人为了摆脱被黑洞吞噬的结局需要它，而地球为了解除人口爆炸带来的无尽危机，同样需要它。双方都不愿作出让步，只有诉诸武力来解决了。

此刻，在布鲁斯塔的外层空间，第一舰队已经和艾玛人交上手了。从这里可看见成片的闪光，只是宇宙真空阻隔了震耳欲聋的炮火声的传递。

萧若秋率领的第二舰队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在数百英里之外待命。按照原定计划，第二舰队将于半小时后实施后续进攻，乘其不备，达到以少胜多的目的。

时间流逝得非常慢，好不容易才过了二十分钟。这时，萧若秋的耳机里突然响起了奎斯那冷冰冰的声音：“少校，我们该进攻了。”

萧若秋不禁怵然心惊，奎斯怎么会如此沉不住气！他忙回答道：“这不行，奎斯。我们得按原计划行动，还有十分钟。”

“哼，再过十分钟战斗就没那么激烈了，我可没有打扫战场的兴趣。我是个军人，我有权要求战斗，就是现在！”

萧若秋显然控制不住对奎斯的不满了：“这可不是当年在撒哈拉，奎斯，你没必要逞强！听着，整个第二舰队由我指挥，这可不是你个人的战争！”

“得了，少校，任何战争对我而言都没有区别。难道你还怀疑我不会作战不成？我经历过的战役是不计其数的——”

“那你就更该懂得服从，这是军人的天职！”萧若秋毫不客气地打断他，“我必须对整个第二舰队负责，要以全舰队的最小伤亡来争取最有效的攻击。”

“哼，你想贻误战机么？无论怎样经验丰富，我可不相信你的队员会让你实现自己的意图，他们脆弱得不堪一击，这点我比你更清楚！趁现在第一舰队还没有彻底崩溃，让他们进攻！”

“别妄下定论，奎斯！第一舰队没那么差，第二舰队更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

“好极了！我等的正是你这句话！既然你那么肯定，我现在就给你们证明的机会！”

“奎斯——”萧若秋话音未落，一道白光已经从舰队中疾射而去，径直奔向那片闪光区。萧若秋迅速反应过来，赶紧调集兵力：“全体注意！情况突变！立即按A方案编队，准备出击！”

一大群“太空侠客”迅捷移动起来，想组成原定的进攻阵形。然而为时已晚，奎斯已发出的光子炮准确无误地暴露了第二舰队的方位，立刻有五十多部“机甲神”集结起来，呼啸着朝第二舰队猛扑过来。

“可恶！”萧若秋情急大嚷，“全体注意！A方案撤销！A方案撤销！所有队员各自为战，分开！”

本来，第二舰队的设置就是要用出其不意的突然攻击给艾玛人一个措手不及，但现在情势却逆转直下，第二舰队不仅优势全无，完全成为被动的一方，甚至连完成编队的时间都被剥夺殆尽。果然，两部“太空侠客”尚未加速腾起，便被“机甲神”的飞弹当胸击中，萧若秋的耳机里顷刻间响起了两声惨叫。

“光子盾保护！加速突围……”萧若秋万分艰难地指挥着。他一手持光子盾，阻挡体侧的飞弹，另一手挥着光子剑，借凌厉的光弧逼开旁边两部“机甲神”，猛然启动加速，纵身跳到圈外。

然而无数的飞弹还是拖着亮尾如飞蝗般追击在其它“太空侠客”的前前后后，一张激光束交织成的光网牢牢地笼罩在第二舰队的上空，四面八方响起更加密集的枪炮。萧若秋不得不重新跳回包围圈，去协助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们……

一小时后，战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萧若秋默默伫立在漆黑的虚空之中。

“机甲神”的残骸，“太空侠客”的断肢，互相搀杂，抛洒得到处都是，满目狼籍，还不时有荧荧的电火花在上面跳动。

眼前的结局委实比他预料的悲惨十倍。虽然敌人已全军覆没，行星飞船被轰得灰飞烟灭，但是“太空侠客”们却葬身在这个冷酷的世界里了。他

自己右腿和左臂也已负伤，感到一阵阵剧烈的灼痛。

“我一定要找到他！”萧若秋怒火填膺，刚要转身，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背后响了起来。

“少校，很高兴见到你也能活下来。这可真是个奇迹！”那声音仿佛来自地狱。

萧若秋循声望去，只见一部“太空侠客”正踩着还在燃烧的同伴们的残躯，朝他走来。

他身上虽也已伤痕累累，却高昂着头颅，挥动双臂，俨然凯旋归来的英雄。

萧若秋的怒气如火山喷发，不可遏制：“奎斯，你知道你干了些什么？”

“少校，你这种问话的态度，我可不欣赏。”奎斯满不在乎地冷笑道，“你我都清楚，我不过是提前十分钟把第二舰队带入战斗而已。”

“说得轻巧！是你过早暴露第二舰队的位置，打乱进攻部署，才断送掉这么多年轻战士生命的！你究竟为什么要一意孤行？”

“别质问我！该质问的是你自己！是你教育他们把战争看得太简单了，在绝对零度的外太空里，你的队员不知道如何进攻、拼杀，却想赢得胜利，简直是愚蠢！若要追究责任，首先是你！”

“住口！你以为只有像你那样我行我素才是战术？告诉你，这些队员也都来自‘世纪罗盘’，他们毫不比你逊色，尤其懂得如何严守军令，服从指挥，这是你永远都做不到的！”

“可现在的事实是：我活着，而他们死了！”

“哼，你认为这是你可以炫耀的么？恰恰相反，没有他们的掩护，你奎斯早就见上帝去了！你难道以为后背毫发未损只是一种巧合，是幸运之神在你身上的施恩？——真是恬不知耻！”

奎斯不再言语，僵直地站在萧若秋面前，巨大的机械手紧攥起拳头，微微有些颤动。萧若秋看不见他的表情，但从耳机里清晰地听到了他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那么，你是非为他们报仇不可了？”

萧若秋却没有立即回答，他的目光停留在探测眼的白色十字上。十字正处在绝对合适的位置，对准了奎斯的前胸。现在只要萧若秋想攻击，无论是光子炮还是光子剑，都可以把奎斯击个粉碎。

然而，萧若秋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他的目光驻留在探测眼上的一个数字上。“我的能量剩余已不足15%，可以想见奎斯的情况。”他想。倘若两人再度交手，必是一场恶战，那就没有谁能够有足够能量进入超光速并活着飞回去。何况，这不符合军事条令，自己就这么赢了他也太不光彩。奎斯的能量肯定也濒临枯竭——他不主动出击，恰恰证实了这点，他想必意识到自己事实上已经输了。

萧若秋努力让复仇的火焰减弱，以免过热的头脑作出错误的判断。他冷冷地回答：“是的，我是要报仇的，但不是现在。没有必要在这里再添一具尸体！我们迟早会在军事法庭上见面的。”

“你的回答果然明智，”奎斯似乎在笑，“不过我要提醒你，在军事法庭上你未必能够胜诉——星战联盟追求的不过是成功的结果，决不会顾惜究竟折损多少兵力。他们可不像你这么慈悲为怀。”

奎斯后面这几句话深深地触动了萧若秋的心，是的，自地球进入星战以来，联盟当局就始终坚持这种作战原则。他们或许根本不是想为过剩人口

寻找什么栖身之所，而是力图用鲜血换取对布鲁斯塔的永远占有。这一度令萧若秋大为反感，但他却无力改变，相反还努力寻找为联盟当局辩护的理由，说服自己。可此刻他不愿多想这些而冲淡对奎斯的仇恨。他忿忿地一扭头，从奎斯身旁走开了。

萧若秋来到几部仆倒的“太空侠客”旁边，想看是否有活着的队员。但这些“太空侠客”都遭到致命重创，粉身碎骨，探测眼从中根本探测不到任何生命信号。

他放眼望去，解体了的“机甲神”也七零八落，搜寻不到艾玛人的踪迹。看来，双方战士全都在热浪火海中化作了宇宙间的等离子，散落在无人可知的地方；在这个空间里，只剩下他和奎斯了。

“少校，看来你很留恋这儿，好吧，你就慢慢欣赏吧，我要返航了。”奎斯嘲讽地说。

但就在他刚要启动“太空侠客”的一刹那，从他嘴里发出了一声惊喝：“谁？谁在那儿？”

萧若秋也吃了一惊，反身看时，两团烈焰已托着奎斯射向远处。他心下大疑，不容怠慢，赶紧追了过去。

那是一部残存的“机甲神”，一条小腿已经被轰击掉了，腰部也被光子炮打穿，露出一个可怕的大洞。电火花如夜间野冢的磷火，荧荧闪亮。

萧若秋心里不免一震，这么严重的创伤，驾驭者还会存活么，可探测眼却明明白白显示着有生命信号，莫非里面的艾玛人还真的活着？

“呃……他还没死？少校，我想这不会是你的杰作吧？”奎斯的语气带着明显的揶揄。

他独自俯身下去，用坚实的机械手翻动“机甲神”的躯体。当他的手指移到“机甲神”的腰际时，却蓦然发现破碎处有一行清晰可辨的字符，他读道：“A、M、A、259……”

奎斯读到这里时激动不已，随即是一阵如狼的狂嚎：“艾玛259，艾玛259！没错，就是他！哈哈！这真是上帝的安排，我已经找了很久了，现在终于找到你了！不错，你是个不同寻常的对手，还没有人能让我经受如此的重创，可那也没能征服我！现在你既然已经落在我的手里，我就要让你死在我的剑下！凡是与我抗衡的，从来都只有死路一条，你就瞑目吧。哈——”

萧若秋一下明白了，眼前就是那部把奎斯打成重伤的“机甲神”，以奎斯暴戾的性格，是非复仇雪恨不可的！

果然，奎斯扬起巨臂，光子剑划出一道恶毒的弧线，疾如闪电，朝“机甲神”的躯体斩去。萧若秋迅即挥出光子剑，架到他的剑下，封住了那道无坚不摧的光弧。

“少管闲事，少校！”奎斯像雄狮一般冲萧若秋咆哮起来。

“你难道没看见，他已经丧失了战斗力么！”萧若秋严正地说。

“那又怎么样，反正他非死不可！”奎斯冷笑道，“他是我的敌人，无论他正在战斗还是已举手投降！”

“哼，难道你连面对他的勇气都没有了么？”萧若秋反唇相讥，“有种的，跟我进去看看。”

“机甲神”的入口并不难搜索，它就在机械体的胸部中央，有一个椭圆形的舱门。萧若秋摸到开启装置，两个人便毫不费力地进入了它的内部。一

一条极短的通道横在面前，充斥着线路烧糊的焦味。几步远的地方是另一个舱门，紧紧地闭着——那里面便是驾驶“机甲神”的控制台。

奎斯抢先靠上去，用粗壮的身躯顶在门上，缓缓拨动舱门的环钮。这时两个人心里都不免有些紧张，无法想象里面的情况。

环钮转到最后一圈，奎斯迫不及待地抽出腰间的激光枪，一把推开舱门，挺身就要冲进去。可就在舱门掀开的那道窄缝里，一柱强烈的激光猛地喷射出来，一下射穿了奎斯的左肩。奎斯庞大的身躯晃了晃，却没忘顺势往缝里回敬一束激光，里边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他两眼瞪着萧若秋，冷笑道：“这就是你所谓的‘丧失了战斗力’么？”

萧若秋也委实大吃一惊，他没料到里面的人还会有足够的气力负隅顽抗。他没等那惨叫落音，就一脚踹开舱门，闪身蹿进舱内，将激光枪指向控制台。可就在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他突然垂下了手臂。

“我要宰了他！——”奎斯发疯似地跟随着闯了进来，激光枪在他手里已吱吱作响，冷不防被萧若秋一顶肘部，激光束一下射偏了，把舱顶穿了一个窟窿。

“他还是个孩子！”萧若秋喊道。

确实，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张沾着血迹的艾玛男孩的脸。这男孩最多只有十二岁，坚挺高耸的鼻梁直通上额，好似一道小山脊。他的额头上有好几道伤口，还在往外冒血。滚圆的双眼，透出无尽的疑惑与恐惧。

奎斯也骤然泄了气，仿佛一下子跌进了冰冷的外太空，连血液都凝结成了冰。“孩子？怎么会是一个孩子！难道他曾战胜过我？不可能——决不是这样的！”他吃力地喘着气，同时踉踉跄跄地往后退，直到“砰”的一声撞到舱壁上，才软绵绵地滑倒在地。他没法接受这个事实。

萧若秋见这个孩子手里并没有什么武器，便凑上前去，想查看一下他的伤势。但那男孩显然受了极大的惊吓，瘦小的身子连忙向一旁挪动。这时，萧若秋蓦然发现就在小孩身旁，躺着个穿了一身作战服的成年艾玛男子。他一动不动，瞪大一双死鱼般的眼睛，脑顶已经破碎，还在往外冒热气，手上捏着一支激光枪。

萧若秋不明白眼前的一切是怎么回事，他用并不太熟练的艾玛星语轻声问道：“他是谁？你叫什么名字？到这儿来干什么？”

男孩惊恐地紧闭双唇，没有回答，萧若秋又耐心地试问了好几遍。兴许是他的眼神和语气都很和善，那男孩终于吞吞吐吐地开口了：“他……是我的……爸爸。他把我带……上机甲神……的，我叫……卢克亚……”

萧若秋恍然大悟，说：“哦，这么说，刚才是你爸爸朝外面打了激光枪，接着又被外面射来的激光枪杀死了的？”见卢克亚点了点头，又安慰道：“别害怕，卢克亚，我不会伤害你的。我向你保证。”

卢克亚疑惑地望着他，看得出对他还是心存戒备。

萧若秋继续说：“卢克亚，你不应该来这儿的。你有母亲，你应该陪伴在他身边呀。”

“哦，我的母亲！”卢克亚突然悲伤地哭喊道，两行热泪化作小溪，顺着脸颊滑落到舱板上。“可是我爸爸说，没有格林塞——就是你们说的布鲁斯塔，所有的艾玛人都无法继续生活，他们都会死的……我想我再也见不到她了……”说到这里，他已泣不成声。

似有一团烈火在胸膛里燃烧，并不断膨胀扩展，萧若秋的心灵受到了

强烈的震撼，感觉到自己内心也在流泪。是的，为了争夺布鲁斯塔，他的弟兄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可艾玛人，包括这个卢克亚的父亲。同样捐躯殒命。这场战争是多么残酷呵！

萧若秋不想再说什么了，他只问了一句：“卢克亚，你想回家么？”

男孩吃惊地望着他，显然不敢相信。

“卢克亚，如果你还想见你的母亲，我会送你回去的，我保证。”他轻轻抚着卢克亚的头，庄重地说。

“可是我说，绝对不行！”突然，在他耳边响起阴冷的声音，随即一柄激光枪擦过萧若秋耳际，指向了男孩的脑门。

原来又是奎斯！他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射出两道凶光。

“奎斯，冷静点，别乱来！”萧若秋喊道，“听我说，刚才不是他打伤你的，与你交战的是他的父亲，他也已经被你杀死了，瞧，就在那儿。”

“这更好，本就该如此！”奎斯恶狠狠地逼视着男孩，“那么，现在就让你到地狱去陪伴你的父亲吧！”

“奎斯！你不能动他，他是个无辜的孩子。我答应了送他回去的！”

“回去？哈——”奎斯疯狂地大笑起来，“少校，你不觉得这太荒谬、太愚蠢么？你竟然要放过仇敌——艾玛星人！你不是对你的队员说过，要和他们永远在一起，还要带着他们凯旋而归么？你没做到，都是因为这群该死的艾玛星人，还有你自己的怯懦！现在你又为什么不替你的队员报仇雪恨呢？”

萧若秋义愤填膺，恨不得扇他两巴掌。“奎斯，你难道是刽子手么？我是指挥官，我以少校的名义，命令你——奎斯上尉——放下你的枪！”

奎斯冷冷地说：“没用，你的国际军衔束缚不了我的。以前不能，现在不能，永远也不能！”说着，手指开始压动扳机，男孩绝望地合上了眼睛。

萧若秋眼见奎斯手中的激光枪即将吐出火舌，急中生智，骤然出手狠狠一拧奎斯的手腕，那激光枪绿莹莹的舌头一下子失去准线，擦着男孩的脑袋射向了舱壁。不待奎斯反应过来，萧若秋又一个侧滚，一手抱住卢克亚，一手拖过卢克亚父亲手里的那支激光枪，重重朝奎斯的手击去，把他的激光枪敲落在地。萧若秋顺势将枪对准了奎斯的胸膛，使他不敢动弹。

“你要是再动他一下，我就先杀了你。不过你要记着，这可是你逼我这样做的。”萧若秋警告道，“现在你给我出去。”

奎斯朝那黑洞洞的枪管瞪了几秒钟，终于无可奈何地扭头跨出了舱门，可他没忘抛下一句威胁的话：“你迟早要后悔的，你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待奎斯离去后，萧若秋迅速对“机甲神”作了检查，确信它的自动飞行程序还能维持正常运作。他叮嘱卢克亚：“三分钟后，飞行护盾会升起，‘机甲神’将进入超光速航行，预计三小时后可到达艾玛星球。那时再减速，撤除护盾，他们会发现你的。”

安顿好卢克亚，萧若秋才走出“机甲神”舱外，回到自己的“太空侠客”，坐上控制台。这时，四周出奇地平静。他突然又想到奎斯，怎么没有见到他的踪影？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袭上心头。他迅速启动“太空侠客”的探测眼进行全方位搜索，立即找到了奎斯，就在斜上方百米开外。奎斯的“太空侠客”正侧着雄悍的身躯，伸直右臂，那上面已经架起了光子炮。

“少校，我已经恭候多时了。今天，我要让你死个瞑目。我必须承认，你从来都很英明，你的本事也的确胜我一筹。但是，你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你太感情用事，活像艺术家，缺乏军人应有的果敢和冷酷！你清楚我的能量

状况却不主动攻击我，大概也是你的仁慈心肠吧？但我可不像你这么傻，我一直在寻找机会，一个绝对致胜的机会，一个用4%的能量就能够击垮近15%能量剩余的对手的机会。现在，我到底找到了。你不是很欣赏公平竞争么，我就按你的这个原则行事。现在，你已经登上了你的‘太空侠客’，我们可以决一死战了。倘若你还有什么顾虑，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很好。”听到奎斯这番滔滔不绝的嘲讽，萧若秋倒很沉着，随即反唇相讥，“我知道，在你简单而愚蠢的脑袋里，只有‘杀戮’两个字，根本没有任何对生命的热爱和怜惜。”

虽然和你这种嗜血成性的人相拚太不值得，但你难以理喻，看来我只得奉陪到底了！”他偷偷瞟了瞟身后的“机甲神”，心里不免焦急起来，卢克亚那边的飞行护盾尚未升起来，这意味着自己的行动势必会受到牵制。他知道，奎斯利用的正是这点！

“只是你为什么非置我于死地不可呢？是两年前的测试我超过了你，还是因为今天我救了卢克亚？”萧若秋故意把话题岔开，以便在周旋中为“机甲神”赢得时间。

“两笔都要算，一次偿清。”

“别那么自信，你未必就能如愿以偿的。你难道还没有发现自己也有弱点——过分冷血，过分暴虐，还过分骄傲么？”

萧若秋一边说，一边暗自挪动，他试图选择最佳防守角度，同时他期望能够用上光子盾牌。

然而，奎斯并没有给他这么做的机会。他并不傻，他只有一次进攻的机会，他必须抓住它。

“我没必要反驳你了——见上帝去吧！”

奎斯的“太空侠客”震动一下，一团巨大的光球如同斗牛场上一头发狂的公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过来。

光子盾无法到位，萧若秋唯一能用来躲避光子弹的是启动推进火箭，迅速腾空而起，可想到卢克亚还在自己身后，自己无法纵身——卢克亚是无论如何都抵御不住这一击的。奎斯其实预料得很准，他们两者中，终有一个要承受这枚光子弹。

萧若秋当然知道该怎样抉择，尽管这无疑在奎斯所料之中。于是，当萧若秋咬紧牙关的瞬间，光子弹扑了上来，他伸出右臂阻挡，可惜太晚了，光子弹削去他的巨臂，扎扎实实地撞进了他的右胸。

“啊——”顷刻间反馈的电流变成一片海啸，席卷过他的全身。他的右胸像被万千箭矢穿过，整个人都被牢牢地钉在控制台上。他感到知觉正在迅速远离身体而去，耳边唯一能听到的是奎斯的狂笑。萧若秋的“太空侠客”慢慢倒了下去。在白色十字闪烁的时刻，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卢克亚的脸庞。阻止奎斯！他现在只剩下这个念头。他屏住呼吸，使出全身力气，挥出尚存的左侧伤臂，安装在腕上的两枚光子矢直奔奎斯头颅，狠狠撞了进去……

这时“机甲神”的飞行护盾已经升起，耀眼的光球像母亲的臂弯把卢克亚拥抱起来。在护盾的包裹下，“机甲神”顿时化作一道流星，奔向遥远的天际。

看着那道转瞬即逝的光芒，萧若秋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从容而自然，渐渐地，便再也感觉不到什么了。

谁是亚当？

周宇坤

凯茜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半人马座中唯有那一颗恒星与地球离得最近。以目前人类的航天水平而言，考察自己星系内部的行星体已不再是乐趣。因此，NASA 这次想飞得更远一些。

不得不承认，虽然凯茜年方 23 岁，她却已经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宇航员了。她曾经在 22 世纪中重返月球两次，并且后来又参与了火星冰冠解冻灌溉工程的规划以及首次土卫六的载人登陆计划——那里可是一个诱人的可能存在生命的化学世界。所以说，在 NASA 中能够上天的女性屈指可数，而凯茜·黛恩更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位。

这曾经给她带来过多少的荣耀呵，然而现在却使她必须和心爱的人儿分离。

凯茜的家人早已不在人世，她从福利院里成长起来。在这个世界上，她唯一难舍难分的人就是眼前的那位小伙子：亚当·斯图尔特。

凯茜心头涌动着淡淡的悔意。也许在可恶的比邻星把他们隔开 50 年漫长光阴之前，他和她就应该作出决定，可是，到底谁也没有提出婚礼的要求。时间永远是星际旅行中最让人寒心的东西。凯茜怎么能够让心爱的小伙子苦苦等她 50 年，而亚当又怎能让凯茜最终嫁一个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丈夫呢？两人彼此都明白：作为宇航员，凯茜是可以享受到休眠技术的保护的，在 50 年的航行里，她衰老的时间不会超过 5 年，然而他却生活在地球上，50 年里地球将围绕自己的轴线旋转 17250 个昼夜。他将伴随着旋转而失去他的青年，中年，甚至可能是暮年。

一旦两人都明白了问题的所在，他们就可以冷静地心平气和地去面对这个现实。

今天，亚当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衫，很整洁，下巴也修得干干净净，异常光滑。他的眼睛里闪烁着难以言表的光芒。亚当凝视着凯茜，就好象站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凝望者浩渺苍穹里的一颗小星星，又专注又亲切。凯茜知道，亚当要平平静静的送她上路呢。

凯茜感到鼻子陡然一阵酸楚。可是亚当没有流泪，所以她也不能哭。这是他们事先约定好的。凯茜的目光也长久的停留在亚当的脸上，不愿离去。在这一刻，彼此的凝望就是最大的温馨。

凯茜突然说：“亚当，你不要等我，千万不要。我走后，你一定要找一个好女孩……”亚当会意的摇摇头：“我永远不会，我只为你祝福。”凯茜就知道亚当会这么说，她太了解他了。他的爱专一而细腻，热烈而深沉。想到这里，她的两只手不禁紧紧地交错握在一起。50 年之后，面前的人儿又会是怎样的模样？然而 NASA 并没有给凯茜充分的时间去想象这些。尖厉的铃声响起来了，催促着宇航员们赶紧登临“企业号”。它是以前曾经感动过这个国家的科幻故事中一艘星际飞船的名字命名。

亚当慢慢地抬起手，放到唇边，优雅地给她送上一个飞吻。

这将是一个令凯茜永远不会忘记的动作。

姑娘的心猛烈地震撼了一下。她往前走了一步。她多么希望能够最后

一次扑到亚当怀里，让亚当能够再深情地吻她一次，让自己可以痛快地大哭一场；用双唇来慰藉 50 年的寂寞，用泪水来洗刷离别的悲哀。可惜，他们之间有一条银白的安全绳带隔开。凯茜不能轻易越过这条线。

“去吧，放心地去飞吧……你使我感到自豪！”亚当冲她挥手道。

凯茜看不清亚当是否流了泪，因为她自己的眼睛早已被泪水模糊。凯茜转过身，向发射台跑过去。只留下了一句话：“记着，亚当。如果我还能回来的话，我无论如何都要作你的新娘！”片刻之后，一道炫目的笔直的火焰冲天而起，“企业号”把两颗相依相偎的生命中的一颗，送向遥远的未知名的世界。

65 年后。

时间出了问题！

没有人可以预测到厄运的降临。飞船的动力舱因为一颗小陨石的光顾，从而失去动力的 20%。因此，“企业号”无法加速到更高的速度。也不可能强迫返航——不依靠恒星的引力而试图依靠本身所携带的燃料来调转航向，根本就是奢侈的浪费，死神会降临得更快的。

所以，时间被无情的延长了 15 年。——事实上，地球上没有人认为“企业号”还能够安全地飞回来。为了节约能量而只能断断续续进行的电报通讯使地面的人们无法对飞船的命运表示乐观。遭受陨石破坏的动力舱，根本没有人说的清楚是否能安然无恙地坚持到最后一刻。

然而，“企业号”到底飞回来了。在穿越大气层的时候，摩擦产生的热量使飞船的头部，尾部和翼尖燃烧到 1300℃，拖曳出一条条清晰可辨的光亮弧线。

凯茜为自己系好了保险带，静待着降临地面；内心却是百感交集。她曾经渴望回来，但是现在却害怕重返故里。航行中的小小的失误，恐怕足以使她心爱的人儿长眠不醒了——她离别的时候，亚当不过 25 岁，若只飞行 50 年她还有充分的把握见到他，可是如今，这个约会她足足迟到了 15 年！

凯茜终于迈出飞船。她顾不上舷梯之下工作人员的欢呼雀跃，频频致意——反正她也不认识他们——她只是抱着一丝脆弱的希望在搜索，寻找：会不会有一个拄着拐杖，老态龙钟的身影，或是蜷缩在轮椅上，须发尽白的老人？——她相信，如果他还存在，她一定可以认出他。

可是搜索过几遍之后，凯茜绝望了。

她叹息着，伤感的心其实早已准备承受这种结局。对于她来说，所有的一切都象发生在昨天；可是对亚当来说，却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了。她怎么能够奢求他在 65 年之后依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呢？放心地去飞吧。凯茜想起亚当送别她时说的最后一句话。

有这一句话就足够了。即便亚当已经有过自己的妻子，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已经永远地安息在地下，她也觉得自己应该原谅他。

作为英雄，凯茜被人群簇拥着。一个大花环出其不意地戴到了凯茜的脖颈上。凯茜抬头想向给她献上花环的人表示感谢，可是目光所及，她不由得浑身一震，思想刹那之间变成空白，随后几乎欣喜得要昏过去。

出人意料的惊喜！

在她面前，不正是她日思夜想盼望见到的亚当·斯图尔特么？！

晕眩的感觉使她怀疑是在做梦，直到亚当拼命的摇着她的双肩，把她拉回到现实中。

“嗨！凯茜，这不是梦。我是亚当斯图尔特，最爱你的人。……我依然存在。”“可是……”“可是我还是青春不老？……这是个秘密，不过我会很快把答案告诉你的。”凯茜已经看清楚眼前活生生的亚当。他就在她面前。积蓄了 65 年的爱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她情不自禁地搂住亚当的脖子，疯狂地吻他的额头，他的眼窝，他的脸颊……亚当不自觉地用力把凯茜拥进自己的怀抱。

在他们的小安乐窝里，亚当终于解答了凯茜的疑问。

“我仍然在衰老的。只不过更缓慢了一些而已。你使用休眠技术沉睡了六十多年，而我在这期间也使用它，度过了几乎同样漫长的岁月，直到你回来的前一年才苏醒。”“可休眠技术代价太昂贵，只限于宇航员使用的。NASA 有明文规定。”“现在不同了。确切地应该说，你走了之后不久就不同了。事实是你离开几年之后，NASA 人道地考虑到‘企业号’宇航员的亲人，毕竟他们所承受的感情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所以 NASA 特别允许他们进行休眠。”“难怪，”凯茜若有所思，这倒是她以前所不知道的。“他们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这也算是对宇航员的照顾吧？”“应该算吧。你不知道，在你们出事之后，所有人都关注着你们呢。”“可我还是好好的，不是吗？”凯茜调皮地一笑。

“嗯……不过嘛，我告诉你，其实经过测定我已经 30 岁了哦。”凯茜笑着回答：“我也已经 28 岁了呀。”她忽然不再往下说，只是斜着眼睛看着亚当。亚当象是明白了她的意思。他默默地用右手从花瓶里拔出一支红玫瑰，左手则拉住凯茜的右手，单腿跪在她的面前。

“凯茜，如果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作我的新娘，好吗？”看到亚当神圣的表情，凯茜脸上荡漾出幸福的笑容。这跨越时间的一刻，她可足足等待了 65 年呵！她也激动地跪下去，“亚当，我愿意，当然愿意！……你知道吗？我这一生都在等着你向我求婚……”话没说完，他俩已经热烈地紧紧相拥在一起。

那天晚上，街区教堂的牧师又把天堂的幸福赐予了一对新人。

凯茜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适应这个社会，可还是感到社会知识的缺陷太严重。她不知道怎样使用更为先进的公共通讯设施，不知道怎样驾驶新型的风神轿车，不知道怎样选择甚至连交通规则也变了不少。她几乎吓得不敢出门了。她觉得眼前的世界对自己来说陌生的很。

“慢慢会好的，凯茜。要知道，你得跨越 65 年的社会差距呢！”亚当鼓励她说，“我也是这样过来的。现在已经适应多了。你多看看电视和报纸，或许会好些的。”凯茜言听计从。果然，她那杰出的悟性与智慧使她不久就轻车熟路起来。采购对于她来说，尤其不是一件难事了。为了不离开丈夫，她辞去了宇航局的工作，原以为会很难很难，好在宇航局也自然有责任腾出时间让它的成员去适应一个新的时代，所以凯茜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自己的愿望。

她开始在厨房里呆得久了。把买来的菜按照六十五年前的菜谱烹饪出古老的菜肴。她知道亚当一定会喜欢的。还特地为他沏了一壶大名鼎鼎的“西湖龙井”。

当亚当坐到餐桌边上时，目瞪口呆的样子让凯茜好高兴。他也注意到了茶壶。

“凯茜，你还记得我喜欢喝中国茶？”“当然喽。”凯茜得意洋洋。她亲

自动手，一口一口地把菜肴送进亚当的嘴里。看着亚当把它们吃下去，她仿佛真正感到了作妻子的快乐。这尽管有些迟到，但是到底还是来临了。

亚当突然停止咀嚼，一个劲地盯着凯茜。样子挺古怪，好象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似的。

“怎么啦？”凯茜奇怪了。

亚当望着她，一字一句地说道：“凯茜……你待我真好。”凯茜忍不住笑出来，“噢，我的亚当，其实在65年前我们就应该这样呢！”当凯茜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社会经验可以再次步入社会时，她决心找一份工作。诚然，亚当待她很好，他们的生活也很宽裕，——正如她原来期望的那样——但是宇航员的生涯在她的性格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可贵品质。虽然她早已无法过问NASA的事务，但她却依旧积极进取，不图安逸。所以凯茜并不习惯成天呆在家的“美差”。

犹豫总有几分，但凯茜最终决定不告诉亚当。她不希望亚当为自己的谋职而操心。她想她可以应付自如，就象以前指挥“企业号”一样。

可是事实并不象她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几天下来，她所在的城市并没有提供给她适当的职位，这使她有些失望。终于有一天，她看到了一则招聘启事。一家飞船仪表公司需要找一名熟悉飞船仪表检验的管理人员。这倒是很合凯茜的胃口。虽然不在本城市，好在公司每天都有专门飞机接送，路程不过一个多小时而已，所以凯茜决心去碰碰运气。

第二天，她飞到了那个城市，租了一辆风神直驶那家公司。还没有作自我介绍，面试负责人就已经认出了她，随后就毫不犹豫地聘用了她。

“您就是凯茜黛恩——驾驶‘企业号’回来的比邻星的天使’吧？您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了！……见到您真是无比荣幸！你辞去宇航员的工作，那可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比起作宇航员，还有更值得我投入的‘家庭事业’呢。”“不管怎么说，您能够到我们这儿工作真是太好了。我想您一定会喜欢这儿的。”面试负责人很高兴，凯茜也很高兴。她没有料到一切竟那么顺利。虽然她从未想到过利用自己的名气来办事，可这次名气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凯茜的心境如同九月湛蓝的天空一样，额外的高爽。晚上她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亚当，让他也分享自己的快乐。

她迈着悠闲的步伐，沿着一条林荫大道，散步着走向停车场，大道上很清洁，来往的路人不多。林荫之下错落有致地排列着一系列的长条凳，供路人们小憩。

经过第四条长凳的时候，凯茜不经意地扫视了一下坐在上面翻阅当天报纸的那个人物。

就在这随便的一瞬间，亚当的脸突然映进了她的眼帘。她本来已经走过去了，但这张脸又促使她退回来。“亚当！”她脱口而出。那人从报纸上把头抬起来。于是她看得更清楚了。那并不是亚当。而是一个年近五十开外的白发老者。可他的脸部轮廓竟然和亚当别无二致，这使得凯茜极为诧异。如果不是眼角的皱纹和华发，她也许真的会把他当成亚当了。

老者见到凯茜，象是吓了一跳，瞳孔竟奇怪地骤然收缩了一下，但顷刻间恢复了常态，蒙上了一层茫然。

“您在叫谁？小姐？”他冷冷地问。

凯茜乖自己太唐突了。他虽然与亚当很象，可亚当绝对没有他那么老。

她连忙道歉道：“对不起，先生。我看你和我的丈夫很象，所以……所以冒昧地冲您叫了他的名字。真的很对不起。”“我可不是你的丈夫，也不认识什么亚当的！”老人气呼呼地纠正凯茜的错误。

“是的，是我弄错了。我向您表示歉意。”凯茜尽可能快的往后退去，想尽快摆脱这种难堪尴尬的局面。

然而，她的脚跟撞到了什么东西。转身一看，却是一辆儿童脚踏车。

“哦，孩子，真对不——！”凯茜想向上面的车童道歉，可话音未落，她的双手已经飞快的捂住了自己的嘴巴。那是谁？！她惊奇地自问道。她面前的那个车童竟然又象是一个亚当！虽然看上去不到上学的年龄，可是他的脸廓竟也与亚当丝毫不差。凯茜对亚当小时候的照片还记忆犹新。

一样的眼睛，一样的鼻子，还有一样的下巴。

孩子仿佛根本不认识凯茜，调转车头，冲着那个老人骑过去。“爷爷！——”他喊道。

老人的目光接触到孩子的一刹那，突然变得凝固了。他的脸色变得煞白，如同一张纸。

爷爷？他们两个竟然是祖孙俩？凯茜难以想象。她从未看到过与亚当如此相象的人。如果只有一个人与亚当相象，那她不会惊奇；但是现在有两个，而且出现在同时同地，还是祖孙俩！

这纯属巧合么？凯茜觉得奇怪极了，可是她无法解释眼前的景象，更谈不上去理解它了。

震惊之余，凯茜的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难道他们会是亚当的远房亲戚？……不会，亚当从未说起过有什么亲戚。可……可他们如此神似，难道他们与亚当还有有什么别的深刻的渊源？凯茜觉得眼前一片迷惘。

不知为什么，她莫名其妙地害怕起来。尽管她说不出害怕什么。也许是对于这个 65 年后的世界的不适应心理在作怪罢。在此之前可没有那么多的怪事奇闻。

老人似乎急于带着孩子离开，他随手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到一边，又用力地推着孩子的背，好让他走得更快一些。

凯茜极力抑制住浮起来的恐惧。一股不知名的力量促使她追上去拦在他们前面，问个究竟。她实在无法相信这样的偶合。

“对不起，先生。我想问——”“你不必说任何东西。”老人毫不客气地打断她。“我再说一遍。小姐，我们根本不认得你。更和亚当·斯图尔特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从西部而来，暂居此地，我们不久即将动身返回到那里去。就这样……你为什么还跟着？——难道你非要我喊警察么？！”凯茜脑子里乱哄哄的。她只能停住脚步。也许是她真的认错人了？她一边心绪不宁地往停车场走，一边回味刚才的那一幕。

突然，她的神经颤动了一下：亚当·斯图尔特！那个名字！他怎么知道亚当·斯图尔特的名字的？刚才她自始至终都没有说出过亚当的全名。可是那个老者却一字不差地喊了出来！

凯茜决心要弄明白这个迷局。她又再次返回到刚才见到老者和孩子的地方。可是老者和孩子早已杳无踪影。她又走了几条街道，搜索遍所有的商店，依旧没有找到他们，这才悻悻地放弃。

然而凯茜心中的疑团越来越大。她隐隐感觉到，这对祖孙俩和亚当之间一定有什么秘密——她所不知道的。

当夜晚凯茜躺到亚当身旁的时候，她便把这件离奇的遭遇告诉了亚当，想听听他的解释。亚当听到那个老者竟然叫出了自己的全名，不由得怔住了。直到凯茜碰了他的胳膊之后才回过神来。

“凯茜，你不应该去那儿找工作的，”他本想再说下去，可是看到了凯茜眼睛里有种不信任的神情，便住口不忍再责备。“……我对于你的奇遇也困惑不解，也感到奇怪。我的父母已经过世了，就在我休眠的过程中。所以，和你见面的时候，我就是孤身一人的。我也记不得自己有什么亲戚等等。又怎么可能和他们沾亲带故呢？”“可是那个老人怎么知道你的名字？”“这不该问我的。也许是你听错了；也许是他说错了；还也许是蒙对的。总之，我可以发誓，他们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就是亚当·斯图尔特。对你而言，只有我一个。”亚当诚恳的语气令凯茜不忍再怀疑。她吻了吻他，熄灭床头的台灯，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然而，凯茜的心中并不平静。她知道自己没有听错，那个老人说得清清楚楚的。可是，这一切又该怎样解释才合理呢？65年之后，她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有些古怪得可怕了。

在一片漆黑包裹她的时候。她又看见了亚当。他身穿着雪白的衬衫，站在她的面前，冲她微笑。那好象是一个遥远的时代的事情了。她感动着，正要扑向他的怀抱，可是怪事出现了。他面前的亚当突然变成了两个，转而变成了四个，八个……直到占据满她的视野。他们都向她微笑着，展开双臂。可是她却惊慌不安。她不知道自己该投向谁的怀抱。

“你们谁是真的亚当？”她急得直想哭。

“我们都是呀。”他们一边回答，一边围拢过来，想抱她。

“不要！……”凯茜挣扎着伸出双手去推。然而很沉很沉。她又想开口大喊。可霎那，所有的亚当都消失了，只留下一片虚空。周围依旧是漆黑的夜。她看到的是闪烁的星辰。

一个噩梦。凯茜喘了一口气，发现自己额头汗涔涔的。

可是当她的目光落到身边酣睡着的亚当身上时，心头又不禁涌起一阵悚然。她觉得自己仿佛坠入了一个可怕的家庭中，这个家庭的成员竟然都有一副相同的面孔。她暂时还无法解开这个迷局。但是她觉得，亚当确实有什么事情在瞒着她。她了解亚当，亚当不擅长撒谎，白天亚当说话的时候闪烁着惊慌的眼神呢。

凯茜打定主意，明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亚当问个明白。然后，她决定去找那个老者和他的孙子。

折腾了一夜，临近第二天清晨，凯茜才昏昏沉沉地睡去。

醒来的时候，亚当早已不知去向，也没有任何字条留下。难道亚当已经去上班了？但凯茜到底不放心。她拨通他们的公司的电话，亚当不在。凯茜开始警觉起来。看来，现在她唯一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去寻访那对祖孙俩。或许还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她驾车驶过老人曾经坐过的长椅，可惜现在那儿没有任何人。依据她的感觉，老人的住所不会离这儿太远，一定就在附近。——没有哪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会跑到离家很遥远的地方散步休闲，也没有哪个老人能够在短短十分钟内走过几条大街而不留下任何踪影。

凯茜开始驱车游荡在附近的街道上，同时搜索着她的目标。遇到较小的商店，她便进去询问。——大商场是帮不上什么忙的。他们的顾客太多了，谁也不会去注意一对祖孙俩。

凯茜的判断没有错。在最后一條街道的一家二手貨商店里，她得到了她所要的信息。店主還沒有听完她完整的描述，就告訴了她。

“小姐，我猜你准是在問老斯圖爾特祖孫倆——就是那爺爺和孫子長得很象的？他們就住在我的樓上。不過您現在找不到他們。因為今天早上來了一個年輕人把他們叫走了。”是亞當？凱茜心裡有所確定。

“我在哪兒能夠找到他們？”“這條街的盡頭拐角處有一家茶鋪。老斯圖爾特總愛去那兒。”店主停頓了一下，又補充道，“恐怕你想象不到，那個年輕人竟然長得也和他们有幾分神似呢！”凱茜顧不上道謝，心急火燎地驅車沿着街道駛下去。

在街道拐角有一塊草坪，在那兒她看到了那輛兒童腳踏車，那個小斯圖爾特正騎着它自在地轉圈。緊接着，她又看到幾步遠的地方，撐着幾把大遮陽傘。在其中的一把傘下，亞當正和老斯圖爾特討論着什麼。

凱茜無論如何都不會想到竟然會同時看到他們三個人。而亞當就在其中。她覺得自己仿佛被劈成兩半。這足以證明亞當昨天所說的一切都是假的。

凱茜平靜了一下心緒，下車悄悄朝他們走過去。那兩位仿佛正陷入沉沉的討論之中，誰都沒有注意到她的到來。當她走到他們身後時，她聽到了亞當的說話。“好了。是我們該作出最後決定的時刻了。你們要麼遠遠地離開這裡，永遠別再回來；要麼……就結束你們的生命，如果你同意的話。”他停頓了一下，“我並不想這樣，但是……這是為了我們的凱茜；為了他。”說着，凱茜看到亞當掏出一個小藥瓶，放到老斯圖爾特的面前。老人的眼裡閃過一絲畏懼，他伸出哆嗦的手想去拿那個藥瓶。可凱茜比他更快，沖上前去，一把把它抓在手里。這時，他們才看見她。兩人不約而同地站起身來，不約而同地流露出難以置信的古怪表情。亞當的臉色更是蒼白得可怕。

“凱茜？！——”他吃力地舔舔嘴唇。

“你要幹什麼？謀殺嗎？！”凱茜雖然對他們的關係不明了，但是她卻相信，亞當在逼迫那個老人。

“不是。凱茜！但……但這是我們的規則。”亞當分辨說。

凱茜想到了自己來這兒的目的。

“听着，我需要你的解釋，亞當。”凱茜盯着他幾秒鐘後，盡力平緩地說道，“確切的說，是你們的解釋。”她順便掃視了一眼老人——他已經平靜下來了。

“這很難跟你解釋清楚，凱茜。”亞當轉過臉象是在徵求老者的意見。

老人象是在思考一個極複雜的問題，緘默不語。終於他發出了一聲長嘆。

“但我們已無法擺脫這個結局。”老人說着頹然坐了下來。“凱茜既然已經發覺，再隱瞞是不符合原定規則的。”“規則，什麼規則？我聽不懂你們在說什麼！”凱茜面對老者，語聲含怒。“但是請告訴我，你們究竟有什麼關聯？究竟……誰是真正的亞當？”老人注視着她的眼睛，緩緩回答說：“我們誰都是亞當，我們又誰都不是真正的亞當。”凱茜無力的癱倒在她的椅子上。她從未聽過這樣不合邏輯的話。她無法理解其中的意思，可一時間竟無從問起。

“還是允許我來向你解釋清楚吧。”亞當對凱茜說道。“事實是，真正的亞當早已不復存在。我們卻保存了下來。這是一個久遠的故事……”他開始娓娓講述起來。

“你是否还记得你远航时发生的那场事故？——它使你足足延迟了 15 年返回地球。15 年对于你来说可能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可是对于亚当·斯图尔特——我们的缔造者来说——却足以令他做出最后的决断了。如果你提前 15 年回归，按照原定的计算，亚当·斯图尔特不过 75 岁。他或许会有足够健康的身体来迎接你的凯旋；也自然不必安排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可惜，‘企业号’出了事故。在当时根本没有人知道你会何时回来，甚至是否还活着。你的生命已成为未知数。这对于他来说，就无疑是一个无比沉重的打击了。

“尽管他心中相信，他的凯茜还活着，并且肯定能飞回来——因为她是一个出色的宇航员——但是他感到自己这一生将再也无法与她团聚了。因此，他的心理状况开始变得郁闷不振，而生理状况也渐渐衰退。他最终做出了一个他所能做的最后的选择。那就是复制自己。

他提供出自己肝脏细胞里的细胞核，依靠‘克隆’技术，它被植入一只卵细胞中，然后在人造子宫里发育成人。这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困难。而伦理学家们发动的‘克隆’论战也早已结束；这项技术在今天被用到人体身上已不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就这样他在他 40 岁那年，复制出了第一个化身——老斯图尔特。

“40 年后，亚当·斯图尔特去世，然而他并不遗憾，因为在此期间他至少已留下了两份生命拷贝。老斯图尔特是第一份，他成长到 25 岁时，又复制了第二份拷贝。这就是我。

后来，我也自然如法炮制，25 岁那年，我的拷贝出现了。”凯茜不由自主地把目光缓缓转向那个骑着儿童脚踏车的孩子。

这一程序是既定的。由于我们都是亚当的‘克隆’，因此我们在基因上与亚当·斯图尔特完全一致，具有他的一切外部特征。甚至与基因有关的一切性格倾向，行为习惯，我们都具有。尽管我们周围的环境在改变，我们的思想可能随之改变。但是有一条是永远不变的。我们将恪守我们的原型亚当·斯图尔特流传下来的使命：尽最大的努力给予凯茜·黛恩最多的爱。你如果在 65 年后仍旧未回归，我们将世代永远的复制下去。世代把这使命延续下去。亚当的拷贝将延续到无穷无尽。前面的消亡了，后面的还会补充上来。因为我都知道，亚当·斯图尔特也将是你的唯一。你多么期望在回来后的第一眼就看到他。

“事实上，NASA 并没有修改任何的规定。没有亚当的休眠过程。所有的只是一个亚当的‘系列’。当你重新回到地球，我们将挑选出最合适的年龄的那份拷贝去迎接你，并作为亚当·斯图尔特出现在你的生活里，与你结合。而其他的人就必须远离他们，或者……”他说到这里，不由看了老斯图尔特一眼。“或者默默地死去，以不给他们的生活造成阴影。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对于我们来说，本不必太在意生命的。为了完成亚当·斯图尔特的嘱托，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可是，没想到……”亚当苦笑着，嘎然而止。他知道下面的事情，已不必再说了。

不知什么时候，凯茜已泪流满腮。她无比的震惊。她没有想到心爱的亚当·斯图尔特竟早不复存在。她更没有想到他会用这种方法来成全她。她再次打量着眼前的亚当。他那双眸子里闪烁的光芒与自己心爱的人儿一模一样。他也许真的继承了极自己心爱之人的所有，相貌，习惯，思想……然而，现在已毫无意义了。

如果她没有发现老斯图尔特祖孙俩，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她可以幸福的生活在亚当·斯图尔特为她苦心营造的骗局中，并且永远的生活下去……可惜，现在她已经知道了一切。即便她能够把眼前的亚当当成是真正的亚当，那么那两个呢？难道说他们不也是真的吗？他们甚至打算为她牺牲！

“可我该去爱谁呢？！——只有一个我！”凯茜真想这么大声的冲他们嚷。她感到曾有的噩梦正在变成现实；她不可能去爱他们所有的人。

亚当呵亚当，我无法抉择。与其如此，我倒宁愿希望迎接我的是一块墓碑！凯茜在心里说道。她默默地呼唤着亚当·斯图尔特的名字，可是它却变得越来越陌生，离她越来越远了。

“我想我还是回到宇宙去的好。”凯茜这么对他们说的。相信他们能够理解她。——对她来说，亚当·斯图尔特只有唯一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也是她倾注了所有的爱的。

她又重新回到 NASA。

亚当，老斯图尔特，小斯图尔特都去送她。象以前那样，他们和她在分界线两侧作最后的道别。老人的神情庄重而肃穆。而孩子却一副天真烂漫的好奇，东张西望。曾经迎接过她的亚当就象当年的他送她一样，穿戴得整整齐齐。衬衫雪白，纯净；下巴修得很光滑。

铃声骤然响了起来。

亚当慢慢抬起手，放到唇边，就象似当年的镜头录像，优雅地给了她一个飞吻。

“这也是我们的使命。”亚当冲她微笑道。“去吧。尽情地去飞吧。也许在宇宙里，你能感觉到他的存在。”他们的使命：尽最大的努力，给予凯茜·黛恩最多的爱。凯茜在心里又想起了它。她转身朝发射台走去。这次她要飞得更远了。

“不必等我。”她平静的向他们最后致意，她说，“你们到底不是他的。但是请你们仍好好地生活下去。这样我心里会更舒坦一些。”这时她又想起 65 年前亚当·斯图尔特送她的情景，为之深深陶醉。只要一个我，也只要一个他。只要我们两个曾经爱过。

凯茜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系好安全带，以备升空。这时耳机里响起了指挥这次远征的地面指挥长官的话语。

NASA 的宇航员们，你们将为人类的宇航史写下最新的一页。昂贵的休眠技将被简单的‘克隆’复制技术取代。你们将摆脱漫漫的长眠而世代复制你们自己，有自己快乐的孩子们并且以教育他们为你们的乐趣，直至到达目的地，开始原定的使命。

“请在进入轨道之后按电脑的提示去做……祝你们成功！”

会合第十行星

周宇坤

你以为一切都已发现了吗
那真是绝顶的荒谬
这无异把有限的天边当作了世界的尽头

10, 9, 8, 7.....3, 2, 1——休眠程序解除, 复苏程序启动。完毕。”当 X 行星飞船的主控电脑屏幕上显示出这一行文字的时候, 这艘庞然大物仿佛于一刹那间从酣睡深处苏醒过来。两年的漫漫长眠宣告结束, 所有应当开启的负荷都已经启动。室内瞬间灯火辉煌, 恒温调节系统也开始运作, 主要舱室升温至 22 摄氏度。尤其是维生系统正进入复苏过程, 这意味着 X 行星小组的五位成员可以结束他们两年的沉睡苦旅, 重新回到他们曾经熟悉的意识世界。行星飞船船长、心理学家厄尔·布雷默首先睁开了惺忪的睡眼, 她以女性独有的柔和目光打量周围的一切。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 大脑中留下的都是两年以前的记忆。她沉思片刻, 才真正明白了眼前的情景。

莲花般排列着的休眠舱舱盖已全部打开, 厄尔看到了其他四位伙伴长梦初醒, 伸着懒腰, 揉着睡眼。“伙伴们, 我们已经‘活’

过来了!”她打趣地说伴随着两年来第一次欢笑, 大家从休眠舱中爬出来, 身上都穿着类似襁褓的装束, 宛若婴孩在世。当然, 对于这个小组的三位女性而言, 装束自然是更严密一些的。

“伙伴们, 起床洗漱!”船长以亲切的口吻对大家说道, “然后, 让我们摆脱两年的体外维生系统, 用我们自己的肠胃好好享受一顿美食吧!”

“但愿它们还没有退化。”生性活泼的护理专家伊丽莎白·莫勒的一句打趣, 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实实在在表明: 小组的各位成员已经恢复了生龙活虎的状态。

二

例行检查完毕后, 在餐桌上, X 行星小组的成员们享用起他们两年来的第一顿早餐。然而, 食物并不是他们特别热衷的东西——它们的滋味并未随时间的停滞让他们感觉分外可口, 倒是休眠旅行, 给了他们更多的话题。同样是动嘴, 看起来谈论这事要比饮食更令他们心醉。

罗兰德·黑策尔首先开口, 这位天体物理学家神秘兮兮地问厄尔: “船长, 你以前有没有冬眠过?”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呢?”厄尔船长笑眯眯地反问, 其他几位成员也不禁哑然失笑。罗兰德就是罗兰德, 总喜欢用些稀奇古怪的字眼, 这回他是使用了“冬眠”这个滑稽的非学术用语。“罗兰德, 我可不是刺猬, 在座的各位包括你在内也都不是。你必须牢记: 这是休眠——我以前倒是体验过一次的。那是去海王星, 比现在的目标近得多了。”

罗兰德这下可挺惋惜地慨叹了: “

那你恐怕已没有新奇的体验了。不知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 我觉得自己仿佛在一团虚空当中, 朦朦胧胧的, 甚至可以听到自己心脏搏动, 血液流动, 感觉到呼吸起伏。”

卡斯琳·肯妮吃惊地望着他说: “我怎么没有这种感觉? 事实上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不奇怪,”伊丽莎白抢着回答一旁的生物化学家, 她含笑晃动手里的刀叉, “对休眠, 不同的人反应不尽相同。你的反应当然正常, 但是罗兰德,”她使个眼色, “只怕是脑子太活络了, 连睡觉都不肯安生!”

“不管怎么说, 我们是初出茅庐嘛。”罗兰德歪着脑袋看厄尔, “你倒是已经享受过一次这样的长睡了。对我们这些和太空打交道的人来说, 这样的

休息弥足珍贵哪！”

厄尔摆摆手：“其实，那次考察并不完美，我们向冥王星之外的星际物质发射的探测器失踪了。”

不苟言笑的戈特弗里德·施劳格正闷声不响地吃牛排，听到这里，他好奇地盯着厄尔问：“真的？探测器怎么会失踪呢？是系统故障么？”他是系统维护专家，对与专业有关的事特别敏感。

“没人知道，当时，据我们分析，可能是遇到了冰彗星的撞击而失控，也不知掉落何方。在冥王星之外有个彗星的发源地，冰彗星经常受到路过天体的影响，疾射而出。”

“对，”罗兰德点头赞同，“那里有 1000 亿颗彗星聚居呢！”

“别说彗星了，罗兰德！”伊丽莎白恳求道，“和我们谈谈你对我们此行的目标——那颗 X 行星吧。你有何高见？”

罗兰德打了个响指，从容不迫地站起身来，围绕着餐桌走动，两只手紧握在胸前。每当这时，大家便知道，罗兰德又要发表他精彩的学术演讲了——他本来就很有演说家的风度，在座的没有人怀疑这点。

“X 行星，也就是太阳系中的第十颗行星。在天文史中，从来没有哪颗行星像它这样神秘莫测，也从来没有哪颗行星像它这样令天文学家们费尽心机，难窥真面目了。如果你们记性不坏的话，就该知道，天王星在 1781 年就被人类发现；后来从天王星运动时其牛顿轨道的偏离，又发现了海王星；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发觉仅用太阳系内已知天体的影响无法计算天王星与海王星所出现的‘摄动’现象，因此断言必有海外行星的存在，当时的命名就是行星 X。现在我们知道，海外行星是存在的，那就是冥王星。但是，它却不是行星 X，因为，要说明天王星与海王星的运动偏离，必须有一颗质量至少为地球质量十分之一的行星存在才行，而冥王星充其量只有上述要求的四十五分之一。所以，冥王星显然不是行星 X！那么，真正的 X 行星在哪儿呢？”

罗兰德脸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他突然止住了踱步，停在伊丽莎白身边。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放下刀叉，将目光聚焦在他身上。罗兰德压低声音说：“它就在我们航向的前方——事实上，借助‘先驱者’探测器，天文学家已经预言太阳系的第十颗行星的轨道将是那样的不寻常，几乎与其它行星的轨道成直角倾斜，而其质量竟比地球大四倍，公转周期至少需要 700 年！”

罗兰德绕了一圈，回到他的座位坐下来。稍停，他才总结似的说：“我们此行的目的，就在于发现它并勘探它，让我来说，这肯定是航天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壮举。但是，恐怕再乐观的宇航员也不愿意在它附近逗留太久，因为那儿离太阳太遥远，太阳变成了一颗昏暗的星，而 X 行星则愈发显得死气沉沉。”

“它的形状是规则的球形么？有没有大气层？构成行星的主要物质是什么呢？……”戈特弗里德颇为不满地抱怨说，“NASA 只告诉我们去寻找它，勘探它，却连任何更多的细节都不提供，哪怕只是透露一点儿！”

“抱歉，我也提供不了更多的东西。不过你认为 NASA 会比我们知道得更多么？——在地球上根本没办法观察并探测它。埃迪·詹森当时可不就是这么对我们说的？”他模仿着地面飞行指挥的口吻，“第十行星曾经是个谜，由于地面观察不到，人类对它知之甚少。然而，无论是天文学界还是我们的超级智能电脑‘幽蓝’，都已经确信它是存在的。也许在地球上只有 NASA 才

有能力把你们送到冥王星以外的空间，你们将肩负证实这一想法的重任。”

戈特弗里德“猛”地挺直了上身，嚷道：“可怜！简直是太不严谨！如你所说，NASA 竟然会在从没见过它、也许还不知它身在何方的情形下，就派遣我们前去发现并勘探它！”

我为自己当初没有提出异议就服从安排，更感到遗憾！它公转周期 700 年，倘若我们与它的轨道稍微失之交臂，我们就要永远失去它达 700 年！”

罗兰德不以为然：“有一点你并没有说对。我们可以通过对天王、海王的摄动之剧烈程度——即对牛顿轨道偏离的厉害程度，追踪到这颗 X 行星的位置。NASA 正是这么做的，按照它的推断，如果一切顺利，X 行星即将出现在我们航向的附近。到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它。”

“我说，应该事先发射一颗探测器，尽管我们现在已经被弄到这里来了。”

“没这必要！”罗兰德的声音有些嘲弄，“发射探测器既不现实，又不保险。首先因为在冥王星之外的信号要传送到地球，需要的功率之大难以想像，小小的探测器如何能胜任？能源也成问题，太阳能几乎不能利用了，而探测器不可能负载大量燃料的。其次在于迢迢星程，谁知道会不会在最后一刻出现系统故障或外来破坏？就算没有，万一有误差，可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第三，就现在的航天水平而言，它与发射载人航天器也没有实质差异，在绝大部分旅程当中，我们和普通机器可没什么差别。难道你要一颗探测器飞行漫漫几年，最后因功率不足、突受干扰等原因前功尽弃，或者即便成功亦不过只窥豹一斑，不能全面勘探 X 行星么？——我们难得和它一见的。”

戈特弗里德还想争辩什么，厄尔船长制止了他们：“别发牢骚了，戈特弗里德。难道你还担心找不到它么？难道你愿意把第一个去揭开 X 行星奥秘的殊荣让给探测器么？——谁都知道，天王星和海王星的不规则运动，证实 X 行星是必定存在的。我们只要按时到达该到达的地方，我们自然会发现它。尽管我们承认自己对它还一无所知，但这正是 NASA 委我们以重任的原因，他们还为我们配备了最好的登陆器、漫游车……我们到时候自然会把它各种特征弄个水落石出。”

戈特弗里德只好无奈地耸耸肩说：“好吧——但愿别太浪费时间搜索，我可不希望在这儿耽误太久。我要提醒的是，变速航行是最消耗燃料的，我们的飞船没有太多的能量可供我们和一颗行星捉迷藏！这点我不用计算也最清楚。”

餐桌上的空气里渗透着淡淡的火药味。戈特弗里德曾经参与过火星永久居住区系统工程的建设，厄尔知道以此为职业的人可能希望一切都是确定可靠的，他们更热衷改造客观世界，而不是认识客观世界。而在罗兰德看来，发现未知才是真正的乐趣。这就是科学家和工程学家的区别。戈特弗里德这次在 NASA 亲自点将之下登上行星飞船远征，确实难免会有些不平。

“我们理解你。”厄尔拍拍戈特弗里德的肩膀，眼睛里露出肯定的目光。船长似乎总能在关键时刻扭转局面，这足以证明，她的心理学造诣已炉火纯青，她将促使整个小组完美地合作到重返地球之时。

三

为了明确与 X 行星会合的准确时间与准确地点，厄尔来到了主控电脑控制室。这里，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直接通过人机屏幕对话获得最切实的解答。她个人觉得，戈特弗里德未免太多虑，不过，既然作为一船之长，关于 X 行星她确实有责任知道得更多。在主控电脑向她问好之后，她就开始提

出自己的问题。

“主控电脑，我需要 X 行星的详细资料。”

“请指明具体方面。”

“天体特征。”

主控电脑接到指令，便不厌其烦地向屏幕输出一系列数据，一部分与罗兰德所说的吻合，还有少量无关紧要的。就总体而言，特征资料寥寥无几，并没有其它特别令人感兴趣的东西。

“数据来源？”

“NASA 根据天王星和海王星的异常摄动，初步推断出来的。”

“就是说，对 X 行星无法进行有形观测？”

“基本如此。行星不发光，只能在恒星的照耀下被看见，而 X 行星又离太阳太远，表面温度可想而知。它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太少了，故而就连第二代‘哈勃’都难以观察到它。”

厄尔船长忍不住摇摇头，她又翻阅了其它一些资料，但有限至极实在令她吃惊不小。在她的印象中，她相信人类已经探索过 X 行星很多次，所以资料不该只有这么可怜巴巴的一点。她略一思索，键入一行指令：“X 行星考察史。”

立刻，这几年一系列航天活动，观测活动，只要与 X 行星有关的，都列写了出来，足足有好几屏。厄尔看得有些眼花缭乱，但是她蓦地发现，几乎绝大多数活动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这是怎么回事？都那么不幸！”她奇怪地问道，“很多探测器居然都是因为与地球失去联系而坠落太空。”

“我难以回答。”

“那么，是否有相关信息可以查询？”

主控电脑沉默一会：“很遗憾，没有。”

“那么，我要我们这次航行的信息：与 X 行星相会的具体时间，具体地点。”

“按照 NASA 的推测数据，直线前进。三天之内，太阳系边缘，彗星发源地 Oort's Cloud 区域附近的空。自行搜索。”

“目前飞行路线正确与否？”

“没有偏向。”

厄尔终于关闭了主控电脑，一切仍然毫无头绪。电脑已经说得很明白：自行搜索。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自己找到它，随后才可能勘探它。不过不管怎样，他们的航向没有错。“因此，我们会遇到它的。”厄尔心想，“既然 NASA 都那么肯定地说了，我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回到工作舱室，卡斯琳和伊丽莎白无所事事，而系统维护专家也没有太多事情可干，只有罗兰德一个人在那简易的观测台上沉迷于他的星空。在寻找到 X 行星之前，只有他才会不厌其烦地干他的本行。他说：“如果我找到了它，一定会让你们大饱眼福。”

厄尔不知怎的在心里默默应了一句：“但愿如此。”

四

“X 行星飞船按时苏醒，全体成员都已完全结束休眠。”

一只苍老但有力的手在电脑记事本中键入这么一段文字，随后，一张饱经沧桑的脸从微电脑屏幕前抬起来，冷峻地转向他旁边的“老朋友”。他和它都异常关切地注视着从遥远世界传来的信息，从那冥王星之外的星区花

上近十个小时才传送过来的有关情况。

“‘幽蓝’，他们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我们终将有机会知道我们的设想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埃迪·詹森对这位“老朋友”说。

这次 X 行星飞船的地面监控及辅助指挥，由他和“幽蓝”负责，对此埃迪觉得绰绰有余，心里分外踏实。因为“幽蓝”的智能化头脑早已远远超过一个专家小组的力量，它可以调用全世界的共享资源，同时又可以调用 NASA 的最绝密文件；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自我进行逻辑分析并给出结果。尽管电脑屏幕那张方形的脸不那么有生气，但它却让人感受到绝对理性的威慑力。

“我的逻辑推理给出的结论是：他们必然要遇到它，但是其后果我们无法预料。要么是好的，要么是坏的——就是说，我们在利用他们赌博。”“幽蓝”冷冰冰的声音让人不寒而栗。

“你真的敢肯定你对第十行星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不敢肯定。但是对近半个世纪来的探测结果看，有很大的概率会是那样，所以，我需要他们验证这个推断。如果一切如我预言，那么我们还可以进行后面的试验，反之，就让他们撤回回来。”

“但愿是值得的。”埃迪·詹森的手指漫无目的地敲击了几个键，“我们也许要损失掉五位极为优秀的宇航工作者，如果真的按照你的判断走下去的话。”他仰天长长舒了一口气，又沉思了片刻，问，“你如何估计这次试验的结局？”

“幽蓝”说：“我无法在试验结果出来之前作出评价，但是我深知，将来人类迟早要那么做的。不管结果如何，于他们都是一种锻炼，于我们也将是制订新的战略前的一个反思。”

埃迪·詹森兴奋地搓起双手，满面红光：“‘幽蓝’，我觉得，你总是对的。”

五

如果按照地球时间计算，这该是第三天的傍晚了。引力计终于有了反应，而且还很强烈。这表明，在 X 行星飞船的前方有一个天体存在。在此之前，枯燥的飞行使大家已经都有些因无所事事而倍感疲劳。两个女孩还可以忍受，罗兰德却觉得夸下的海口难以兑现，他的天文观测台观测不到任何行星的存在，不免焦躁万分。而负责系统维护的戈特弗里德却忧心忡忡地告诉厄尔，他发现系统的损耗有增加的趋势，然而他检查不出问题的所在。

不过，现在引力计的反应令全船人的精神大为振奋，以往的一切苦闷都一扫而光。卡斯琳兴高采烈地整理起自己的考察计划，对登陆器所要携带的化学仪器进行最后校验。“狼”捕捉器，光谱仪……一应俱全，它们将随同登陆器一起降临 X 行星的本土，寻找生命物质的痕迹。伊丽莎白作了她的帮手，而罗兰德则更是积极地把他的目光投向遥远的宇宙深处，希冀看到那颗在他心中顶礼膜拜的天体。厄尔感到全船都喜气洋洋，只是戈特弗里德明显表现出担忧——他所面临的情况不容乐观，似乎系统比他想像的衰老得更快。“也许是引力场的缘故。除此以外我检查不出任何故障。”他对厄尔这么讲。厄尔安慰他说：“没关系，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就要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那……我们最好不要在 X 行星周围停留太久。”

这是戈特弗里德此刻的唯一建议。

然而，只过了一天，行星勘探小组便紧急召开会议，因为此前罗兰德

出示了一叠毫无意义的照片，报告说：“我寻找不到它，在引力计所指示的方向上，没有发现任何东西！”

罗兰德给出的结果，着实把全船成员的兴致一下子从九重云霄拉回到地面。他们正期望他能有所发现，可听到的竟然如同噩耗。

“找不到它！”戈特弗里德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这无异于说他们辛苦一趟，却将徒劳而返。没有人喜欢这样的结局，曾有过开辟火星永久居住区辉煌历史的戈特弗里德当然更不能容忍。

“这怎么可能？它应该在我们的可视范围内了。”厄尔怀疑地说，“会不会是计算有误，罗兰德？”

罗兰德尽失以往的幽默，只能苦笑着摇摇头，他随手捡起一张照片，递到厄尔的眼前。在厄尔的想像中，那里应该有一颗小天体呵，可现在她什么也看不到。

“我已经反复计算过很多次了。按照 NASA 给出的参考数据与实际测到的数据比较，第十行星应该就在附近。”

罗兰德无奈地在一旁叹着气。

“那要么它太远了，要么它太小了——我想不出别的解释。”卡斯琳津津有味地看着一张又一张照片，若有所思地说。

这很朴素的话语却牵动了厄尔的神经，不过，她不敢苟同卡斯琳的推断。应该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X 行星应该出现的位置没有星体出现，这意味着什么呢？她忽然想到了一点：我们会不会迷路了？出现方向错误？

“有这种可能吗？”卡斯琳有些不大相信。

厄尔回答不上来，她并没有任何依据，但或许自己是对的呢？她觉得可以从主控电脑那里得到答案。因此她补充道：“究竟是否这样，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的，请大家跟我来。”

主控电脑室。

“主控电脑，请告诉我们航向检查结果。”

“……6 小时前开始偏向。现偏离原航向足有 1 度 3 分。”

X 行星飞船的成员面面相觑：果然不幸被船长言中了。偏离航向，向来是星际航行的大忌，因为它可能导致无谓的燃料消耗，无谓的时间延长，甚至是无谓的人员牺牲！

“为什么不作修正？”

“对不起，无法修正。重复一遍，无法修正。”

厄尔的心咚咚猛跳，她似乎也听到别人的心脏发出同样的声音。她迫使自己镇定下来，对大家说出自己的疑问：“怎么会无法修正呢？——行星飞船发动机的推动力纠正这么小的偏差轻而易举，而且航行复原程序对 5 分以上的偏差就有反应，误差怎么会累积到这个地步？”

厄尔生气地对电脑发出指令：“请作出自我诊断！”

主控电脑开始“嗡嗡”地响起来。

在等待中，罗兰德盯着主控电脑，沉吟地说：“呃……问题不在这里。这种量级的误差，不会对观测造成什么影响的。夸张些说，即便是再偏离得更远些，我们仍能够发现它。

可是——”

他没有说下去。其实，众人也都明白他的意思。

“罗兰德说得对，我们可能还忘了最后一个解释。”戈特弗里德突然插话

道，在此之前他一直保持深思，现在他终于主动开口，反倒令众人大吃一惊，“也许，它根本不存在。”

罗兰德差点笑出声来，但一接触到戈特弗里德严峻的神色，他不得不闭住口，而且也不得不重新考虑戈特弗里德的判断是否有道理。他记得在餐桌上戈特弗里德就曾把这个观点隐隐包含在他的话语里，现在只不过说得更为直接罢了。可他觉得受不了，不管怎么说，他始终相信 NASA。目的地不明不白的错误从未在 NASA 历史上出现过，他想 NASA 不会破例的。

戈特弗里德认真地继续他的发言：“要知道，本来 NASA 也不是特别了解我们的目标，他们也仅仅是推测而已。要不然差遣我们来这里勘探什么？现在我们没有发现星体，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实际情况有时和经验有很大差异，我们应尊重前者。”

“它根本不存在，那怎么解释引力计的示数不断增大？如果说我们都看不到，那我相信，但我更加相信那儿确实有东西。”罗兰德肯定地说。

“你们有没有觉得，照片上的那片星区太黑——一颗亮星都没有？”伊丽莎白忽然幽幽地问了一句，她是凭借她的直觉说的。

罗兰德突然沉默了。厄尔心中的疑团也因这话而骤然增大，她默默自问：“我怎么没有觉察到呢？”

渐渐地，她的目光开始摇曳起来，似乎正力图整理出一个头绪。可当她倏地与罗兰德目光交汇的刹那，她的心不禁悚然抽紧了。因为从罗兰德的眼睛里，厄尔看到她与他之间仿佛达成了——一个共识——可怕的共识。她忽然意识到当年从海王星附近发射的那颗探测器为什么失踪的原因，也意识到了为什么人类那么多次利用探测器会失败的原因。

罗兰德又朝厄尔飞快地看了一眼，那意思是说：我对此可以确信无疑了。他缓缓地叹道：“我们看不见它，这是事实；引力计却感受到了引力，这也是事实。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说明问题了。”

罗兰德的论据是充分的，他是这方面的专家，看来不会隐瞒自己得出的结论。他的推理足以让大家信服。

“如果一事物已没有坚持的可能，就干脆推翻它，不要试图寻找无用的证据，否则你的心灵永远不会安宁。”厄尔蓦然记起她的心理学教义。

于是，她不得不向大家缓缓宣布：“NASA 给我们的最初推测是错的——X 行星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一个黑洞。”

厄尔说话时觉得自己的心愈发往下沉。原本在大家心目中 NASA 有非凡的地位，现在，NASA 的判断失误使得这一信念也动摇了。她抬眼一看，两个女孩的神色已明显黯淡许多，整艘行星飞船内部渐渐被失落的阴影所笼罩——难道当情况骤然变得极其不利的时候，人的内心就那么脆弱了么？

厄尔凝视着大伙。罗兰德已变得灰心丧气，戈特弗里德也沉闷着不说话。

“我们只能打道回府了——我们不可能去探测一个黑洞。”厄尔说道。

然而，卡斯琳还有所怀疑，她说：“黑洞是恒星塌陷而成的，根据昌德拉塞卡极限推断，这样的恒星的质量至少要大于太阳的一倍半才行。我无法想像在太阳系边缘会有这样一颗恒星存在。”

“卡斯琳，其实，若是原生黑洞则大多数都是很微小的，”罗兰德纠正道，“而且极不稳定，和我们天文学常谈论的黑洞通常由恒星演化而成有所不同。我们面前这个，或许是个寿命稍长的原生黑洞，或许它根本就远离我们，

比太阳还大，不过它的引力之边缘已伸入太阳系而已。总之，它的引力在引力计上已经反映出来了。”他突然想起什么，转向厄尔急促地说，“船长，我们现在已经落入它的引力圈中，必须尽可能地快速采取紧急措施，逃脱它的引力范围！”

罗兰德的话提醒了大家。他心中最清楚这种神秘天体可能带来的恐怖后果。

但就在这时，屏幕上主控电脑显示了对自身的检测报告——

“自我诊断完毕。

“航向复原程序状态：死锁。

“侧翼发动机启动程度状态：死锁。

“飞船不能修正和扭转航向。重复一遍，飞船不能修正和扭转航向。”

主控电脑的提示，字字都让大家怵目惊心。

六

埃迪·詹森兴致勃勃地关注着 X 行星飞船的试验进程，这一切都是得力于“幽蓝”的帮助。“幽蓝”可以轻而易举地联系上 X 行星飞船的主控电脑，对后者进行监视和控制。

“从主控电脑获得的已有数据看，X 行星飞船已经遇到了它。它确实是一个黑洞。在 36 小时之后，我们的宇航员将会穿越‘视界’。当然，我们看到有关的信息可能要迟一些。”

“他们还没有发觉这一切么？”地面飞行指挥问。

“不，我敢肯定，他们已经明白了这一切。现在，我们应该组织一次与 X 行星飞船的对话——他们应该知道我们下一个计划的内容了。或许他们会认为这一切都是 NASA 的阴谋，事实上，我自己在当时的判断也模棱两可。早先在行星与黑洞之间，我计算出的概率后者更大；我们只是向他们夸大了概率稍小的那个可能。但逻辑告诉我，这样做是必要的，正确的，值得的。”

七

主控电脑室里面陷入一片死寂。

少顷，厄尔终于鼓足勇气大喊一声：“系统维护！”

“我不知道这点，”戈特弗里德局促不安地回答，“因为我是 24 小时之前检查过主控电脑以及飞行控制系统的，没有问题。而 24 小时之后的时间，我一直和你在一起，我无法发现主控电脑自身的失常。”

航向复原程序居然会被“死锁”，厄尔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尤其是动力无法控制，厄尔更想不通是什么时候和如何发生的。看来不像是病毒，如果是病毒，自检程序完全可以消灭它。

“现在的加速度已经是 2G！”罗兰德查看了引力数据，冲戈特弗里德大喊，“我们要尽快拨转航向才行！”

“我们不能依赖程序，只好试试脱机手动操纵了。”戈特弗里德的脑门上渗出细细的汗珠。他立刻行动，向主控电脑询问系统状况，包括能量配备、飞船可承载的加速度、飞船现有速度等等技术细节，同时要求电脑释放对系统的最高控制权。

“系统最高控制权状态：0。无法释放。”

戈特弗里德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红通通的脑门上的血管毕露。在场的所有人都清楚，控制权为“0”就意味着控制权的丧失。

八

埃迪·詹森和他的“伙伴”在各自思考着问题。

“现在，必然的事情已经发生，接踵而来的是真正的未知。我们只能碰运气，对么？”他冷冷地问“幽蓝”。

“正是如此，严格地说，所有的科学试验都是在赌博之中获得真理的。”

“我仍旧怀疑我们是否有必要那么做。他们都是 NASA 的精英，我……有些内疚于我们的行为。”埃迪·詹森忽然有些后悔了。

“既然是宇航工作者，那么探索未知世界就是他们的职责。使命要超越生命。你应该清楚，在我们的面前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宇宙空间，而最终要征服这个空间，以我们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绝对不够。不管现今进行的是不是这个试验，我们都不能以人道主义来衡量它以及我们的事业。在外太空，只有接受无情的物理化学法则的支配，我们除了认识它以外，别无它途。如果不那么做，人类的航天水平就不会再有什么重大的突破，因为，我们对于宇宙中最神秘的天体仍旧一知半解。”

地面飞行指挥苦苦争辩：“或许我们应该事先说明——”

“那样会前功尽弃。拿生命去冒险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就算真的有，那样的人又未必如我们所愿的十分出色。唯有我们选择他们，让他们去完成任务。我必须承认，他们的价值是不菲的。另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地球的舒适环境下，人类的智慧往往只能发挥一小部分，唯有当他们真正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时，他们才会不得不尽其所能，他们的潜力也才会真正得以张扬。我们的这个试验所创造的正是这样一个环境，毕竟，在此之前都肯定没有那么好的机会。”

埃迪·詹森注视着屏幕，脸上露出了痛苦的神色，这时他才感到一丝痛楚。“我很怀疑他们会不会反对我们的计划并作出反抗举动？”

“无效的。也许他们会作出尝试，但将看到航向的扭转是不可能的，X 行星飞船目前在我预先安排的最高指令控制之下。按照我的设计，即便是现在挣扎恐怕也为时太晚，因为引力之大已经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了。”九

“我难以相信是‘幽蓝’在控制我们！对于 120 亿英里之外的飞船，它最多只能和我们保持联系而已，无法干扰主控电脑的运作。”厄尔说。而这时，其他人却很自然地把怀疑的对象集中在“幽蓝”身上。

“话虽如此，但你能肯定这和‘幽蓝’没有关系么？”戈特弗里德打断道，“若‘幽蓝’预先设定好‘清零’程序，那绝对可以骗过主控电脑！因为启航前主控电脑的程序就是由‘幽蓝’负责导入的，主控电脑非但不会产生任何怀疑，还会把它当成正常的程序来执行！”

厄尔的心里一震：戈特弗里德说的未尝没有道理。要控制权定时“清零”，只要在系统程序的某个特定位置中加入寥寥几条语句就可以了，这点“幽蓝”绝对办得到——它有行星飞船的全部特征数据。

罗兰德冷冷地说：“没必要再争论了。以目前不断增加的加速度，即便我们获得了系统控制权，行星飞船也没有足够的能量与时间来完成紧急制动的可能——在 36 小时后，我们会越过‘视界’。届时，所有的努力都要付之东流！而且，情况会糟糕得出乎我们的想像！”

罗兰德一边作无奈的计算，一边撕扯自己的头发。他的话让厄尔对小组的处境有了明显的预感：末日正在来临。

“我脑袋直发晕，我要揍 NASA 那帮家伙！这群混蛋！”戈特弗里德举起拳头，往控制台上狠狠地砸过去。两个女孩脸色苍白地看着突如其来的变故。

厄尔开始感觉到混乱，她现在对 NASA 彻底怀疑了。他们在欺骗我们，她心里最强烈的就是这个念头，失落感渐渐淹没在越来越大的恐惧感之中。她熟悉 NASA 的行事原则，因此，她开始对眼前的一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砰——”一只液晶仪表盘粉碎了，打断了厄尔的思维。

“没用的，戈特弗里德。”厄尔的声音里有些哭腔，“我已经想过了，我们面临的不是一场事故，而是一个试验，甚至你可以称之为一个阴谋。如果 NASA 确实是想暗地里促成我们当前面临的结果，那么就肯定是经过了由来已久的酝酿，看来都是那么天衣无缝。我们太相信 NASA 了，可事实上，我们从一踏上 X 行星飞船之后就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按照他们的设计一步步走下去。从引力计出现读数的时刻开始，我们已没有回退的机会了。”

“我本来就并不完全相信 NASA，是你们，知道吗，是你们……”戈特弗里德气喘吁吁地冲厄尔大嚷。

“你是说，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监视之中？”卡斯琳战战兢兢地问，“难道在整个航行过程中，‘幽蓝’这部 NASA 的最高核心，一直掌握着我们的命运？”

“该死该死！”罗兰德像吃了炸药似的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现在我明白，NASA 实际上早知道存在的是黑洞，却瞒着我们！即使是这些年来的观测活动的失败的现象，也足以应该让我们作出最终判断，更别说‘幽蓝’了！——他们居然这么着，偷偷摸摸，把我们送上了不归之途！”

没法不偷偷摸摸，厄尔想，一个知情的正常人肯定不会选择这条路。即使是飞船再好，设备再佳，也很难想像会有人冒这样的风险！现在，所有的反常现象都可以串接起来，在她的脑海里已经形成了关于这次事件的整体印象。她想她至少已经看清楚了一点：是 NASA 想方设法把我们弄进黑洞，然而我们却没有机会来追究他们的责任——我们几乎没有可能活着离开！

一点也不错，从来没有哪艘地球飞船作过穿越黑洞的尝试。虽然从理论上说，也许存在着一条重返这个宇宙的通道，但有关黑洞本身的理论都只是空中楼阁；关于另一条通道假说听起来更是飘渺得无法想像。难道 NASA 就为了它才进行这样的试验？

“不会那么简单的，”厄尔又转过念头，说道，“NASA 不可能那么愚蠢，会要我们去探测黑洞。因为黑洞可以屏蔽一切信号，他们将不可能从我们这里获得什么东西，无论是有价值的还是无价值的。”

罗兰德抬起头来望着她，两个女孩也在细细咀嚼厄尔的话。

“你是说，他们这个试验背后的动机不会那么单纯？”伊丽莎白看来领会了厄尔的意思，“难道还有更深层次的内涵？”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肯定会知道。”厄尔望了众人一眼，“我相信，‘幽蓝’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如果它确实不想把百亿美元和五位精英都扔进那个鬼地方的话，它肯定会设法告诉我们它的想法。”

果然，几乎在厄尔话音刚落的同时，主控电脑向他们发出特别提醒。巨大的屏幕上打出一行文字：“所有 X 行星小组成员注意，NASA‘幽蓝’现在向你们发送使命。”

阴谋策划家现身了，五双眼睛一齐紧紧地盯住屏幕。

“这里是 NASA 智能电脑‘幽蓝’，和我在一起的是地面飞行指挥埃迪·詹森。我们很高兴能在地球向冥王星之外的你们派遣使命。”

“在这一时刻，你们基本上已经知道或者预料到了一切，也许正为逃离黑洞而努力。但试图改变你们处境的行为将无济于事，因为你们自己很清楚自己面临的是什么，而预先安排好的锁定程序——自然，在适当的时候它会失效——现在已经启动，你们无法控制飞船了。

在这段时间内，飞船将不可更改地向目的地飞行。

“必须说明的是，不要以为 NASA 会无谓牺牲宇航员的生命。相反，我们尊重并珍惜你们这些精英，故而委以重任，让你们去完成划时代的使命，NASA 的这次试验只有你们才能完成。

“在未确定第十行星究竟是不是黑洞之前，我们并没有打算让你们冒险。可现在，我们需要你们去实现后续的任务，它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甚至你们每个人可以从中获得强大的智慧——如果一切都如我所推断的那样的话。我不得不承认，在这方面，濒死体验者倒是为我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与一个新的依据。”

屏幕上的字变换了。

“《NASA 试验内部资料——濒死体验》肯尼斯·赖因格整理。

“濒死体验第一阶段：濒死者觉得自己随风慢慢地飘扬，感到极度的平静、安详和轻松。

“ 濒死体验第二阶段：濒死者觉得自己被一股旋风吸引到一个巨大的黑洞口，并在黑洞中飞速地向前冲去，而且觉得自己的身体被牵拉、挤压；洞里不时出现嘈杂的音响。

“濒死体验第三阶段：黑洞尽头隐隐约约闪烁着一束光线，当接近这束光线时感觉亲朋好友在洞口迎接自己，他们全部形象高大，绚丽多彩，光环萦绕。

“ 濒死体验第四阶段：濒死者觉得自己与那束光线融为一体，刹那间如同宇宙融合在一起，同时得到了一种最完美的爱情，并自以为掌握了整个宇宙的奥秘。”

在四条信息的前面，第二条和第四条被特别加了星号，很明显是出于强调。

“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濒死者的体验会和我们的经验如此的吻合。濒死者通过黑洞可以与宇宙融为一体，而 NASA 也始终认为只有掌握黑洞的奥秘，人类才能真正拥有征服宇宙的航天科技。你们所要完成的，正是和濒死体验相似的穿越黑洞的尝试。如果我的推断正确的话，在实际黑洞中的效应应当与濒死者的幻觉类似。当落到黑洞中心的奇点的时刻，你们的生命很可能已经接近尾声，但却永不结束；而一旦穿越黑洞，你们或许将会智慧突增，更能领悟到宇宙中最奥妙的天体的秘密，乃至获得宇宙几乎全部的精华。如果真的是那样，我们等待着你们载誉归来，将它们奉献给全人类。”

卡斯琳嗤之以鼻：“我才不会相信这些冠冕堂皇的鬼话！尤其是最后一句。”

“简直是不可靠的知识外推！”戈特弗里德气急败坏地握紧拳头，仿佛要把这个幕后阴谋的策划家大卸八块。他还没来得及骂出下一句，就被罗兰德冲着屏幕的大声喝斥打断了：“那我们怎么返回？——黑洞是单向的！”

“幽蓝”似乎早已料到会有此一问，它给出了一个不是回答的回答：“到目前为止，你们或许要提出如何返回的问题，很抱歉，即便是我也不知道。如果你们还能活着并且成功掌握了宇宙的奥秘之后，这一切自会迎刃而解。

如果你们并未获得如我们所推测的那样好运，只能以失败告终，那么你们或许根本不会有机会来考虑这个问题。也许会飘荡在另一个时空，也许在经过奇点时，永远化作了基本粒子。总之，NASA 都将永远记住你们，我们将为你们树立不朽的丰碑。”

戈特弗里德感到情况急剧恶化。“见鬼去吧！”他怒不可遏地转向众人，“你们看到没有，未来的航程是不确定的，连‘幽蓝’都不能给出肯定的回答！不成功便成仁，成功失败一半对一半！——可恶！这纯粹是拿我们的性命作赌注，却还说要立什么丰碑呢！”

“哎呀！你们……你们是否感到身体的异常变化？”卡斯琳像碰到了鬼似的大声惊呼起来。刚才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屏幕上，现在经她的提醒，大家也禁不住吓了一跳。他们看到自己的朋友们都变得有些稀奇古怪：眼皮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向一个方向耷拉，头发则更是往同一方飘飞，每个人都感到一侧体表皮肉似充溢了空气般要膨胀起来。这种奇特的体验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既带着几分神奇，更带着几分恐惧。

“潮汐力！黑洞潮汐力！真的对我们起作用了！”罗兰德摩挲着自己的皮肤，脑子里闪现出这个念头。他的黑洞知识较他人丰富得多，他知道黑洞正施展出它那最强大的“杀手锏”。“情况会随着我们的深入越来越严重的——我们刚才竟没有意识到！现在，它已经开始牛刀小试，一旦越过‘视界’，我们将被扯成一条几英里长的带子！”

“我的上帝！”卡斯琳尖叫起来，她绝望的声音充斥整个舱室。

这时候，护理专家伊丽莎白显示出非凡的自控能力：“别紧张！这种引力并不太强，大家注意多多调整不同的姿势——但请务必保持直立姿态！”

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行动起来。卡斯琳看来吃不消了，她渐渐地要滑落到地板上。此时此刻，成员们心理承受的压力远远超过引力。

“不行，”伊丽莎白及时搀扶住她，“那样会有危险的。要么血液无法流向下肢，大脑严重充血，要么就是相反，任何一种都会置人于死地。坚持住！”

戈特弗里德无奈地长叹道：“可我们又能坚持多久呢？”

“伊丽莎白！我感到血液在向身体一侧集结！”卡斯琳哭出了声。罗兰德赶紧上前帮助伊丽莎白架住快要倒下的卡斯琳，他同时又艰难地说：“我们确实坚持不了多久的，飞船的速度越来越快，引力的增加也会越来越剧烈！”

众人将祈求的目光投向厄尔船长。现在厄尔已不仅仅感受到趋于同向的血液对血管壁造成的巨大压力，而且还感觉到众人对她寄予的希望。他们希望她尽快拿出一个对策，可是眼下的情况太突然太异常，她一时脑海里根本是一片空白。她勉强扶住控制台，才没有倒下去。

“我们所受的超负荷训练，暂时还可以抵挡这种引力及其产生的加速度。”她不由自主地想，“‘幽蓝’既然已知道所谓 X 行星本是一颗黑洞，而且毫不留情地要求我们取道于此，可它至少应该告诉我们对付黑洞潮汐力的方法啊！”

她挣扎着抬头看屏幕，虽然视力已经有些模糊，她仍努力瞪大眼睛。

忽然，她看到了上面新出现的一行字：“系统控制权自行回复到你们手中，有关程序‘解锁’。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依靠你们自己了。完毕。”

厄尔在看到它的一瞬间，清晰地听到了自己头部的血液在耳膜上的涌动和自己心脏猛烈的跳动，很重很重。

他们感到脚下的地板变得疏松了，仿佛是踩在一片波浪上。伊丽莎白

和罗兰德觉得怀里的卡斯琳越来越沉，强大的黑洞潮汐力牵拉着他们，仿佛要把他们从生命世界里夺走。电脑的“嗡嗡”声变成了低沉的有些凝滞的呜咽。

危境中，厄尔的脑子却变得异常清醒了。抱怨是无济于事的！她揉着眼睛告诫自己。不知是不是出于她是心理学家的缘故，越是关键的时刻，她越要求自己冷静下来。

……我不知道系统还能承受多久，但在系统崩溃之前，我们更是面临着自己崩溃的可能。为此，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

……还有挣扎的必要么？对系统的控制权又有什么用！也许一切都会以死亡而结束，无论是我们还是行星飞船，最终都会被分解成最基本的粒子，本体将不复存在。

……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外来的援助了，只能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对于黑洞，一切都是理论，我们却面临着实实在在的实践！

……抛开理论吧，让它见鬼去！现在我们面对的只是未知，没有人能肯定将会如何如何。既然这样，就有赢的机会！

一束束思维的火花诞生在厄尔的脑海，她听到耳膜上的鼓点越来越响，这是心脏泵出的血液在冲击脑神经。难言的痛苦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她看到她的同伴们艰难地抵抗着引力的潮汐，脸部和身形不知是因为潮汐力还是因为痛苦而扭曲。有的脸色苍白，眼神呆滞；有的却面如炭火，眼球充血。她自己看到的一切也都是红彤彤的。

要坚持异常艰难，可每个人都努力不倒下去。伊丽莎白和罗兰德死死抱住卡斯琳；戈特弗里德也在努力向他们靠拢，虽然行动已经很不自在。

整个飞船实际上已无能为力……然而……情急之下，厄尔内心深处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

“你们去休眠舱，要快！准备进入休眠——或许这样会好受些！”

她断然向她的同伴们发出命令，自己却把手搭在主控电脑键盘上。众人开始遵照船长之命撤离主控电脑室，向休眠舱艰难地走去。

“那你呢？”伊丽莎白离开之前困难地问。

“我来启动休眠程序。”

撤退紧锣密鼓地进行。由于整个系统基本在同步加速，所以他们的移动并不特别困难，关键是生理的异变——血液汇流——造成的伤害太严重。他们或者暂时失明，或者出现“红视”。一行人只能跌跌撞撞，相互搀扶着朝休眠舱前进。

这还仅仅是灾难的开始。

厄尔尽可能保持大脑意识的清醒，哪怕已经很不连贯，也务必使每一次判断都不要出错。她心里暗暗祈祷，但愿主控电脑还没有出现致命的故障。

“主控电脑，能否接受指令？”

“可以。”

谢天谢地。她心里一阵欣喜，立刻键入第一指令。她感到自己的手指好像变长变模糊了。

“请最大限度关闭行星飞船除维生系统以外的其它能量消耗。”

她很清楚，飞向黑洞时，能量消耗越大，死神也降临得越快。因为消耗的能量减轻了飞船的质量，如此一来加速度也要变大，死亡来得更快！

“第二指令：三分钟后，启动休眠程序。完毕。”

厄尔离开了键盘。她的眼睛已看不清楚，只好依靠感觉向舱门摸过去。

“这里的一切都已完成。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在三分钟内赶到休眠舱。”她想起了她的同伴们，他们是否已经做好了休眠准备？即便是死，她也希望尽可能减轻大家的痛苦。她按照记忆的路线踉踉跄跄地摸索着前行……

也不知过了多久，或许只是短短的一瞬间，X 行星飞船越过了“视界”，它那毫无动力支配的躯体，完全在那引力的驱动之下，被拉得老长老长，向无底的深渊直坠而去。当然这一切都是无法看到的——X 行星飞船犹如突然撞到了一堵墙壁上，丧失了所有的速度，只在“视界”上留下了一个凝固的身影。

或许，飞船的一切都要消亡，唯有这影像会长存千万年。十

“X 行星飞船关闭了所有的能量——除了维生系统，所有成员进入休眠状态，穿越‘视界’。我们无法跟踪。”

“幽蓝”庄严地向埃迪·詹森宣布 X 行星飞船的动向。埃迪·詹森像一尊雕像般严肃，他眯起眼睛看了看飞船最后的数据，沉思片刻，才抬头对“幽蓝”说：“如果他们真的成功，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象？”

“无法预料。如果他们真的掌握了宇宙的全部奥秘，那等于拥有了最高深的知识，届时将远远超过我的智慧，我将无法估量他们的心理与行为。”

埃迪·詹森深深地发出一声长叹。他突然觉得无聊至极，用铅笔在手边的报告纸上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也不知在凝思什么。

十一

地球时间一星期之后。

埃迪·詹森像往常一样踏进他的办公室。正当他打算像往常一样从“幽蓝”那儿得到哪怕是“X 行星飞船没有任何消息”的无用信息时，“幽蓝”却突然以前所未有的奇怪口吻对埃迪·詹森报告：

“冥王星之外发现 X 行星飞船。”

“怎么，它又出现在那儿了？”地面飞行指挥一下子来了劲，几乎怀疑耳朵听岔了，他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是你追踪到它的？”

“不，是它自动联系上我们的。”“幽蓝”停顿一下，“而且，我感觉到，它的核心大脑比我远为先进。”

“核心大脑？”

“对不起，我不知道怎样称呼——它超出我的知识领域很多。”

“飞船成员呢？厄尔船长在哪里？”

“对不起，我不知道。也许在飞船之内，也许已和飞船融为一体，我说不清楚。我只接收到一段简短的信息。”

“居然这样……快把它传给我。”

埃迪·詹森目不转睛地注视他面前的电脑屏幕，“幽蓝”把冥王星之外的来函一字不漏地刊登在上面。

“NASA‘幽蓝’及 X 行星飞船地面飞行指挥埃迪·詹森：

“或许我们的再度出现将使你们大为震惊，然而，这正是你们所预料的两种情况当中的一种，它无误地实现了。我们穿越了黑洞。黑洞虽然分解了我们，然而在另外一侧的白洞却重组了我们。我们在时间和空间的突变中拥有了无与伦比的知识，其中之一，便是已被我们证明的，黑洞不仅仅是可以穿越的，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向行驶的。但是其成功的概率却促使

我们要提醒 NASA：类似的游戏不要再玩第二次！

“令你们失望的将是：现在我们已没有了返回地球的愿望。对我们而言，宇宙已成了我们的家。请你们不要向我们追问任何有关宇宙知识的细节，也不要问我们为何置地球家园于不顾，不肯透露跨越时空的奥秘。我们并非不想这样做，但恕我们直言：你们的智慧太低级，无法理解我们这一层次上的东西。如果有朝一日你们进化了，我们自然会回来的。

“最后，我们要感谢 NASA 给我们提供的这次超越自我的机会，它使我们得以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尽管我们很难说，我们获得的是全宇宙的知识。重组之后的行星飞船威力无边，它将离开太阳系，远涉他乡，借助黑洞穿行于时间与空间之间，追求更深刻的真理。

“在此，我们向曾哺育过我们的地球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X 行星飞船全体成员：厄尔·布雷默，戈特弗里德·施劳格，罗兰德·黑策尔，卡斯琳·肯妮，伊丽莎白·莫勒敬上。”

埃迪·詹森一下子瘫倒在座椅里。此刻，他可真不知道，该怎样写他的飞行总结报告了。

“幽蓝”则连一丝轻微的声音都不再发出，或许，它将永远地缄默下去。主持人的话：量子宇宙学的研究发现，宇宙的复杂性奇妙得令人不可思议。宇宙可能不是单一的，它可能由为数众多的时—空区域组成，其中一个大的区域——母宇宙（motheruniverse）——与大量较小的“孩儿宇宙”（babyuniverse）通过“蛀洞”相连。而这蛀洞，很可能就是由黑洞或白洞形成的。（吉刚）

死亡漂移

作者：周宇坤

从 3 万 6 千公里高空的同步轨道上观望地球，那真是一种神奇景象：黑漆漆的宇宙背景中，淡棕色的色块是陆地，亮白色的色块则是滚滚的云层，在没有云层覆盖的区域里，伸张着海洋的蔚蓝。

就在这么一个环境里，一个长约 2 公里的圆柱形筒状物体正悬浮着，或许目前来说还不过是一个框架，但两端包含窗口的区段却已经清晰可辨了。在它的某个部位的旁边，停泊着好几个类似花蕊的簇状物。细长通道来自中心的一只庞大的球体，而每条通道的尽头，都是些小巧玲珑的密封舱——工作休息站。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群群白色的小点正在筒状物的上上下下缓缓地蠕动着，微微可见闪亮的光芒，偶尔还有一些在飘来飘去。

毫无疑问，任何人都可以想到，东方一号岛屿的构建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连接第 69 号工作休息站和主球体的狭长而细窄的通道里，隐隐约约有三个人影在朝密封舱门口缓缓移动。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出于礼貌，可欣尽力给走在她前面的那个臃肿的身体让出更多的回旋的地方。虽然她自己也不是很方便，但她还是尽可能轻松地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那个座钟般的身躯便毫不客气，傲慢地挺了挺肥硕的肚子，艰难地朝 69 号密封舱的窄窄的舱门里挤了进去。

从这几天的交往来看，她不难猜测出美国人的用心。因为再没有人比他们的新闻记者更会“鸡蛋里面挑骨头”了，这起码可以为他们在联合国的宇宙移民区开发会议上挽回一些失去的脸面。所以，当莫里亚森来到东方一号岛屿时，她丝毫不感到惊讶——在此方面，倒是中国更让世界的人们为之瞩目——而当莫里亚森毫不留情地对东方一号岛屿的建设吹毛求疵的时候，可欣更觉得自己的推断没错。

作为一个中国宇航中心培养的年轻博士，可欣对于未来时代中国宇航在国际风云中的地位再清楚不过。一开始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在 21 世纪中会把进军的方向直指太空，依照中国社会的国情，西方的形势分析机构始终怀疑这种决策是否符合实际。可是，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打算，科学界的有关报道已经指出：倘若中国不掌握开发太空的主动权，根本就不可能再持续、稳定地发展下去。因为依照现有的数学模型来推算，若中国试图迎头赶上美利坚今日的水准，那么所需要的能源将是地球上所有其它国家消耗能源总和的 2 倍之多！

“因此，在西方世界占据完整个外太空之前，我们应当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这就成为了中国宇航中心向全社会、全人类的宣言。由此，宇航工业成为中国所有支柱产业中的领导者，甚至可以和能源工程相提并论。在此基础上，东方一号太空岛屿开始构筑，它的主要任务将是能源采集与移民。

在这方面，美国人却犯了一个观念上的错误。他们自始至终都认为只有星球才是他们的目标所在，对广漠的太空却不过视之为一条由此及彼的通道而已。因此他们一味地远航，而并没有深刻理解到，太空本身也可以成为人们的目的地。所以尽管太空岛屿的构想最初是由美国物理学家奥尼尔提出来的，然而却谁也没有料到，真正的把它付诸实施的会是新兴的中国。

现在，美国人急了。他们派出记者来到东方一号岛屿考察、采访，实际上无非是在地面上类似活动的故技重演。或许一方面确有其科学目的，但可欣相信，更多的则是政治方面——他们想努力维护惟我独尊的地位。而且，她肯定，宇文教授一定知道这点。

“莫里亚森先生，我们已经到达了休息站，您是否感觉好些？”

当他们三人走进圆球状的 69 号密封舱后，宇文教授站在舱室的中央，面对外来的客人，以一种关切的语气询问。

宇文教授所说的休息站，就是这种球体，它们是专供在宇宙中工作的宇航员休息用的。事实上，支持这些球体的展开的花丝，便类似通常的脚手架，花丝汇联点则是指挥中心。在东方一号岛屿尚未竣工之前，它们就是宇航员的支柱。

莫里亚森气喘吁吁，踩着笨重的磁靴，在 69 号密封舱里打量起周围的环境。视力所及，见到的只是一个方圆不足十平方米的四壁光滑的圆球形舱壁。上面稍有一些隆起，多半是些调温调湿的装置，较为醒目的是一只透明壁柜，里面似乎放了一件宇航服。莫里亚森看得出，那是一件带有推进装置的恒温宇航服。一般来说，每个休息站都备有一件，以防有哪个宇航员的宇航服出了问题，可以及时更换。当然，由于出问题的几率极小，所以，每个休息站只有一件。除此以外，一条柔软的铺垫围成半圆，人可以在上面躺着或坐着。在这里，重力并未完全消失，整个中央引力机构所产生的人造重力，为每个休息者提供了较为习惯的环境。但即便是这样，这种重力毕竟较地球表面小得多，因此人们只好借助笨重的磁靴的帮助了。

“真比我想像的还要糟糕！我倒情愿回到外面去。”莫里亚森阴阳怪气地说道。可是，嘴巴虽这么说，人却已经动手摘除掉呼吸面罩，移动到软垫面前，软绵绵地躺倒下去。

可欣看着莫里亚森的举动，心里暗暗咒骂他：“简直像只笨重的呆头鹅。”当然，她没这么说出来，宇文教授一开始就提醒过她注意礼貌的。

“可欣，你也歇一会儿吧。这几天你解说得够多的了。”宇文教授走到可欣面前说。

他仿佛看出了可欣对莫里亚森的不满，面向可欣伸手指了指背后的莫里亚森，又朝可欣轻轻摇摇手。可欣领会到老师的意思：稍安毋躁。在实习的过程中，与老师的交往也渐渐使可欣知晓了老师的为人。他不断地提醒可欣要尽力克制年轻人的冲动，因为这是在外太空，凡事还是以冷静为准则。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里每个人都代表着自己祖国的形象。

可欣可不是一个不顾全大局的女孩子，所以她点点头，以示知道。宇文教授这才放心地颌首坐下来。

通道口的舱门早已在他们进来之前关闭，现在可欣关上了密封舱的舱门，于是，通道上方有一盏小黄灯亮起来，它表明着密封舱内部已经有人。由于密封舱最多只能容纳三人，所以借此来提醒后来者另寻他所。

可欣最后一个摘下了笨重的呼吸面罩，秀气的黑色短发荡漾了开来，她又呼吸到了潮湿气味的空气。尽管一举一动还是挺费劲的，但毕竟比在太空中更加自由一些。

宇文教授从壁柜里拿出几瓶罐装的带有吸管的饮料，每人发了一瓶。莫里亚森的喉咙里一清凉，脸上便仿佛又有了些许活气，嘴更是闲不住滔滔侃起来。当然，话题始终不离开东方一号。

“宇文先生，说句实话，我对你们的一号岛屿并不十分满意。单说你们这个休息站吧，就未免太寒酸了。倘若美利坚合众国落魄到用如此简陋的舱室来迎接远到的客人，那我们干脆就不上太空了。”

莫里亚森又在挑剔抱怨了，自从他踏上东方一号的那一刻起，他对此就乐此不疲。

指挥中心内部的构造，东方一号外壳的材料，以及人力的调度，仿佛他都有不满意的地方。一旦发现了某处不完善，他脸上的那对小眼睛便透露出得意的神采。

宇文教授爽朗地笑起来。“呵呵……只是莫里亚森先生还不知道中国有句古训叫做‘勤俭持家’吧？我们的休息站虽然简陋，可是我们的一号岛屿绝对不会逊色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太空移民地。”

“我在来之前就听人说过，中国人很自信，看来果不其然。”莫里亚森不怀好意地说道，他又伸长脖子吞了一口饮料，“宇文先生，我记得，你曾给我介绍过，你们计划的太空岛屿之中还要再现地球的蓝天白云？”

“这并没有实质性的困难，只要我们掌握了它们本身的变化规律，所在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们可以在太空的移民地里摹拟大气的不稳定而制造云彩，不过，这只有在较大规模的太空岛屿中才能实现，在早期的小型移民地里——如今天的东方一号，却是不现实的。当然，我们会以此为更远的目标。”

“那么，你们现有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是要从事能源的收集，只要在岛屿外面装上收集镜片，就可

以保证太空居民拥有足够的能量。太空中的太阳能约为 1.5 千瓦 / 平方毫米，并且很稳定，岛屿只要装有一块中等大小的镜片，就可以收集到大量的能量。在此基础上，岛屿将能够自给自足，利用纯净的太阳能产生动力，供给旅行、农业、环境控制等活动的需要。”

莫里亚森不禁冷笑一声：“听起来，好像要比在壮丽的地中海之滨拥有一块山坡地或者在瑞士拥有一栋山林小屋更来得让人心动。”

宇文教授大大方方地回敬道：“确实如此。”

莫里亚森咽了口唾沫，开始伸手想去解宇航服的领口，可惜那是用轻合金制成的金属接口，哪里解得开？莫里亚森只好把手又收了回来。

“可欣，快去把空调打开吧，看来莫里亚森先生好像有些闷热。”

可欣很快地起身，走到控制按钮前面。那儿正对着进来的舱门，相应有一扇透明的小舷窗，从中她可以看到浩瀚的宇宙图景。她随手按动了控制面板中的一只按钮。然而，此时此刻，可欣的身心仍旧在刚才那场过瘾的唇枪舌剑中回味，所以在这一刻，她犯了一个几乎令他们三人无声无息踏上死亡之旅的错误。

在她的手指按动那只按钮的时候，似乎有一阵轻微的颤动传过整个休息站，然而瞬间又消失了。她并没有在意，而宇文教授与莫里亚森正各自考虑着下一步的交锋，所以也丝毫没有察觉。

几分钟后，莫里亚森试图让他那臃肿的身躯站立起来。

“行了，我想我已经休息得差不多了。要说这三天以来，我也看到了不少东西——这里的设备真是差得可以。”他悻悻地耸耸肩膀，仿佛是同情，又嘀咕了一句，“你们这里的空气也不新鲜，太闷热。”

可欣真想回敬他两句，可想到老师的嘱咐，也只好把话咽回肚子里去。但是莫里亚森后面的那句话也多少引起她的注意，她自己也确实感到了密封舱里有几分闷热。她打算把空调开得更大一些，于是，她抢先走到控制按钮前，想看看温度计的示数究竟有多高。

27 摄氏度。

这不可能吧，可欣奇怪起来。刚才她开空调之前就是 27 摄氏度，她记得很清楚。

她连忙搜索空调按钮，看到那个按钮分明指示在“OFF”的位置。

“难道我没有开空调？”可欣心中的疑问越来越大。她记得自己明明拨动过开关的，但立刻她的疑虑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瞬间升腾起来的恐惧。

看清刚才拨动的那个按钮，蓦地想起它是干什么用的了，可欣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

她抬头往那扇小舷窗里望去，黑漆漆的舷窗外面已经不再是刚才的灯火，而是换成了另外的一幅图景。她更加惊惶，又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密封舱的舱门那儿，上面也有一扇观望视窗。可欣感到视窗里突然有了一阵闪动，她迫不及待地扑上去，只见狭窄的通道与球状的指挥中心已不在那儿了。

一个可怕的念头袭上心头，她只觉得脚下的地面要四分五裂了。

莫里亚森还没有注意到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我已经没有必要在这儿耽搁了，我得去整理我的资料以及对你们考察的记录，然后趁早离开这里——我想我们下次见面将在联合国的会议上了。”

莫里亚森扬着头走向舱门，他伸手出去。可欣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力量，猛地把她推到了一边，她自己也摔倒了。就在笨重的躯体运动的同时，

他们脚下的地面也仿佛移动起来。这次更明显了，莫里亚森站立不稳，摔个正着。而宇文教授也陡然一惊，好在他在太空久经风雨，反应奇快，迅速调整凌乱的步伐，才总算没有摔倒。

“这是怎么回事？小姐？”莫里亚森气呼呼地拍着屁股，宇文教授也感到万分意外。

“可欣，你——”他戛然而止。不仅仅是因为看到了可欣眼里的恐惧，更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他已经猜测出可能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可欣勉强地支起身子，声音都变了调。她意识到，从这一刻起，危机开始了。

“宇文教授，我们……脱离母体了！”

1 分钟

宇文教授从视窗里看到的景象和可欣看到的完全一致，他们的休息站正在逐渐脱离指挥中心。那曾经维系着他们的通道，现在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开始拉远了。正如可欣所说的，他们已经“脱离”了！

所有的一切都在这短短的几秒钟之内彻底地改变了。

可欣感到惊恐，她不敢去看老师的眼睛。她只是按错了一个小小的按钮，然而正是这个按钮给休息站发出了“解脱关联”的指令。与通道相连接的弹簧，把他们的密封舱轻轻地难以察觉地弹射了出来。诚然，球体是可拆卸的。因为随着施工进程的变动，“脚手架”上的休息站数目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或者因为工作地点的改变，宇航员可以不必自行前往所在的新的工作点，拖车会把他们所在的舱室挂接到新的“脚手架”上，但是这一切都必须在外有携带着专用捕捉器的拖车才能实行！现在，球体却成为了一个无援无助的单体，飘向宇宙的深渊……

2 分钟

“我们已经脱离指挥中心，并且正在飘移！”宇文教授确证了这个事实。

“开什么玩笑？”莫里亚森爬起来，把脸凑到视窗上。“哦！上帝！”莫里亚森爆发出一声怪叫，看起来竟然还相当得意。“哈！……这下我再也不能对你们东方一号岛屿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抱以乐观的态度了。当然，我相信，联合国也不会这样做！”

“莫里亚森先生，请您注意用词，这不是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的问题，是误操作！”宇文教授对莫里亚森说道。

莫里亚森皮笑肉不笑地说：“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事实上，无论是误操作还是系统本身的失误，都无关紧要，我们已经被抛离了指挥中心。不是吗？——看来，联合国大会的各国代表手头上将会出现一份令人惊诧而又‘心动’的材料了。在我动笔之前，我倒是更乐意看看你们将怎样把我送回去。”

他轻飘飘地走向柔软的铺垫，恢复了原来悠闲的姿势。

宇文教授明显感觉到了由于莫里亚森移动所造成的密封舱的反冲运动。不过这并不要紧，休息站的飞行轨迹将始终保持一条笔直的轨迹，永不变更。

对于莫里亚森的冷嘲热讽，可欣气愤至极，然而没有等她反驳，不争气的泪水差不多就已经盈满了她的眼睛。她咬了咬嘴唇，还能说些什么呢？这明明是她的错误。也许莫里亚森真的会把这次事件通报给联合国，这不是他最好的把柄么？那么，祖国的形象无疑就要受到玷污了。

她强忍住泪水，看到宇文教授已经在忙碌地翻箱倒柜，搜索着什么。他准是希望最好能有一台用于联络的通讯器，因为在进舱之前，他和可欣都没有佩带可以联系上指挥中心的通讯器，只有三人相互之间通话的微型对讲机。可欣不声不响地走到宇文教授身边，默默地帮助他寻找起来。

“可欣，别着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宇文教授转过脸来平静地安慰她。

可欣胡乱地点点头，应了一声，却尽可能地手脚更利落一些。老师是会尽力维护她的，她相信这一点。可是她无论如何不应该心不在焉地操作，所以，她小心翼翼地说：“对不起，老师。”

“别再道歉了，事情已经如此。我们得尽快想办法。”

宇文教授说着又打开了另外的一个壁柜，他试图搜索得更快一些。然而随着 69 号休息站离开中央机构，它所拥有的引力变得几乎没有了，他们都陷入了失重的困境。宇文教授的动作看似那样的轻柔，可实际上又耗费了他多大的体力呵。可欣似乎隐隐听到了老师嘴里轻轻地吐了一句：“这下糟糕了！”

4 分钟

由于中断了氧气的外来供应，二氧化碳过滤器已经自动打开，过氧化钠开始了释放氧气的化学过程。

地上铺满了他们所能收集到的东西：几副工作手套，一些连接用的绳带，一把电工用的等离子割炬，可更换使用的部分合金零件，电线，细光缆，一组废弃的蓄电池，小型干粉灭火器，以及少量的高热食品。

没有任何可用于通讯的器材，也没有备用的发动机或者类似的动力源。

宇文教授疲惫地站起身来，他这时才感到腰部酸胀得厉害。他转向莫里亚森：“抱歉，莫里亚森先生，我们恐怕回不去了。”

“我很欣赏你的幽默感。”莫里亚森眯起眼睛望着他。

宇文教授摇摇头：“不是幽默，是事实——我们在几分钟前被抛入了太空，正在远离母体，而我们却没有可以控制的备用发动机，没有通讯器。一切就这样开始，或许，一切也都将就这样结束。”

宇文教授脸上的表情是严肃的，没有玩笑的成分。莫里亚森这才认真起来。

“你是说，”他咽了口唾沫，上半身拉得老直，“我们将永远处于这种飘移的状态，是不是？”

“我想，只能是这样。”

又是一声怪叫：“不能这样！绝对不能！我今天还要飞回我的国家的。”

莫里亚森像坐着弹簧似的，从软垫上一骨碌地以最快速弹起来，手在空中挥舞着，仿佛是溺水的人想抓救命的稻草，样子古怪而滑稽。

“呼叫！呼叫！告诉你们的指挥中心——”

“我已经说过了：没有可能！”宇文教授打断他的话，“我们并不是宇航工作人员，所以并不佩带有与中心直接联系的通讯器。我们只有三人互通信息的对讲机，而它现在是无能为力的，它的联系范围只有有限的 30 米！”

“这……这是你们的疏忽么？”

“这确实是，”宇文教授咬着牙说，“但是，通讯器我们目前……真的没有！”

“Oh！Shit！”莫里亚森用地道的美国话大声地骂了一句，“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死掉的！一个也不留！一个封闭系统里的空气，用不了多久就会因

为充溢二氧化碳而令我们统统窒息！”可欣知道，莫里亚森所说的并非没有道理。休息站是有相应的管道用来外部供氧的，但是脱离的时候，供氧管道自动关闭了。休息站启动自己的氧气系统，这就是二氧化碳过滤器，它可以暂时把二氧化碳变成氧气，可是，过滤器迟早会饱和。

所以，宇文教授无言以对。

现在，69号休息站是一个完全与外界隔离的封闭舱，它内部所发生的任何危机，都不会被外界知晓，它也根本无法呼叫。摆在宇文教授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棘手的难题。

可欣忽然想到了雷达：“宇文教授，雷达……或许指挥中心的系统雷达可以看到我们。”

莫里亚森听到可欣的这句话，不啻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他的眼睛突然一亮：“对，你们的雷达应该可以发现我们飘移了！”

宇文教授苦笑了一声：“不可能。指挥中心的系统雷达注意的只是那些飞近中心以及岛屿的微流星体和飞行器，主要是为了防止太空的流星、垃圾碎片等物体产生恶劣的作用。对于离开主要保护目标的物体，系统雷达则会自动放弃跟踪的！”

可欣的心凉了半截，莫里亚森更是难以相信，他恶狠狠地瞪着可欣：“小姐！瞧瞧你干下的好事！像您这种只适合在厨房或者育婴室工作的女人，你们的国家怎么会允许你到太空里来！好好瞧瞧吧！……瞧瞧你们的系统竟然落后到这种程度！……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宇航委员会将对你们的这种设施作出评判的——”

“闭上你的嘴！”宇文教授终于发怒了，“莫里亚森先生，你的这些诋毁最好留到你活着走出这间休息站时再说！而且，我要提醒莫里亚森先生，您要是再这么大声地说话，大发脾气，您体内耗氧量将会大大增加。其结果是什么，您应该和我一样清楚！”

莫里亚森瞪大眼睛，还想要争辩，但听到宇文教授这么一说，心里害怕，只好空张了张嘴巴，乖乖地坐下来。“快想办法！”他仍不甘心地嘀咕了一句。

“谢谢您的配合！”宇文教授讽刺地说。

6分钟

可欣抹着眼泪。

她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一个可恨的外国人竟然把她称作只能在厨房和育婴室工作的女人！可是，她更加恨自己不争气。

宇文教授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他来到可欣身边。

“别和这个美国佬一般见识。”他帮她理了理紊乱的头发，“尤其在这种时候，千万不能掉眼泪！他可正希望你这样做呢！美国佬想要看笑话，我们就偏不让他们得逞……而且我也要提醒你，哭是很耗氧的。”

可欣听后勉强地挤出一丝笑意。

“很好。我们现在必须测定一下我们的飘移速度，看看我们究竟飞了多远，还能坚持多久——你帮我一把。”

宇文教授移动到离舱门上的视窗适当距离的位置上，由于刚才内部人员的活动，那儿已不再是原来的景象。下半部分是黑森森的视野，而上半部分则尚存一些可辨的灯火。

“这样不行，可欣，你走到后面去。”

可欣依言而行，宇文教授面前于是又出现了“脚手架”完整的模样。

“保持住！”宇文教授先看看手表，随后眯起眼睛，像是在瞄准什么。约摸半分钟后，他再次看了一次表，略一沉思，说：“我们现在的飘移速度是3米每秒。”

莫里亚森忿忿地从牙缝里挤出一个数字：“1080米！该死的！”语气里充满了懊恼与悲观。

宇文教授知道莫里亚森说的是自从他们知道休息站脱离之后，休息站所飘移的距离，但是这个距离还不是它距离出发点的距离！通过观察他自己清楚，当初被弹出来时，它们休息站并不是完全与一号岛屿平行的，而是一条不断偏离岛屿的直线。因此，随着时间的增加，它们与一号岛屿的距离会越来越大，倘若在走完两公里的岛屿长度的水平距离后仍旧没有被发现，那么，也许永远都不会再被发现了。

7分钟

在69号休息站运行的侧前方是一号岛屿的最尽头的一个太空休息点。由于已经处于岛屿的尾端，工作人员少得可怜，因此这个太空休息点只有寥寥几个类似的密封舱，较简陋，也较小。

可欣从控制按钮上方的小舷窗可以清晰观察到他们的路途上将要经过的休息站，她甚至希望69号休息站干脆直接撞上它。3米每秒的速度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却足以让那里的人们发现自己了。可惜，69号休息站的运动轨迹并不是在与它相同的一条直线上，所以这样的好事是不会发生的。

现在，可欣只能寄希望于其他休息站的人员可以看到他们。只要他们能够朝窗外看上一眼，那么或许就能发现69号这个在太空里飘泊的孤儿——一只没有拖车拖载的休息站，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么？——随后借助其他工作人员的通讯器，立刻就能和指挥中心联系上，他们会告诉中心我们的困境，随后拖车会来接我们的，一切厄运将就此结束。

等待吧……等待吧……

宇文教授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的手表，他正在计算着69号休息站越过这寄托着最后希望的太空休息点的时间。莫里亚森奇怪地注视着两人的举动。

整个舱室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

“快看看我们，快点！”可欣在心里呼唤着。

“已经是最近的位置了。他们应该发现我们！”宇文教授放下手腕，又来到另外一侧，也就是舱门处的视窗，想看看指挥中心是否有什么动静。倘若那儿的巨型紧急警报灯闪烁起来，那么一切都有了保障。

他神色收敛地紧紧眺望着那儿。

然而，一分钟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还是和原来一模一样，直到前面的太空休息点跑到了后面，一切依旧。

“嗬啊……”他狠狠地扬起拳头，砸了一下旁边的舱壁，关节震得生疼。他知道，从现在开始，他们已没有希望获得来自岛屿指挥中心的帮助了，外界与他们彻底隔绝了。

12分钟

可欣无力地瘫倒在光滑的地板上，她蜷着双膝，感到无望。宇文教授眼睁睁地看着休息站的远离却无可奈何！莫里亚森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的声音已不再是那种阴阳怪气，而是变成了几近野兽的低嗥：“难道你们已经无

计可施了么？”

宇文教授没有搭理。

“难道我们都要憋死在这儿么？”

宇文教授仍没有答话，任他发泄。莫里亚森气急败坏地用力乱踢着地板上的杂物。

“见你们的鬼去吧！一堆废物！”他重复着这句话，每骂一遍，就踢一下，“我们还有什么希望！你说，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在他们找到我们并把我们拖载回去之前，我们都会统统去见上帝！”

“冷静一些，莫里亚森先生，我们也无能为力。要知道，在你们的宇航史上，也是有过类似的悲剧的，阿波罗十三，不就是在登月期间出了故障，三名太空人险些命丧宇宙么？我们得想办法解决——”

“可他妈的他们至少还有动力！”莫里亚森冲着宇文教授咆哮起来，“我们呢？我们什么也没有。没有氧气，没有动力！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是的！我们没有办法！”可欣突然大声地插了一句，连宇文教授都蓦然一惊。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在回答莫里亚森的话，还是对自己过失的悔恨。过去的十来分钟，宛若一个世纪般漫长。面对眼前的情境，她几乎要崩溃了。现在的 69 号舱，就像一只闷铁罐，被投放进了汪洋大海。只要稍有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将永沉海底，没有人会知道。

可欣感到自己的心也跟随着它飘进了黑洞洞的世界，先前渴望获救的梦幻破灭殆尽。

莫里亚森仿佛在这时才意识到还有她的存在。

“哦，小姐，我们的罪魁祸首！你竟然还能说话。”他向她靠拢过来，“你的误操作给我们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灾难，你是罪不可赦的，你还有什么脸面继续生存下来？”

“不许刺激她！”宇文教授义正词严地制止着莫里亚森，“这诚然是她的过失，但是，你没有资格羞辱她，而且这对于解决问题也无济于事！”

“你想解决问题吗？好的。我们就来解决问题，我首先提个建议——是一个关于节约氧气的很好的建议——让这个女孩停止呼吸吧！这样我们就可以省却 1 / 3 氧气的消耗，就可以获得更多生存的机会，说不定就会有得救的一线希望……”

可欣万万没有想到莫里亚森竟然会提出这样的建议！“不……不……”她本能地作出反应，尽管如此飘浮下去生存的几率几乎为零，可在她年轻的心中有多少美丽的憧憬呵，难道它们就要在此刻烟消云散么？

这时，宇文教授也不禁暗暗吃惊，但他迅即以威严的语气回答：“我绝对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是她把我送进了这个充满死亡的世界，难道我还要感谢她么？”莫里亚森发疯似的抬起一脚，照着可欣就踢了过去。宇文教授想拦住他，可惜已经来不及了，而可欣根本也没有躲避的意思，她痛苦地呻吟了一声，双目紧闭，昏了过去。莫里亚森笨重的磁靴在她的秀丽的额头留下了一道血口。

鲜血渗了出来，在无重力的环境里绽出了一朵殷红的花。

“可欣！”宇文教授回头几乎用尽全力反手一掌掴在莫里亚森的脸上，把莫里亚森打了个趔趄，软绵绵地瘫倒在软垫上。

莫里亚森翻着白眼，却没有反抗。看来宇文教授的那一掌分量着实够

他受的。

宇文教授轻轻地俯下身体，捧起可欣的脑袋，为她料理伤势。

18 分钟

可欣隐隐约约感到自己枕着一只有力的胳膊，另一只温暖的手掌在抚摸她的脸庞。

她听到了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呼唤她的名字。

她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眼睛睁开，映入眼帘的是宇文教授棱角分明的脸，带着无比的焦急。

“可欣，你终于醒了。”

可欣没有回答。她开始打量起这个狭小的舱室，刚才那重重的一击似乎让她有很多事情想不起来了。虽然在失重情况下被踢，可是疼痛的效果与地球上是一模一样的。

她的目光滑落到地上，看到了一只肥硕的身躯横躺在软垫上，仍恶狠狠地盯着自己。她开始渐渐地整理起破碎的记忆，慢慢把它们串接起来。她想起了他们是被困在一只密封的休息站里了，而且是由于她的误操作，这只密封舱正在离他们的家越来越远。

“多久了？”她颤巍巍地问宇文教授。

“……18 分钟。”

“那……多远了？”

“可能有 4 公里。”

4 公里！可欣几乎又要晕厥过去，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当然，可能从他们的视野里看来东方一号岛屿仍旧是一个庞然大物，然而对于指挥中心来说，他们却小得几乎难以觉察了。

“你不必太担心，可欣。会有转机的，我正在设法返回。”

可欣听得出宇文教授的语气是不肯定的，不过是安慰她而已。她不忍让他失望，只好默默点点头。但她发现他形容憔悴，眼球已经有些充血，可能是氧气压力有所下降，呼吸窘迫的缘故，心里愈觉不安。她觉得太阳穴跳动得很厉害，呼吸好像受到了阻碍，胸中感到压抑。想必宇文教授也是一样的——而他的体力肯定消耗得比自己更多。

宇文教授让可欣倚靠在舱壁上休息。可欣注视舱室中央天花板上唯一的一盏节能灯，她脸上露出苦笑。

她的回忆又跳到了宇文教授带领她作太空行走的情景，她第一次亲眼看到自己的伟大母亲在巍巍宇宙中的美丽身影。与黑暗天幕相交接的蓝色的弧线，若隐若现。大气层饱满而丰厚，像一层薄雾，又似一层轻纱，被地球母亲披裹在身上。星光灿烂，亿万年来它们一直在那儿闪耀，然而直到这一天，她才真正与它们相通。由于没有大气的影晌，它们的光辉与色彩异常绚烂……那时候，她领悟到宇宙是多么的壮美，而这一刻她却感受到宇宙是多么的残酷。

她小声地问道：“宇文教授，我们是否真有机会回去？”

“我暂时还不能说，这取决于两方面。指挥中心迟早会发现我们失踪的，那时候他们就会派遣出一大批人员寻找我们，只要我们还不是飘泊得太远，他们迟早会找到我们的。而另一方面，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最好地保全自己，坚持到那一刻——”

可欣的脸色忽然发生了变化，她目光直愣愣地盯着宇文教授的身后，

宇文教授顺着她的眼光看去，浑身的血液差点凝结。

“拦住他，教授！快点！”可欣竭尽全力地喊。

莫里亚森不知道什么时候已偷偷在行动了，他换上了那套唯一的备用宇航服，带好了呼吸面罩。他已经站到了舱门前，一定是希望借助备用宇航服的动力来把他带回一号岛屿。

任何休息站只有一扇舱门，为了构成一个过渡的地带，还有另外一扇安装在通道口的舱门上。这样的设计原本是为了确保休息站内可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现在却出现了险象：只要莫里亚森一推开舱门，那么所有的空气都将不可阻挡地逸出 69 号休息站，它会挟卷着所有的物品，甚至包括另外两条生命，跌进撒旦的怀抱！

宇文教授的心跳都要停止了。“住手！莫里亚森！”他大喊一声，以他能够达到的最快速度跳过去。

“没用的！我只是想走我自己的路。”莫里亚森仍旧在起劲地旋转舱门上的手柄。

宇文教授眼看自己快来不及了。事实上，只要莫里亚森把舱门推开一星半点，他就输了，就算他能够抱住莫里亚森，也没用。当他们进入太空的瞬间，他也注定要殒身茫茫宇宙。

为了加快自己的动作，为了作出这最后的一搏，宇文教授改变了身体的姿势，他两只手臂拼命地向前旋转，借此获得腿部上升的动量。笨重的磁靴很难挪动，他不知道这一脚是否有效，然而这将是孤注一掷的一脚。

“砰——”莫里亚森的面罩化作了碎片，飘散开来。莫里亚森不由自主地停止了转动，手放开了手柄。他心里很清楚，没有呼吸面罩，在外面的真空中，他的脑颅会像气球一样爆裂，他也是死路一条！

搏斗开始了。虽然所有的动作都那么缓慢，但依旧是异常激烈，这时候消耗的力量或许是地球上的好几倍。

“你知道不知道，凭这只小小的氧气瓶，你根本不可能走完 4 公里的路程！”

“该死的！我管不了这么多，你们既然不想走，就死在这儿吧！我告诉你，我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莫里亚森嘴里骂骂咧咧，脸上挂着被碎片划破的伤痕。他扭动他的身体，为了回去取另外一只呼吸面罩。宇文教授脸色铁青，他只想把莫里亚森控制在这一边，不让他有机会回身。莫里亚森的躯体十分肥壮，以至于宇文教授自感很难把持。他只好抱住莫里亚森的脑袋，那儿有鼻子有眼，他多少还可以最有效的控制。

莫里亚森伸出双腿，绊倒了宇文教授。宇文教授却依旧丝毫不松手，这一举动获得了奇效——当他倒下的时候，莫里亚森的后脑勺结结实实地撞到了舱门的手柄上，他低低地哼了一声，就再也没有反抗的动作了。

“他昏过去了。”宇文教授摇摇晃晃地费力拉着手柄站起来，气喘吁吁。现在，他仍不敢松懈，赶紧把手柄恢复到原位。

“这家伙现在老实了！”

可欣看到宇文教授的脸上除了几道血痕外还有两块乌青，挣扎着要起来。

教授按住了她：“别动，我的是皮外伤，不碍事；你却伤在脑颅上，必须躺着休息。”他忽然后悔起来，语声哽咽得责备起自己，“是我不好，我不

该让你去开那空调的……你再过一星期就要结束实习离开一号岛屿了，可……可我现在却让你生死未卜地困在这儿……”

可欣拼命地摇头，眼眶里又涌上了晶莹的泪花。她在心里默念道：就算是回不去，我又怎么能怪宇文教授呢。他这些日子对自己是那样的关心，巴不得把自己的知识连同智慧全传授给她，多好的导师！而且完全是由于自己的粗心，才连累了教授，让他深陷绝境！

23 分钟

可欣越来越感到胸闷了，脑子很沉重。她注意到身边宇文教授的喘息声也分外沉重。

这是缺氧的结果，但看来教授自己并未发觉这点。

确实，宇文教授的神情似乎很安详，他的头斜靠在舱壁上，目光凝滞，脑子却思考着种种可能的回家方法。就在这最危急的时刻，宇文教授的信心仍未丧失。有信心不一定会赢，但没信心却注定会输！他尚未意识到自己的思考实际上已经很不连贯了，大脑的缺氧状态让他反而感觉不到这点，他只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控制他脑海中杂散的念头。

可欣爬起来，看了一眼控制按钮处的一些指示器，二氧化碳的密度已经达到了 17。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只要二氧化碳的密度上升到 20，那么，一个人就不可能再正常地思维和活动了，而将遭受着窒息的厄运。

宇文教授还在那儿沉思，他搜索遍自己的大脑，可是始终没有一个可行的方案。他没有办法让 69 号休息站倒退回去，甚至没有一丝一毫能力来减小它飘移的速度，所有情况都未因为莫里亚森的躺倒而变好一点。

可欣的眼光移到了莫里亚森身上，她看到了一个氧气瓶。这突然给了她一个计划，也给了她作出最后决定的决心。她早已认识到，为了她，宇文教授作出了多大的牺牲，现在，她难道就不能为了宇文教授献出自己的一点点么？

可欣想到这儿，不禁泪水夺眶而出。

她转向宇文教授：“……别管我了，教授。你……你穿上那件宇航服吧，这件事因我而起，我知道自己应该为它承担怎样的责任！”

宇文教授吃惊地凝视着可欣的双眸，那里面有几分痛苦，几分无奈，几分哀伤，但更多的却是坚定，以及由此激发的无与伦比的勇气。他隐隐猜测到了她的意思，但他更清楚，这位姑娘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着多少的憧憬，寄托着多少的希望呵！

他爱怜地把可欣紧紧地搂在自己怀里，像慈父拥着自己的女儿，他的眼睛湿润了。

“别说了……要是它真的能够带着我们中的一个人离开，我也一定让你先走！可惜……太晚了。”他轻声地说，“你不知道，这种备用宇航服按照本来设计的目的，就只能在一号岛屿附近使用，所以它内部的氧气存量不是太大。就我们目前的距离而言，即使是以最佳的呼吸与推进配给比例，我们也谁都坚持不到回到一号岛屿的那一刻。”

25 分钟

电力开始不足了，节能灯的灯光渐趋黯淡。本来供工作人员的休息时间就不多，一旦当舱室内无人时，灯光就会自动熄灭，同时蓄电池接收外来的电源开始充电。但现在他们长时间地滞留在这里，使得蓄电池中所存储的

电能大量地消耗，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仪器需要运作，它们作为蓄电池的负荷也在吸走维持这几条生命的唯一能源。

呼吸也更加困难了，二氧化碳过滤器本身的容量早已不能满足他们三人大幅度运动所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的过滤要求。现在能源的危机出现了，更是直接威胁到过滤器的正常工作。

可欣已经绝望了，她已经出现了窒息的前兆。

“氧气……”她无力地呻吟着。

宇文教授反应过来，连忙走到莫里亚森的身旁，把氧气瓶卸下来，随后将与之相连的呼吸面罩按到可欣的鼻腔上，打开了氧气供应开关。

顿时，一阵清新的空气灌进了可欣的肺部，宛若黑暗中投射而来的一缕生命的阳光。

可欣的大脑渐渐恢复到原来的清醒状态，她正想好好享受一下这最后的快乐，却听到了教授沉重的喘息声——他也需要氧气啊！

可欣推开了氧气瓶，可宇文教授却没有呼吸的打算，他想把氧气瓶的开关关闭。可欣生气了，她伸手打翻了它，于是，带着一种“吱吱”的声音，氧气瓶在内部疾射而出的气体的反冲作用下，自己一下子窜出老远，直到撞到了舱壁上，转瞬之间，里面的氧气就泄漏殆尽。

“为什么？为什么您不肯呼吸氧气呢？”可欣既艰难又难过地说，“您是想把它留给我一个人么？如果那样，我宁愿让它都散逸到这个空间！”

宇文教授没有回应，仿佛没有听到可欣的话，他的眼睛目不转睛地追随着氧气瓶的轨迹。就在这场突来的变故中，如电光石火一闪，一个新奇的想法诞生在他的心灵里。

“我找到了！”他饱经沧桑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灿烂的笑容。他望着可欣激动不已，紧紧地用力地握住她的双肩，摇晃着，非同寻常的光辉闪烁在他的眼睛里，他又补充了一句：“是回家的方法！”

28分钟

宇文教授开始紧张地干起活来。

空气中由于注入了少量然而新鲜的氧气，已经不再像刚才那样凝重窒闷了，只是电力仍然在丧失。宇文教授早已经以最快速度关闭了一切不必要的仪器，只留下了灯光和二氧化碳过滤器。控制按钮几乎都打到了“OFF”的位置，连温度调节都完全中止了。

随后他又开始兴奋地检查起地上那把电工用等离子割炬来。

可欣有些茫然不解，然而，她看得出，教授的举动是积极的，这也许意味着他的心中的计划已酝酿成熟，意味着他们有机会回家了！虽然她暂时还不知道宇文教授心里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她相信，到了时候教授自然会让她知道的，所以她只是静静地等待着教授完成他的工作，等待着出现奇迹。

舱室在渐渐变冷，然而宇文教授所蕴含的激情却在荡漾。

终于教授结束了一切，在可欣面前坐下来，他把一瓶饮料递到她的手里。

“感谢你！可欣，这个计划应该归功于你——是你把那个氧气瓶打翻的！”

可欣觉得难以置信。

“正是这样！既然氧气瓶能够在自己内部气体的推动下运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的69号休息站模仿一下氧气瓶呢？”

“……您是说，用……用我们这里的气体来推动……”

“对！反正这里大部分是无用的废气，我们留着它们也是无益的，我已经计算过了：我们三人的体重加起来不超过 250 公斤，如果算上休息站的自重，那也只有 350 公斤左右，你知道，休息站是以铝金属为主构建的，所以并不是很重。而我们现在舱室所拥有的空气有 10 立方米，气压为一个大气压，如果以 300 开氏温度来估算的话，空气分子的速度大约有 450 米每秒。由于单位空气的质量是 1.2 公斤每立方米，所以我们现在有 12 公斤的空气。现在，休息站处于宇宙真空，如果我们把它们都朝一个方向释放出去，利用气流的反作用力来改变休息站的速度，那么动量守恒告诉我们，这种改变足有 15 米每秒，它足以使得我们的休息站停止飘移，并且返回去！”

“具体地说，现在休息站正以 3 米每秒的速度在脱离，那么只要朝与舱室运动的相反方向释放出全部空气的 $3/15$ 之后，我们就可以让舱室停住。要是再放出 $3/15$ ，我们便可以获得至少 3 米每秒的反向速度，即回归速度。剩下的空气还有 $9/15$ ，约 0.6 个大气压，勉强还可供呼吸的。”

可欣被宇文教授的话语所鼓舞了。她固然知道，这么做无疑是在冒相当大的风险，因为呼吸会很成问题，但她认为这样冒险是值得的。正如宇文教授曾经告诉过她的那样：当我们已经作了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时，我们将死而无憾！

“在计划执行之前，让我们务必确保两件事情。”开始行动前，宇文教授又作了补充，“第一，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休息站尽可能地按照最短的路线飞回一号岛屿，其实只要接近就算成功，因为这时中心的系统雷达一定会注意到我们的。我们务必事先对准航向，但是，一旦我把舱室切开一道小口之后，我们之中谁都不能再移动自己的位置，直到我再次将它封闭起来，否则，我们的舱室就会沿着一条令人难以掌握的曲线加速，我们就很难再回到我们的家。可以说，这样的机会实际只有一次，因为宝贵的氧气太有限了，不允许我们失误之后再作出调整！第二，在切割开一道小口的时候，我将不得不关闭灯光与所有的控制按钮，因为等离子割炬需要这部分电能才能工作。蓄电池要把大量的能量消耗在起弧上面，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消耗尽所有的能量，但除此以外，我们别无选择的余地。”

可欣点点头，表示完全理解。

“那好，我们各就各位，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生命只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30 分钟

灯光全部熄灭，连二氧化碳过滤器都暂时停止工作，所有电力都接到了等离子割炬上，回归计划按照宇文教授的部署展开着。

这也许是比阿波罗十三的返回地球更为惊心动魄的时刻，真应该被永载史册的。因为在这个休息站内，所有的动力都将来自于宇航员们生命所依赖的空气，他们必须用他们的部分生命之源来换取他们返回所需要的动能。

在苦苦挣扎了半小时后，他们饱尝了飘移带给他们的不幸与痛苦，在恐惧的阴影中度过了这段光阴，在距离他们的目标点近 4.5 公里的地方（注意：他们只要接近一号岛屿就可以，所以扣除岛屿的自长），他们依赖他们的智慧去驾驭他们的命运。他们团结一致，开始投入到最后的努力中。

可欣分配在舱门附近，注意观察舱室的动向，她报告着当前飞行的方向，她紧张地凝视着视窗之外，要求宇文教授作出相应的移动，来把舱室调

整到最佳位置。对准回归航向的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利用视窗来对准东方一号岛屿，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离开的，也将这样返回。在漆黑的舱室内，一号岛屿看得分明，却不过巴掌大小，幸亏早就测定了休息站的飘移速度，否则现在就太晚了：在没有参照物的太空中，是很难推算出远方物体的真实距离的。

可欣暗自庆幸这点，但是，她必须尽快完成她的工作！越快越好！

“停！我已经对准它了！”

宇文教授很累了，但没有松懈，他开始用目测的方法找到从视窗穿过休息站内虚拟球心的那条直线，它与舱室另外一面相交的那点，就是最佳的切割点。虽然多少有些误差，但在这种条件下，这已是最精确的了。

切割点恰好在教授身后，这是一个巧合。否则，在够不到的情况下，他势必还要移动身躯，而那时又会引起舱室空间位置的变动，引起返航航向的误差。现在，这种担心已不复存在。

宇文教授下意识地最后看了可欣一眼，等离子割炬对准了切割点。黑洞洞的舱室里，太阳光线只能投射进极少极少，他看不清她的表情，然而，他知道，她相信他。

“我要切割了，抓紧！”

微微有些颤抖的双手握着的等离子割炬“啪”地点弧，弧光成为黑暗中的唯一，教授尽力把持住，不使之因为自己的紧张而偏向。他把割炬靠近切割点，开始切割起来。

这将是决定生死存亡的一举。

铝合金的舱壁很容易穿透，在双层舱壁切割开的那一刹那，他们听到了“噗”的一声，感觉到了一丝颤动。随后舱室中的气体就开始拼命地通过小口向外面的太空消逝而去，尖利的气流声撼人心魄地回荡在整个舱室中。

可欣开始注意观察反冲的效果，她紧紧地握住手柄，不敢有丝毫移动。

“我们的速度在减慢……出现偏向！舱室有缓慢的转动！不过不要紧，很轻微的……”她补充说，声音透着欢欣，“确实我们在减速，真的！”

巴掌大的一号岛屿勉强可以作为参照物，然而更好的参照物却是目视的星星。在视力所及之处，她看到一颗本已出现的星星又被掩盖住了。

“我想我们已经开始在往回走了，我们获得了反向速度……只是我无法判断是否达到了3米每秒……”但她已经很兴奋了，太阳的光芒映射在她的脸庞上，照出一片灿烂的微笑。

教授却根据可欣的报告时间间隔在判断，要获得返回3米每秒的反向速度的时间，应该和他们阻止3米每秒的速度的时间相等的。“……三、二、一……关闭！”宇文教授早已熄灭了等离子弧，准备好了堵住小口的东西。数数到位，他便毫不犹豫地一下子把小口堵上。他并不能肯定有没有3米每秒，但既然休息站已经开始往回走，那么他们就已经成功了大半，随后他们还有一段并不算短的时间要度过，所以，宁可把空气释放得少些，也不能太多！

可欣和教授几乎在同时松了一口气，几乎在同时感到自己的背脊上汗涔涔的。

所有的电力现在都回馈接到了二氧化碳过滤器上，以便它可以运作得更加强劲。这是他们现在的关键，诚然，二氧化碳被释放掉部分，减轻了过滤器的负荷，但氧气也相应地泄漏了一些。

没有灯光，教授只能借助微弱的自然光查看气压表：0.65 大气压。教授一颗心终于放下了，自己的感觉还算准确，当他把这个数据告诉可欣时，可欣真忍不住要欢呼起来。

35 分钟

舱室的温度在下降！

虽然舱壁内有隔热层，但热量总是或多或少地在向外散逸。目前恐怕也不到 15 了。

电力仍在下降！

电力本就不足的，这也是事实。

尤其，三人的呼吸速度很明显地超过了二氧化碳过滤器的过滤速度，产生氧气的化学物质已经趋于饱和，而它是不可能得到补充的！这更是事实。

他们首先感到的是低气压低含氧量带来的呼吸难受。

好在已经在归途，多少让人有些信心，也就并不把它当成是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了。

“现在，我们还有最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抑制我们的激动，尽量不要说话，把呼吸减少到最低限度。现在，这是决定着我们能否生还的最后关。”

于是，他们席地而坐，不再言语。

可欣闭上眼睛，调匀呼吸，脑子微微有些发涨，但她尽量不去注意这点，只设法把自己放松到最佳状态。她学过在艰难环境下呼吸的要领：在最细微的呼吸中，尽量取得体内本身蕴含着的“气”的帮助，气生四方，存乎一心……

1 小时

按照目前的速度，69 号休息站还需要飘泊 15 分钟才能到达最初的出发点，但是，若一切真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系统雷达应该已发现并且注意到他们了。在不到 5 分钟的时间里，就会有拖车来把他们拖回去，只要与拖车挂上钩，就可获得新鲜的空气。

首先他们自己不能放弃，只有坚持到最后时刻，他们最后的希望维系在指挥中心身上。它忽视他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它作出反应的速度也很难说，只有赌一把了。

可欣已经感觉到呼吸越来越困难，脑子里杂念越来越多，为了不前功尽弃，她苦苦支撑着。但冷酷的现实令她做不到这点，二氧化碳过滤器仿佛已经停止工作了。舱室也寒冷异常，仿佛已降到了 0 左右。

“多久了？我们还在飞行么……没有了氧气，没有了电力么……怎么这么寒冷，好像北极，好像……好像……”她思维如梦如幻，“不要想春天，不要想空气……不要想它们……”

她的身体迫切地需要氧气，然而她只能拼命地逃避这种欲望，用模糊的意识来指挥自己尽量地缓慢呼吸。一种溺水的感觉渗透进她的体内的每一个细胞，冰凉刺骨的严寒令她不由自主地颤抖，就像沉入了沼泽，烂泥正漫过她的鼻腔。“中心……快……快点……”这时，她的手被一只有力的手紧紧握住了，那是教授的手，是教授在作着最后的抗争时，还不忘用他生命的最后一点力量给她鼓舞与支持。再坚持几分钟……再坚持几分钟……

她的意识摇摇欲坠，正沿着身体渗出去，渗出去……“一、二……”她迫不得已想用数数的方式来支持，可实在难以挽回意识的消逝……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道刺目的光芒一闪而逝，像针刺了一下她的神经。

是拖车！那是拖车的灯光！她很熟悉。沉重的碰撞声响了一下，透过舱壁传进来。

在一旁，莫里亚森终于从昏迷中睁开了眼睛，茫然四顾，他的意识似乎从很遥远的地方发问：“是……地狱么？……”

可欣见到他吃力地想站起来，便捐弃前嫌，挣扎着扶起他，指着视窗：“看……挂钩了……”

莫里亚森揉揉眼睛，喃喃地说：“啊……我的上帝……”两行泪水顺着脸颊流下，像是自责，也像是歉疚。

“咔嗒！啪！——嗡嗡……”

“氧气管道接通了！”她最后听到的这句话是宇文教授嘶哑的声音，像带着若狂的欣喜。

我们赢了！她想笑，却再也支持不住，一头倒在了教授的怀中……[回首页](#)

寂寞寒秋

作者：周宇坤

你到过深海之源么？

你在大洋之底散过步么？

有人向你显示过死亡之门么？

你知道世界有多大么？……

我记得当寒秋面对我背诵出这段《圣经》上的“上主回答约伯”的段落时，我们正沐浴着冬日黄昏的阳光。坐在校园那棵最古老最深沉的白杨树下作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注意到他的脸色有点儿庄重与严肃，冷峻的眸子里闪烁着诡秘与自信的光芒，如同雪地上反射出的亮点一样耀眼。

我委实猜不透寒秋怎么会说出这段心血来潮的话，只知道他在毕业设计中选择的课题一直令他心烦意乱。我记得寒秋似乎和我说起过这个课题的内容，但我想我确实忘记了——那里面充斥了许多令人难以把握的专业词汇，虽然寒秋说，这还是最通俗的解释。

你一定要把这当成是自己的不力乃至过失么？我叹惋着问他。其实，我真的向来就认为不是他的错，实在是那道题的难度非他能力所及。在我看来，寒秋即便完成不了也不必太痛心疾首，因为他虽败犹荣——毕竟他已经竭尽了全力——除了献出自己的生命。

然而寒秋对我的慰辞始终抱以置若罔闻的态度，沉默了片刻后他便说出了上面的那段话。这话里头仿佛夹杂着几缕无耐，几缕感伤。（还有几缕顽强？）。随后，寒秋又突然幽幽地问我知不知道“宇宙为人而创造”的人类起源学说，我莫名其妙地不知该点头还是摇头，根据法国天文物理学家达马里和兰贝在1994中提出的观点，人类的一切现象完全不是存在主义哲学所想象的那样荒谬，人类的出现尤其不是偶然，整个大宇宙并非混沌盲目，相反正是为了创造生命，宇宙才被特别地有目的地塑造，冥冥之中众多常数组成的自然法则与生命的存在维系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它们使得地球这颗新兴行星上的几百万个因素能自行结合，突破了可复制的有机分子由于偶然碰撞

才自发地出现的 10^{-30} 的渺小概率，不断演化直至发展成为复杂的生物系统。可这个论断对寒秋又有什么更深刻的意义？与他不会有怎样的关联？

寒秋极为神圣地站起来开始在斜阳中踱起步子，仿佛要作出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决策。

我不甘寂寞，他说，既然这个宇宙怀着某种目的创造了我。那我就不会是一个平庸无奇的只会靠朋友安慰度日的人。在漫漫的时间长河里。人类只有通过一代代繁衍，才能保证亘古而来的生命长链的延续，我当然注定要成为其中的一环。创造这宇宙的上帝也曾被一只闪闪发亮的非凡之环所吸引并发出由衷的赞叹。

我听罢第一个是笑，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这笑属于何种发自何处，寒秋的言谈举止使我以看待痴人说梦的眼光瞧了他足有半晌，我觉得或许我该对他肃然起敬，但我丝毫不认为他胸中的志向会有真正的结果。其实他首要的目标是毕业设计的佼佼者，而对此我只能表以深深叹。因为凭我的经验看来，他为了力争上游所付出的努力实际已达到颠，从为没有周末与双休，也从来没有和哪个女孩子跳过舞约过，只是苦行僧一般一丝不苟地依照“课程交换，疲劳转移”的原则把那些与数学专业有关的课本翻来覆去地钻研，象一只精确的时钟忠实地记录下走过的每一步，一分一秒都没有浪费，然而伴随他的几乎总是屡试屡败的不幸。

你真的认为你可以知道一切，描述一切，证明一切么？我歪着头问他，语气是明显的怀疑。

寒秋瞥着我，嗤之以鼻，哼，不可知论的卫道士。

不，我不是，我争辩说，我信仰可知论。但是我不相信一个人可以知晓一切真理。

我们只能在一代代人的努力当中来接近真理，你是牛顿又怎样？是爱因斯坦怎样？就算是耶稣基督，也终究难知所有，也终究要被后面人类的精英所埋没。

寒秋没有理会，我可以完成它。我知道，我有这样的渴望，有这样的热情，这就足够了。

何必呢？我劝说寒秋，渴望可以无限，热情可以无限，但是悟性呢？

难道你还不相信人的悟性是有限的么？反正我相信，中学时代我的数学造诣多少次赐予我成功的荣耀，可终于有那么一天一道课题任我使尽浑身解数都找不到半点破解的蛛丝马迹。我捧着它去请教数学老师，他在那所大名鼎鼎的学校里鼎鼎大名。谁知他只琢磨了不到半小时使推题告败，我当时惊愕得合不拢嘴，他却出奇的平静，问他为什么，他说没有一点灵感，那道题已经逾越了他的悟性范围，而且他学告诉我没必要大惊小怪，须知在现实生活里有许多问题都不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般简单明了，大抵境界越高，依赖悟性就越超越依赖勇毅，悟性不及纵然勉强也枉然无补。

悟性的故事我早已重复多次用来启蒙他但收效甚微，我肯定地告诉寒秋，你的成就其实已很不容易，何苦死死非盯着那个课题不可呢。凡尽力而为自当问心无愧，约伯就曾不问天高地厚向全能的上帝挑战，可最终还是屈服了，只要是人类就威力有限，不过我想也犯不着因此责备自己。是的，我没到过深海之源，我也没在大洋之底行过步，我没见过死亡之门，我更不知道世界有多大，可是这一切的实现与否和我的命运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难

道我非要解决掉世界上无穷无尽的问题才算不枉此一生？

寒秋没有反驳，眼睛里映着残阳，他注视一远方一会儿，便话也不说头也不问地走了，只剩雪地上扬起的冰渣儿在他的身后打着旋，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他又要去了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课题奋力拼杀了。他总想要征服它。

我认为寒秋仍然无力回天，那简直是一定的，在未来的日子里，依然有一个孤独的身影出现在实验室，图书馆，计算中心……，苦苦求索着一个根本无法得到的答案，尽管我多多少少觉得，无论是出于良心还是出于友谊，我都应该陪伴在他身边，至少直到他明白了自己的做法是多么地得不偿失，但事实上，我无暇顾及，第二天我便接到了导师千心万苦找来的项目而不得不投身于其中，在我心里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可到底随着时间淡漠了。

我一再担心受怕地惟恐听到坏消息，然而结果我万万没想到这次却是自己一开始就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不久传来的消息与我原本想象的完全背道而驰。两个月之后他功破了那道举世瞩目的难题，摇身一变成了大红大紫的人物，超越了以往所有的对手。他建立了两个数模方程用以描述全球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变化，吻合程度竟达 99%，连国际权威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不过这仅仅是开端而已。后来凡是有世界性的设计项目，他都参与并始终占据着第一的位置。虽有嫉妒者围困万千重，他自岿然不动，他的名声与地位渐渐变得如日中天，头衔多得连我都记不往。我几次奇怪他为何突然如此顺利了，但终究没有因自己的失算怪罪他的意思。我把这一切都归咎为他是从那个人类起源学说里找到了丧失良久的悟性，如今这悟性正呵护自他走上光辉的远大前程，作为他的朋友，我暗暗为他高兴为他喝彩。

不过东山再起之后他一直没来找过我，我自然认为这是他忙得不可开交的缘故，所以我也就没有非常的必要去打扰他这个大忙人的工作。我深知寒秋为人处事的习惯，如果他认为必要，自然会来找我的，而我在未经“预约”的情况下去找他，只会无功而返。

这样有意无意拖到了学期行将结束时，我才意外地收到了他寄到我信箱里的一封短笺；周末黄昏老地方见。

于是那一天，我如约来到学期前我们曾会面的那棵白杨树下，盛夏的天空没有一丝风儿，郁郁葱葱的枝叶沉沉地压在昔日那条掉了漆的长椅上方。

寒秋早已在那儿，可惜我无论如何不敢相信眼前会是我的同窗好友，他的面容憔悴得可怕。浑浊的眼神灯盏里形同油将耗尽的早火，仿佛稍一眨眼，灯火将熄，生命将灭。

我大惊失色地问他，是否发生了什么突然的变故？寒秋却肯定地回答，不，是早已注定的。我一时间猜不透他的意思，又不知从何问起，只好默默地等待他的下文。寒秋呆呆地凝望着夕阳，好久才喃喃地说，好了，你确实知道我已经成功，为世界系上了准绳，为地球奠定了基石，成为芸芸众生中非凡的一环，可是……可是你不知道，这也将是昙花一现的一环，它最终不可能接到人类生生不息的长链上去！

我仿佛意识到什么，凄凄地问：你究竟怎么了？他歪着脑袋看着我；你一定没听说过 Brain-Exploitation 技术吧，它的全称是“局部大脑破层调制”，虽说人是万物之灵，但他们的大脑迄今为止仅十分之一被利用。好

在有一个实验室发现了大脑皮层的功能分区，他们决心拓荒那些未被开发的区域……我甘愿接受了他们的实验。手术进行得很成功，我的左半脑的数学分析思维获得了近 60% 的开发，基威力你已经知道了；我完成了那道本来毫无头绪的难题。然而，尽管他们给我的帮助很大，但他们到底疏忽了一点；人类的大脑只有随着改造自然的进程才能得到真正的进化；任何企图超越自然规律的做法最终都将遭到惩罚。现在我的脑细胞已经不堪强迫思维而发生了衰退。它们走到了终点，它们将萎缩，将枯竭。这也就意味着我……你明白么，萧？他轻唤了我的名字之后，突然没有说下去，只用那奄奄一息的目光望着我。

我此时已是无比震惊，悲痛得几乎要哭。

你后悔么？我问。不，我不是那种人，寒秋的声音在沉闷的空气里嗡嗡作响，他说，你不必为我叹惋，别忘了，有多少人孜孜不倦一生都未必能有我这样的成就。毕竟我曾经辉煌过，这已足够。我心甘情愿不惜一切代价去获取我苦苦追求的东西……

他的声音陡然轻了下去，一滴血色残阳溅落在他的眼睛里，一闪即逝，我还没来得及扶住他的肩，他已无力地瘫倒在椅子上。周围一下子变得无声无息……

远方的去层中竟然仿佛滚过了几声闷雷，隐隐地，我麻木地坐在寒秋身边，思索着他留在我这个世界里问题，我想，其实那道令我手足无措的数学题完不完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相信这个世界里总还有我可以凭借自己有限的力量与悟性去胜任的事情。然而寒秋却没有看到。

心灵密约

作者：周宇坤

第八个心理学试验到底结束了。

尤因大夫在自己的试验记录上又划上了一个叉——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七个叉——随后以一种非常平稳的眼光注视着眼前年迈的船长。然而其实他也知道，自己是在极力抑制住眼神中的那丝慌乱，或者找个更加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说是不想让自己的神情影响到自由女神的核心——老查理船长。

当他默不作声地凝视着眼前的人时，这不会意味着有什么好的兆头。

确实，一连五天，尤因大夫通过生命监测系统，无一例外地观察到了查理船长不规则的脑电波的活动，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统计得到的数据表明，船长的心理正在受到某种不可捉摸的东西的影响。但是，船长似乎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点；或者说，他并不想让自己意识到这点。在与整个自由女神小组相处的时间里面，他依旧尽力而为表现出他的冷静，可是看来不是那么力可从心的。而且，当他独处的时候，更是出现了稀奇古怪的思考过程。没有任何一种脑电波图纹可以对此作出解释，而生理性的衰老造成的影响也不可能如此明显。

尤因大夫之所以要求船长来到自己的医务室，是因为他深深明白自己的责任所在。

这已经不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或者医生的职业道德，更是安全性的需要。在距离地球 40 亿英里的地方，他务必保证自由女神小组中的任何一位成员处于正常理智状态。

在他的印象中，查理船长拥有良好的反应能力，判断能力，记忆能力，推理能力以及洞察力。虽然岁月在他的两鬓染上了点点白霜，脸上也不是那么的光滑，但是他却能够不费吹灰之力，途经小行星带时向大家介绍每一颗小行星的代号与历史。对于飞行中遇到的问题，也是准确命中，无懈可击。毫不夸张地说，自由女神的远航正是在他的率领下才走到今天的这一步，来到今天的这个位置的。可是，他的这些能力——这些作为星际飞船船长所必须具有，也是使他的船员引以为荣的素质——正在逐渐丧失！

没有人还能对此表示乐观。当然，现在只有尤因大夫一个人知道。大夫心里很清楚这点。

“好象……有点问题？”老船长觉察到了什么。尤因大夫微微一怔。

“好吧，老朋友，恕我直言，呃……所有的测试都表明，你的判断能力，反应能力，记忆能力还有推理能力……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而发生了衰退。我想我应该让你知道这一点。……或许，你自己也已经有所意识？”大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提醒的口吻说，眼睛仍旧盯着船长的脸。他并不想把船长当成病人，而只是一个需要帮助的老人。

如果因脑电波异常而简单断定成员处于病危状态，那么，所造成的恶果或许会比忽略这一切更为恶劣。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更需要的是内省。

“您在思考些什么呢？……我希望您能告诉我。我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帮助您摆脱困境。”

尤因大夫向老朋友直言不讳说出了自己的忠告。他应该让船长知道，这种心绪的异常对正在充当自由女神号核心支柱的他而言，会起到怎样的潜移默化的负作用。脑波不稳，心绪不宁，没有人能说出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在这个太阳系最遥远的区域里，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到群龙无首的可怕。

年迈的船长脸上笼罩着一层阴郁，如同自由女神的躯体包裹着黑暗与冰冷。大夫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知道这点。他的忠告也是有道理的。所以，没有必要和医生过不去。

他伸手摸了摸额头的皱纹，抬起眼皮：“知道爱斯基摩人么？他们可以筑起冰雪的巢屋，把它当作自己的家，我想，我也可以，如果给我一颗冰彗星的话。”船长停顿一下，“说实话，我并不想返航。”这些话让尤因大夫感到突然。但是他没有轻易打断，只听着对方把话继续说下去。

“我从小跟随着我的父亲远征星际，到目前为止，我在宇宙飞船上度过的岁月远远多于我在地球上的日子，并且这种情况看样子还要继续下去。我想我已经和你说过许多次了吧？请你不要仅仅把这一切归因于我必须完成我的工作。事实上远不仅如此。对于星际旅行我有我独特的体验与兴趣。这或许是多年在这个奇特的世界里遨游所培养起来的，也可以说是我与生具有的感觉支持着我不断向前。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合作过 30 次。对吗，大夫？”

老查理的目光开始投向虚空，从那里他似乎可以看到许多以前的岁月。在柔和的舱室节能灯的照耀下，他追寻着经历过的和经历着的一幕幕。

“你知道，这里是太阳系的最外层的 Belta 区域，这里是冥王星以外的

空间，这里是我们的天文学家推测出来却从未有人涉足的彗星的发源地。可这里却也是我们此次旅行的尽头。本来，只要我们再向前一小步，我们就踏出太阳系的大门，真正地离开自己的家园了！——但是现在却不可能了。

“按照既定的航行计划，我们将在 72 小时之后返回，返回时间没有商量的余地，除非有什么意外发生。我们的自由女神并不自由，因为她在飞行中的某些时候还需要地球的帮助。由于自由女神是依靠事先发射的燃料补给一步步走到这儿的。所以我们要如法炮制地返回地球。倘若我们不在指定的时间飞回，那么我们或许永远不能和地面为我们发送上天的回程燃料会合了。在木星的轨道上，它将以 20 公里每秒的速度远离我们的既定航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按计划返航，应该是一个既定问题。

“可……为什么每当我考虑起这个既定问题时，我……总是感觉到一种神奇力量在召唤我继续前行呢？仿佛穿越了 Belta 区域来到我的身边，它在我的内心深处激荡起的只有一个词汇：深入，不断深入。我不知道它来自何方，但是，它真的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象是我的知音。……也许，真的是我太累了。……”

一种神奇的力量？……你太执着了。尤因大夫皱起眉头积极地思考分析着：心理学承认，一旦面对宇宙的庞然，渺小的人类会体验到一种在地球很难体验的伟力。不过，对宇宙具有如此强烈的自我意识，恐怕也只有老船长了……片刻，尤因大夫面向困惑的船长竖起食指。

“在我们合作的生涯里以及这次漫长的五年之旅里，我相信我是最了解你的。我当然也知道你的癖好；这足以说明一切了：因为你自己内心根本不愿意返航，所以你的自我意识始终在内心冲突的时候进行着自我肯定。”尤因大夫单刀直入阐明他的观点。他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了：事情这样看来就足够的清楚。船长不想返航，可是他必须作出返航的决定。这种个人感情和严格规定之间的矛盾，正如 K·勒温所说的接近回避型的冲突，造成了船长的心理障碍。

“不，不完全是这样。”船长似乎在分辩，“尤因大夫，我可以向你承认，我确实是以一种义无反顾的自豪心理站在这片 Belta 星区的。这里就是太阳系的门户呵……只要我们能够努力向前，我们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自古以来，人们对太空有所追求，不就是这种进取么？然而，我从未想到，在这里，自己对宇宙的感情会被激发得如此强烈。

虽然我无法说清楚它，但是更加深入的意志却是那股力量帮助我建立起来的。它深刻而有生气，鼓励我向着更高的境界努力……”

可宇宙是个无底洞。尤因想，把有限的生命投入进无限的深渊，这不是英明之举。

某些人看来，越遥远的地方仿佛蕴含着越巨大的吸引力，使得他们心甘情愿地投入它的怀抱，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他们的好奇本能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

这是船长最远的一次航行。而且，也许是最后一次。船长的的心灵始终是渴求探索未知的世界。平日的飞行在满足着他的欲望，但这次却不同寻常。他所有的感情都在这一刻被激发而出，甚至于让他意乱神迷。尤因大夫意识到：应当尽力帮助船长摆脱掉这种并不高明的念头，否则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的结局，哪怕船长依然记得他对自己船员所负有的责任。

“这里的世界并不完美。”尤因大夫站起身来，走到舷窗边，指着外面漆

黑的空间。

在 Belta 区域的边缘，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冰彗星在游弋。当然，现在它们可不象以往人们所看到的飞临太阳时的那般壮观美丽，只是一只只硕大无朋的脏雪球，反射着微弱的星光，犹如面目狰狞的幽灵在游荡。

“宇宙的深处就是这般死寂。老朋友，生命只存在于象地球那样有阳光雨露滋养的星球上，在地球以外的一切都将危险的，残酷的。只有无情的甚至是我们所不知的物理化学法则支配。在它们所塑造的无生命世界里，回过头来，你就会觉得，地球才是你的家园。”

老船长苦笑起来：“我没有这样的感觉。生命在于运动而不是固守一方。”

一种希望的光芒笼罩在船长的脸上，他的眼神仿佛已遥望到无限远的地方，带着美不胜收的心境体会着他的思想，如同回忆着美丽的童年。

离奇的思想使尤因大夫摇了摇头。他以前从不知道船长还会有这样的想法，但现在它们都暴露出来了，并使他大伤脑筋。好在不久我们就要飞回去了。他想。

“船长，我不需要知道你有多少理由来支持你的念头，最终，你还是自由女神上所有船员的领导者。你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虽然这可能对您很残酷。因为在这里，您首先是一位船长，其次才是作为你的个人。您务必率先考虑其他大多数船员的愿望。他们的家人在等待着他们平安地回归。从整体的利益，我相信您还是可以作出正确判断的。我个人自然不可能引导您继续向前，但是我也不愿意您在这种煎熬中度日。

如果您还不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冷静而理智地找回以前的感觉，那么我们的归程将困难重重，不容乐观的。”

尤因知道自己的话未免有些刺耳，但他想，这也许是最为妥贴的办法了。他希冀于它来唤回船长的理智。

老船长并没有拒绝的意思。他静静地看着尤因，似乎是赞同了。

尤因点点头，拉开手边的抽屉，从中取出一只小瓶。老船长立刻摇摇手。

“不必了。尤因大夫，我不需要镇静剂。”

“好吧。”尤因也不勉强，“老朋友，不夸张的说，您是自由女神的生命。”

“谢谢你。”

船长走了。尤因多少觉得好受些。起码，他已经知道了船长的心态。但是他还是对自己说，在今后的 72 小时里，要密切注意船长的行为。只有他才可能真正把飞船引导到正确的回归航线上。

自由女神上的晚餐历来是令人陶醉的。

船长自然坐在餐桌的中央，尤因大夫则挑了一个侧面的位置，从这个角度他觉得可以更好地观察船长的一举一动。另外的两位船员：天体物理学家特拉特，生物化学家丽莎则坐在其余的两个位置上。特拉特和丽莎都是年轻的科学家，比起他和老船长来说已经是整整差了一代了。不知是不是代沟的原因，年轻的一代似乎总是难以觉察到上辈的心事？

几丝疲倦从船长苍老的脸上漂浮出来，当他拿起刀叉的时候，动作也有些许的迟滞。

程序化制作出来的食物当然让大家觉得索然无味，可这毕竟不是根本的原因。那番犀利的话，换了谁都难免会有些快不快，尤因大夫想。其

实，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襟怀坦荡；虽然相当多的人都可以广开言听，可赞扬的话于批评的话，听在耳朵里滋味总不可能相同的。这就是人性的弱点。

特拉特总是吃得津津有味，刀叉清脆的声音却弄得丽莎很不舒服。“特拉特，你好象胃口很好。”她责怪道。

特拉特抬起头来，一副宽大的眼镜令他看起来很滑稽。“当然。在这里，除了工作，就剩下吃还有乐趣。不是吗？而且今天我在工作上极有收获。我发现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些普通的彗星，在 1651 冰彗星的周围，居然有一个奇怪的微弱引力场，就彗星大小来看，万有引力场不会那么强的。看来，我就要有新的发现了！”

特拉特眉飞色舞地说。可惜丽莎并没有理会，她的目光从特拉特身上转到老船长。

“船长，我有些事情想告诉您。我知道也许这会破坏您的食欲，但是出于为自由女神着想，我想，还是越早让您知道越好。否则我会食不甘味的。”

“是吗？”船长抬起头，“怎么啦，丽莎？看来是重大的问题？”

“是的。”丽莎忙不迭地回答，“我发现我们的处境不容乐观。我们的周围存在大量的冰彗星，它们太密集了。今天下午我在舱外进行作业时的三个小时内，亲眼目睹了几颗冰彗星差点撞到了护盾上。”

“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特拉特打断丽莎的话。“飞船有自动规避程序。而且护盾本来就是用来保护飞船的。如果在空旷的空间进行常规飞行，根本就不必要护盾。”

“不，我不是谈论护盾的必要性，而是护盾的可靠性。而且，特拉特，你自己和我说过，按照你的计算，冰彗星会向这个区域越来越多地汇集的。”

“唔……是的，我确实曾经和你谈过这点。几天前吧？”特拉特想了想，认真地说，“但我觉得即便真的有碰撞发生，对付这些脆弱的星体，我们的护盾也应该有足够的防御能力，直到我们离开这里。”

“特拉特，你知道护盾的原理吗？”

“当然知道。”

“那么，你应该知道护盾的能量分布了？在船体出现巨大的转折或者通过焊接而不是浑然一体的部位，比如舷翼的连接部位，天线底座等，护盾的能量在这些地方分布是最薄弱的。从设计原则上说，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船身的面积远远要比那些脆弱部位的面积来得大。而且，脆弱的部位也绝非那么不堪一击。可问题在于，现在的 Belta 区域里彗星的密度超过了地球天文学家的估计，结果呢？我们在这儿视力所及，都是冰彗星。它们频繁地从上下左右穿越过我们的飞船上，连个招呼都不打。如此频繁的穿越，特拉特，你是否认为如果真的发生碰撞，其发生在脆弱部位的可能性依旧是接近于零呢？”丽莎转向船长，“船长，我想，您应该最清楚我的意思了。万一出现我们所极力避免的事件，我担心……”

船长认真地倾听着丽莎的陈述，他这时点了点头，轻微的。目光凝聚在手中的刀叉上。

“你是否担心那些脏雪球会撞坏我们的飞船？在自由女神身上穿几个窟窿？”

“这并不是最糟糕的。”丽莎看着船长，“起码机器人机师们会尽力修补，保证让每一条线路都恢复如初。可是……如果脏雪球里冰封着我们未知的传染病菌，那么，很有可能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闯进我们恒温如春的飞船

内部，那么我们的医生恐怕就会忙的不可开交了。”说到这里，丽莎冲着尤因大夫淡淡一笑，“机器人技师们当然依旧会活蹦乱跳地工作，但，我们大家谁能保证安然无恙地回到地球呢？特拉特，你说呢？”

“哼。”特拉特张了两下嘴巴，有些不屑一顾的神色。但随即他又冲丽莎顽皮吐了吐舌头，童心未泯的样子。其实，他也深深知道宇航安全。“有些事情我觉得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他看着丽莎，认真地肯定，“你说的确实可能发生。”

“我看最好还是不要发生，”尤因大夫插话进来，“难道有谁希望自由女神遭到这样的厄运？”

“起码我不会希望。”船长用重重的语气说。刚才他似乎在思考。“丽莎所说的现象确实不容忽视，虽然护盾可以缓冲并排斥外来的物体，可毕竟，护盾的最初设计目的是用来对付流星体的，不是用来对付冰彗星的。为了防止丽莎所说的情况真的发生，我想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而这两种选择都将指向同一个结果。对不对，丽莎？”

船长的语气里包含着深深的无奈，尤因大夫恍然之间领悟到船长的言外之意：要么自由女神以更大的能量消耗来巩固护盾，要么就是尽快离开这个本应驻留 72 小时的区域。

但第一种选择最后也终将导致自由女神提前返航。

毋庸多说，在座每个人都知道这点，然而，只有尤因大夫清楚，这，正是老船长最不愿去想的，也是他难以接受的。如果真的提前返回，那么恐怕这位老人连最初的愿望都无法实现了。

“是的。船长，我的建议就是提前返航。”

船长的眼神变得混沌起来，试图在混沌之后隐藏起自己的不甘与不愿。

自由女神的躯体在这时突然振动起来。一种很清晰的碰撞立刻被大家感受到，并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好象什么东西粉碎了。每个人都听到了很犀利的摩擦声，桌面上，咖啡从杯子里溅了出来。幸亏这很快就成为过去。大家面面相觑几秒钟后恍然醒悟。

“船体好象受到外来的撞击！”尤因大夫率先跑向控制室。老船长怔了怔，但立刻跟了过去。丽莎看了特拉特一眼：“我们恐怕有麻烦了！”检查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机器人技师开始自动修复可能存在的损坏。

“是一颗冰彗星。”船长脸色黯淡地扫视着大家，“质量很大，不过万幸，从我们的船体上方滑了过去。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伤，船体最多有些轻微的滑痕。但是我们的天线有些变形，修复恐怕需要一点时间。在这段时间我们暂时不能与地球联系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最后一句好象是他的自言自语。

“自动规避失效了？”

“不，规避程序已经运作到极限。”老船长回答特拉特的疑问，

“那么护盾呢，失效了吗？”

“丽莎刚才已经说过了，护盾不是万能的。在脆弱地方的护盾能量不足以阻挡质量如此之大的物体。何况它有相当的速度。”丽莎接过话茬，“而且，类似的险情可能会越来越频繁。”

“确实，自动规避不可能每次都成功。”尤因大夫肯定丽莎的看法，“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应该尽快离开这个区域。”

“这不过是一次意外。”特拉特有些埋怨，“丽莎，你把问题过于复杂化，

严重化了。本来我对于宇宙可是充满美感与崇敬之情的。现在倒好，被你破坏地体无完肤。而且”

丽莎瞪了他一眼。“你要知道，我也不是来观光的。我也有我的工作，但是说实话，我的日程比你紧张得多，我们可以抓紧干嘛。这不会成为问题的。当然，最终的决定要由我们的老船长来作出。”

尤因大夫倒替船长为难了。他更不知自己该说什么。他不能说他也极力要求返航，这会令老朋友伤心的；可他又不能怂恿老船长让大家冒险。因此当老船长的目光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只好说：“我个人无所谓，反正，我负责大家的健康，至始至终。”

他极力不去注意老船长的眼睛，但仍觉察到老船长的脸色苍白，不知情的特拉特和丽莎把目光聚焦在老船长身上。船长仿佛衰老了好几岁。

“上帝，让我休息一下。”船长的手指深深地插进白发中，闭上眼睛，使劲地揉着自己的太阳穴，仿佛那里毫无神经。

“我需要一点时间考虑这个问题，是的，请给我一点时间！”

船长疲惫不堪地说，没有再看任何人，匆匆离去。

望着船长远去的背影，丽莎忍不住小声地说，“船长怎么啦，有点怪怪的？以前作决定的时候都是雷厉风行的，今天……”

“你确实给他出了一道难题，”尤因大夫意味深长地说，“还是让他安静地独自决断吧，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耐心等待。”

特拉特不在意地叫起来，“对了，你们还去吃晚餐吗？今天的牛排真的不错。”

可是，那天除了特拉特，谁的食欲都不好。

尤因大夫陷入了困境当中。他再次观察到老船长脑电波的又一次重大异动。就他的观点来看，每一次异动都意味着船长内心的一次冲突。这样下去其神经无疑要受到巨大的挑战。可尤因大夫也解释不完整这种异动的种种方面。

类似的情况已发生了足以可观数量的地步；只是他没有一丝一毫这种症状的资料，过去在医学院所学的知识几乎全都无效作废，他只能靠他的能力和经验去面对新的情况。

如果不是丽莎的建议，也许情况会好一些？

扫视着记录仪记录下来的脑电波曲线，他出乎意料地发现异动曲线居然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特点。有些完全没有规则，杂乱无章，看到它们，仿佛可以感受到一场血雨腥风的战争似的。而有些却显得那么井然有序，好象是一个人正常的意念在作用。

它们并不是一种病态。他仔细地观察这种脑电波曲线。就象一个有经验的猎人根据猎物的足迹追击，尤因大夫循着曲线前进。异动呈现出很强的规律性。当他把脑电波的基波成分分离出来后，其波形完全是正常的；而且远不是一般人心绪紧张，浮躁难耐的波形，而是一种相当平稳的波。尤因大夫困惑不已了：通常只有在人体处于冥想状态时才可能有这样良好的脑电波。

他曾经说过，船长的表现从属于潜意识。现在他仍旧坚持这种说法。有一点他肯定，冥想状态的人脑应该不会受到来自外界因素的干扰，即入定作用一开始就只能体察来自内心的信息，所以外来成分只能是内心的潜意识。它当然是船长本身心愿 飞行，飞行，再飞行。

可这也仅仅是推测。在冥想状态下以波为基础构筑起来的新的意识流，更深刻的内涵是他所无法知晓，无法洞察的。这已经逾越了他的知识领域。那么，它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很难说，尤因大夫捧着脑袋想，但是至少它干扰了船长应有的思维。从指挥全船的角度上讲，它是有害的东西。

未知的东西太多太多。尤因大夫第一次把他随身携带的心理学全书光碟系统启动起来。他以前从未动用过它。在后来的6个小时里，他就深深地沉浸进去，为的是弄个水落石出。他把书本上所有可能有用的章节都通读一遍，是的，那些知识都很清晰，可当他一回到现实中来，他又变得迷惘起来。

他决心再次探望老船长。

“如果你非要追问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好几次，朦胧中我都能听到但也只是能听到一种单调的声音，象是号召，等我清醒过来却时常忘了这个声音对我说起些什么。或许这声音本身也是一种幻觉？”船长一改眺望黑色旷野的姿态，转过脸，用疲惫的眼睛看着尤因大夫，说道。“但是，它不是没有留下过痕迹。”

“痕迹？是什么？”

“是让我更深刻得领悟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现在当我看到满天的星斗时，我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欣赏，我更希望主宰它们。”

“主宰？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过是引用而已。暂时不太清楚。但我想，人作为万物之灵，应当熟悉他们存在的世界，去发现大自然的各种奇迹，进而主宰这些奇迹，这样人类本身就创造了更伟大的奇迹。这些可能都是它所教给我的吧。”

尤因大夫的脑细胞开始发昏。

“我知道这很难让你理解，事实上我自己都不甚了解，可居然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了。我曾经怀疑它，但是我现在相信它。”

尤因大夫心中一激荡，“它？它究竟是什么？”

“我亦说不清楚。”

“那它不过是你潜意识中的或者想象中的产物！”

“我想这不可能。”只有这句的回答船长是肯定的语气。“因为我感觉到，它比我拥有远为高深的智慧。”

“体现在哪里？”

“至少，它差不多主宰了我。”

尤因大夫凝视着船长的双眸，仿佛是想洞察里面的一切。可惜，他读不懂。

“好吧。我们不谈这个了。我们谈谈丽莎的建议。你是不是很难决定？”

“曾经是。”老船长苦笑一下，“但现在不是了。不久每个人都会知道，我决定提前48小时返航。”船长说完轻轻离开了。

尤因大夫心里一颤，船长的笑容那么沉重，无奈。

果然当天晚上，尤因大夫在自己的舱室内的电子留言板上看到了船长关于提前返航的决定。他想，特拉特和丽莎也一定看到了。不过，面对这个决定，在尤因大夫心中激起的是更加的紧张与不安。

我一定要读懂其中的内容。

这是尤因大夫回到自己舱室后的最强烈的念头。尽管这不太道德，但是确有必要。

他的目光落在那些脑电波曲线上，久久不肯离去。

“甚至，连船长自己都可能不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只好我亲自来查个水落石出了。可我该从何处下手？”

尤因大夫也深知这极为不易。

虽然他曾经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并且曾一度建议 NASA 采用脑电波来监视宇航员的心理状态，可因为涉及到个人隐私问题，到底没有被采纳。他记得人的喜怒哀乐都可以从脑电波上获得显示，但这仍旧微不足道，现在他可面对一种全然陌生的思想呢。现代医学界还从来没有能够从脑电波中探知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可靠手段（事实上，又有什么必要？）尽管医学可以根据脑电波的形态以及其他一些生理特征，判断人的基本情绪，但那毕竟是有限的，模糊的。归根结底，是因为人的基本情绪是相当有限，从而与其相关的脑电波的特征值也就是可统计的。但是人所思考的问题将是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各种问题，激发各种感受，产生各种思维方式，从而也就出现了各种的脑电波曲线。这如何能穷尽？换言之，根本不可能凭借脑电波的波形特征值来分析判断一个人的思想。其中的特征值的数量简直是个天文数字，甚至有许多差异甚微的地方，模糊辨识技术也不能完全把它们分开。

“可我现在也只能试试运气。”尤因大夫在寻找突破口，以便脑电波翻译成可被旁人理解的语言。他注意到了实际的环境。

显然，他的着眼目标是那些有规则的脑电波。

他的首要假设就是船长在这种状态下的思维是及其简单的。他的心理学造诣使他有理由相信，在波出现的过程中，大部分脑细胞进入催眠状态，人脑这时不可能进行太复杂太抽象的思维过程。即便是出现了幻视，那也极可能是一些简单的闪光或简单的图形；即便是出现了幻听，那也极可能是些单调模糊的声音。只要是这种情况，问题就可以简化许多。

尤因大夫的手指在他的个人电脑的键盘上飞快地移动。偌大的舱室内只听到单调的击键声迅速地流淌。

“我需要一个程序。”尤因大夫从容不迫地编写着。他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心理驱使之下，他迫切希望知道究竟是什么在影响老船长的神经，以及究竟是如何影响的。他决心采用一种特殊的手段来窥探那种特殊的思维。

现在，尤因大夫已经从电脑中调出了以前他曾为之作出过贡献的脑电波数据库，里面所记录的脑电波特征值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这可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晶。他从来没有抛弃掉它们，现在果真派上用场了。但就是这样，脑电波对应的内容也是极为有限的。

即便是这样尤因大夫只有孤注一掷，也许电脑可以分析出一些有价值的结果；但也许，他将一无所获。

尤因大夫就这么不知疲倦地敲击着键盘，不知疲倦地建立和数据库之间的关联，不知疲倦地把脑电波曲线送入电脑……等到他终于把一切准备就绪，电脑开始疯狂地呜呜地运转起来的时候，特拉特象一头狮子似的，风风火火闯进他的舱室，冲他大喊：“尤因大夫，船长出事了！”特拉特说的没错。船长出事了，确切地说，是病倒了。

丽莎守护在船长的身边，她穿着严实的防护服，在隔离室之内，不允许任何人进去。

刚刚赶到的尤因大夫和特拉特只能在外边隔着玻璃观望，焦急的神色溢于言表。

尤因大夫看得着急，边问边找防护服，以最快的速度穿戴起来。然后他以尽快走入消毒区，象木偶似的举起胳膊，转了几个圈，蓝白色的雾气喷洒在她身上，当雾气散尽后，他急不可耐地走到丽莎身边。

“怎么回事？！丽莎。”

“我暂时也不清楚；但是估计情况不那么乐观，船长好象感染了病毒。”

尤因大夫楞了一楞，他觉得这来得太突然了。船长的眼神已经有些紊乱，精神涣散之余，双颊铁青，上面似乎蒙了一层严酷的寒霜。蜷曲着的身躯不时剧烈颤动，虽然舱室里的温度有如春天。

“我并不知道船长怎么会进入捕捞舱的，”丽莎还不等尤因大夫问，就说起来，“那里我今天上午用捕捞器捉住了一颗小规模冰彗星，直径至少3米。当时，只我一个人在作采样分析，所以并没有顾及其他动静，而且冰彗星也挡住了我的视线。发现船长时，他已经晕倒在地板上了。我连忙把他送来这里，并呼叫特拉特，让特拉特把您叫来。我没注意到船长是什么时候进入捕捞舱的，甚至连防护服都没有穿，我真不敢想象。”

“寒气么？寒气不会有那么利害的……”尤因大夫自言自语。

“是的，不是寒气，”丽莎停顿一下，打开手边的一只小冰柜，从中取出一个玻璃器皿，里面一片晶莹。“因为我在他手里发现了这个。”

冰彗星？尤因大夫瞪大了眼睛。那些冰彗星的冰晶与冰凌，象颗颗细微的钻石，玲珑剔透。尤因大夫感到寒气从心底泛起。

“你说他接触了冰彗星，是不是？他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接触了冰彗星的物质？”

丽莎点点头，“所以，我把他送到隔离室。”

尤因大夫重新回望了船长一眼：老朋友，你竟然接触了冰彗星！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船长带着恋恋不舍的神情站在冰彗星面前，伸出赤裸的手从冰彗星上抓下它的冰晶。一些碎裂的冰晶散落地板，跟随着它们，老船长也握着他的心爱之物慢慢滑落下去……

应该说，大夫的遗憾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冰彗星的头部，可能包含着休眠数亿年的可怕的细菌，在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里，它们酣睡着，一切太平；但一旦遇到了适宜的温度，它们便会活动起来。对于它们的陌生将使受害者难逃厄运，因为没有人可以在受到伤害的瞬间就认清它的真面，寻找到对付它的办法。或许有些性情温和，但也有些暴虐嚣张，在瞬间就可以让生命化为尘土。

现在的情形，很可能就是一种感染力极强的病菌的存在。至于它是否会致命，尤因大夫一点信心都没有。他不敢再耽搁，立刻进行全面的检查。呼吸、脉搏、血压……一切度极为不规则。

“丽莎，难道你没有注意到病菌的存在？”

“不知道，尤因大夫，我根本还没有开始我的化学分析，船长就发生意外了，太突然。”

事实上，尤因大夫也知道，病菌其实算不上丽莎的研究领域，她虽然不是一窍不通，但更多的注意力是放在对微生物的存在与否作出判断，将它们进行归类，并不考虑它们是否存在危险；可对于他来说，病菌却是他的老对手了。从他成为大夫的那天起，两者的仇恨就不共戴天。

尤因大夫绞尽脑汁来进行应急处理。他检查了老船长的手心，并没有破损；看样子病菌是直接渗透进体内的。而从整个症状判断，可能是一种类

似于伤寒的病菌，如果真的如此，那可真要谢天谢地。尤因大夫在诊断之余稍有些宽心，因为有些症状他多少熟悉一些的，因而，他可以尝试用他记得的办法来消除。他尽可能给船长最好的用药与护理。他没忘记告诉丽莎，尽快去分析病菌的有关细节。按理说，这应该由他来完成，但是现在他必须照顾船长。丽莎慨然应允。

在以后的一个小时里，一切都进行得万分紧张。尤因大夫时刻关注着船长的病情，当船长的脉搏变得稳定，血压变得平和，而呼吸也渐渐慢下来时，尤因大夫终于舒了口气。船长的状况至少没有恶化，这证明了他的思路是正确的。

当尤因大夫来到隔离室外和特拉特叙述具体的情况时，丽莎也把分析结果送了来。

“我只进行了一些病菌和有机物、蛋白质的反应试验。从病菌的外形看，和地球的伤寒病菌很象。我怀疑它们是同源的。”

“干得不错。看来我们能对付它。至少目前还没有大麻烦。”尤因大夫看着报告说。

“感谢上帝。”丽莎感叹道。

尤因大夫似乎又想到了什么。“我有一个建议，从现在起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再靠近冰彗星。丽莎，如果你采样完毕，最好立刻把那顆冰彗星抛出去。船长接触的只是冰彗星的表层冰晶，我无法断定在冰彗星的内部还蕴藏着怎样的危险。”“我想，你们都应该知道，我们将提前48小时返航？”

走进主舱室的时候，尤因大夫突然向丽莎和特拉特确证这个情况。

丽莎与特拉特相视一下，点点头。“我们都知道。”丽莎忍不住说，“可是，这有什么关系？现在船长身陷囹圄，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返航的问题了。我只想问，我真不明白，船长为什么要去接触冰彗星的表面！”

“这也正是我在思考的问题。”尤因大夫重重地一叹。这正是困扰他的因素。谁都知道——至少宇航员们该清楚——不得随便接触从宇宙中获得的任一物体，即便采用了严密的监测措施，也不得马虎。船长在星际航行多年，不可能不深谙此道。可是他怎么连最基本的安全常识都疏忽殆尽？

一个痛苦的怀疑诞生在尤因大夫的脑海里：船长的判断能力还在严重衰退，他甚至已经无法作出非常基本的判断？……尤因大夫不敢往下想，那会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唉。……看来问题还远未结束，相反，变得更严重了。”

特拉特不解地问：“您指船长的病情么？”

“不，不是。”尤因大夫坐下来，视线集中在舱顶的节能灯上。很刺眼的光无所顾忌地照射下来。尤因大夫陷入沉思。“我正在想应该怎样和你们谈论这个问题。原本我决心保密的，因为它听起来太荒诞不经。但现在我觉得确有让你们知道。在此之前，请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来整理一下思路。好吗？”

尤因大夫闭上双眼。他想得很远很远，仿佛已经决心把那连日来让他心神不宁的一幕幕联系起来。而这时，丽莎和特拉特面面相觑，正渴望着尤因大夫把曾经让他们蒙在鼓里的东西告诉他们。

“好了。丽莎，特拉特。”尤因大夫终于打破了沉寂。他低沉的声音一迸发出来，就给周围空间带上了一种严肃的气氛。

“首先，我要指出，擅自透露病人病情，将是违背一位医生的职业道德

的。但是，请你们相信，我并没有把船长当作病号来看待。我把他当成是一个需要帮助的老朋友，我们都不愿失去他，因此我们必须团结一心，帮助他渡过难关。”

三人目光交汇的一刹那，已达成了共识。

于是，尤因大夫开始娓娓道来，他讲述了他的八个心理试验，讲述了老船长多么热爱身边的世界不能自拔，讲述了自己掌握的情况和得出的观点，最后他提到了老船长告诉他的那种神秘的力量的支配。特拉特与丽莎流露出惊异的表情。丽莎的双手紧紧地攥握，特拉特则听得站立起来，低头不语。

是的。一切听来都象是传说。

“请你们用最大的智慧去理解我所说的东西。尤其是船长告诉我的一切。现在我们不必关心究竟是什么动机促使船长去接触冰彗星；关键问题在于他如何陷入这种境地，在未来，他的判断力和理智是否还会受到更为巨大的冲击？……我感到万分棘手。如果你们能给我一些新的看法，我将不胜感激。”

尤因大夫以期待的眼光看着两位年青人。

“这是心理学的问题。”丽莎犹豫了一下，“大夫，我想这已经超出了我的领域。”

因此我很难答复您。但是我觉得，这不象仅仅由于个人癖好导致的行为失常。船长久经沙场，对于太阳系里每一颗星星都可谓了如指掌，见怪不怪，没有必要对一颗普通的冰彗星拥有如此巨大的兴趣。而且在以往的航行任务中，他从来没有失误过。所以没有理由在这次航行中发生如此恶劣的事件。因为……因为我们都是经受过严格训练的人物，船长尤其是。能够进入太空深处的科学工作者，都具有极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约束能力，他们不会随心所欲，感情用事。”

“话是这么说，”尤因大夫颓然倒在座椅里，“可是，他的那些幻觉……”

“幻觉？您不是说是潜意识么？”

“唉，其实我自己也拿不准。潜意识只有当主体处于朦胧状态才会起作用，而且，一旦主体恢复到日常活动中，潜意识是要被显意识取代的。偏偏船长的许多举动都出现在他的意识并不模糊或者不应该模糊的时候，因此用潜意识很难自圆其说的。”

“我曾经听说过有些人具有多重的性格……”

“多重性格？不，丽莎……你并不了解多重性格的特征。真正的多重性格是不可能在一个时间出现的。在特定的时间阶段，多重的人格成分，只有一种能见诸于意识层，这时，所有的情感言行，都按这一性格所主宰的方式活动，而其他性格都不存在了。”

‘分别’这个词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多重的性格之间是不会你争我斗的，而是和平共处的。所以，具有多重性格的人物通常并不会感到性格的冲突。可是船长不是这样，他内心有冲突，而且几乎让他痛不欲生。所以我现在最怀疑的是，那些他所说的东西，可能都是他所杜撰出来的，或者是内心过于渴望造成的幻视，幻听……等等！我应该去看看程序的结果！”

尤因大夫突然想到了什么，从座椅里一跃而起；丽莎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发呆。在她能提问之前，尤因大夫已经离开了舱室，她回过神来，立刻跟了上去。只有特拉特似乎全然忽略了两人，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对话，他只是伫立在那里，静静地思考，眉毛拧成了疙瘩。

一见到无数的省略号，尤因大夫就有种不祥的预感：他的程序基本上是失败了。一条条的信息在与数据库相互关联之后被显示出来，尤因大夫以沮丧的心情阅读着它们。

“……是他么？是的，是他，是他来了……我真高兴。”

“……我们真高兴。……”

“……”

“……我想要……可是我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

“我们会等你的……”

“为什么？……”

“我们要一起……我们需要你，你也需要我们……”

“……”

“你到过……”

“没有。”

“你到过……”

“没有。”

“你到过……”

“没有。”

“……”

一连串的提问，却是同样的回答——“没有。”所有的关键字都被省略号所取代，显而易见，数据库里没有与这些关键字相应的脑电波数据。

“好象是一场对话？”丽莎小声地说。在得知了尤因大夫的程序的作用后，她也紧张地盯着这些句子。尤因大夫没有回答，只是不耐烦地往后翻页，突然一句完整的句子出现了。这恐怕是唯一一句具体完整的句子。

“你们是谁？你们从哪里来？”

是啊，你们是谁？你们从哪里来？尤因大夫自问道，象发现了线索似的疯狂寻找下一句。

可是，没有下文。他怀疑在别的段落里，但当他乐此不疲地找下去，等待他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省略号。那些句子甚至没有任何意义。尤因大夫想要放弃了，丽莎翻页至最后，“还有最后一段。我们看看有没有答案。”

“……我很难过……我要走了。……”

“……哪里？……”

“……回家……”

“……”

“那么，我们会来的。……我们一起……”

“我找的很吃力。这些对话……也许我们应该弄清楚各出自谁的内心。不过，这并不困难……真奇怪，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我们”和“你们”？”她抬起头看尤因大夫，却突然之间不寒而栗。尤因大夫正以一种怀疑的眼神盯着屏幕，象入定似的。

“你不说我还没有注意到呢。……你知道么？丽莎，我有一种感觉：可能我们所有的判断都错了。看来不是潜意识，它的人称是复数的，思路独立。难以置信，恐怕一个全新的我们以前从不知晓的意识到来了——船长遇上了它，”他犹豫一下补充说，“也许，还会有我们。”“我一直在搜索我记忆中的

某个碎片。它真的很不起眼，连我自己都不记得什么时候或者什么地方接触过有关它的一些知识。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它或许对现在的情况有所帮助。我之所以没有和你们一起去，是因为我想照着自己的思路走下去，安安静静地在這裡把那个碎片回忆起来并补充完整。”特拉特说着把手中的打印结果递还给尤因大夫，慢吞吞然而清楚地说，“大夫，我的看法和您差不多。这并不是潜意识的活动，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格看来不是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的。尤其是你所说到的一种神奇力量与之关联。如果我的推断没错的话，这并非什么精神病症，所以，在你们的医学领域中是找不到相关知识，但我们的物理学界曾有一种说法，把它称为‘宇宙心灵’。”

“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它的基础实际上来自于量子力学里众所周知的 EPR 佯谬。可以说，那是一个跨越雷池的论断，一个无法捉摸的幻想。

“早在 1935 年，由爱因斯坦（E）波多尔斯基（P）和罗森（R）三人提出的论文便讨论到，若量子力学是正确的，则人们可以将两个连接的分子分开，让它们沿着相反的方向前进。而即便是这两个粒子已经相隔若干光年之遥，人们还是能够以考察其中一个的行为来推测另外一个；以干扰其中一个的方式来影响另外一个。基本上，这两个粒子之间的由此及彼的交往是瞬间的，甚至比光速还要快！

“爱因斯坦以一代物理巨匠的精确的头脑作了思考之后，认为这种情形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不过三十年，理论物理学家约翰·贝尔和亨利·斯特普却利用量子力学中的一个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方程式，证明出这种超光速交往是可预期的。这在当时的理论物理学界不啻是投放了一颗原子弹。

“不同的是，原子弹爆炸之后的冲击波迟早会过去的。而这个超光速交往的预言留下的痕迹却是深深地印在人类的心中。后世的人们并没有停留在 EPR 佯谬的表象上，相反，他们把 EPR 佯谬更深刻地发掘开去。于是另一片洞天展现出来。它那丰富之至的内涵竟令人难以想象，更难以置信。

“最突出的就是，布莱恩·约瑟夫森博士——他因为约瑟夫森效应的发现而荣获了 1973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便从 EPR 佯谬中领悟出更加深刻的含义。他了解到也许宇宙的某一部分“知晓”宇宙的另一部分，即一种在某些条件下完全会发生的远距离接触……

“你们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现在是 两颗心灵的接触，或者说得更加具体些，是思维的接触。思维是粒子流也是能量体，按照 EPR 假说完全有可能连接；且它们应该必然有共同点，是同出一辙的。我记得，后来物理学家们作出判断，若这种宇宙心灵真的存在，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就是在宇宙空间。因为在这个空间里，一切最为原始，也最为简洁。包括人的欲望和感觉……我能说的就只有这些了。”特拉特意味深长地叹道，“其实，在冥冥浩宇中，或许所有生物的感受都差不多？”

说到这里，特拉特推了推鼻梁上的宽大眼镜。当然，特拉特的话，留给丽莎和尤因大夫的无疑是困惑和迷惘，他们几乎象听天书一般如梦如幻。

丽莎好象率先领会了特拉特的意思。为确证一下，以不肯定的语气问：“你认为船长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有另一颗心灵 或者说别的生命 在与他遥相呼应，相互沟通，彼此交流？”

特拉特摊开双手。“无法肯定。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真的存在宇宙心灵的沟通。这听起来象中国道教所宣扬的天人感应，没有人道得清真假。

不过，我相信大脑并不仅仅是存储信息的场所，它更是一部信息和能量的转换器。在某些时候，会象无线电一样容易接通，也一样易受干扰。”

“那么，另外的一颗宇宙心灵在哪？在这个 Belta 的区域吗？”

“谁知道？或许无处不在。”

“好了。”尤因大夫插话进来。“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怎样才能让船长恢复如初。”

确实，这是最为现实的问题。特拉特虽然提出一个新思路，却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一时间大家又沉默了。“听着，没必要把事情弄得那么复杂。没必要！”尤因大夫象在咆哮，他不想让神秘笼罩自由女神，神秘意味着无法控制，这会导致人心惶惶。

特拉特对尤因大夫的话不敢苟同：“但是，大夫。我们不是在宇宙里吗？

在这个世界里，什么不可能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的。”若在地球，很可能是一个阳光普照大地的时刻，但对于自由女神来说，完全不一样了。且不说在这远离地球 40 亿英里的地方会有多么的寂寥与寒冷，各人心中的奇怪问题足以让人心有余悸。

12 月 31 日。

尤因大夫看着电子日历上的这个数字，心里泛起一种难言的感觉。本来自由女神的航行是让人心动的，可现在竟使人万分担忧。他刚才去探望过船长，依旧是似醒非醒的状态；有时有轻微的梦呓，但听不清晰。尤因大夫知道此刻再次跟踪船长的脑电波已毫无意义了。

他粗略地检查了一遍主控电脑。这时他从内心骂着自己：自己居然这时候才想起要检查主控电脑。虽然对这些玩意深刻入微的控制他不很明了，但是基本的信息总还可以理解。电脑告诉他，回航程序将在中午 12：00 启动。关于程序的说明只有短短的一行字：“程序校验正常。船长指令：提前 48 小时返航。通知所有船员。”显然是船长书写的。

如果不再有什么意外，一切都将在今天中午结束。尤因大夫想。而十几个小时之前，他还是昏昏沉沉、恍恍惚惚地听特拉特说更难以理解的东西。这听起来就象是科幻小说中的玩意。如果那颗他们不为所知的心灵对他们不利怎么办？尤其是对船长不利怎么办？他们会与它发生冲突吗？他们能在与之竞争的过程中争取到船长吗？……尤因大夫觉得特拉特未免也太玄乎了。

“让它们见鬼去吧。”他生气地想，“我怎么会把特拉特的话当真呢？问题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难以捉摸！自由女神是完全可以自动操纵的，已经编制好的程序会主宰全船的动作，而且看来船长早已经安排妥当一切，剩下的很可能只是我们自己的胡乱猜测、杞人忧天而已。”面对控制台上的仪表都正常地运转，他开始感到安慰了。

时间在寂寥的太空中似乎过得飞快。

尤因大夫的身体在座椅里蜷缩成一团。不用说，他确实是极为疲劳，甚至还神经紧张过好一阵子。他正在默默地等待特拉特和丽莎的到来。他们应该已经完成了各自的工作。他瞪着舱壁发呆，以他们出色的工作效率，这并不难做到。

“好了好了。我一切都就绪了。”丽莎拍着手走进来。“我已经把那顆罪魁祸首的冰彗星抛弃出去了。虽然挺可惜的，但我采样获得的样品足以让我在归程中有所事事了。”

我准能在回到地球之前完成分析报告。对了，船长怎么样？”丽莎关切地问。

尤因大夫失望地揉了揉眼睛：“暂时还未苏醒。但是就我的检查，已经脱离危险期了。只要让他再多休息些时间，我相信他能够渡过难关。”尤因大夫感到一阵心酸。毕竟是老年人了，虽说不上风烛残年，但生理机构，免疫系统的衰退确实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防止主发动机启动时的加速度，我把他送进了磁悬浮舱，在那里，他不会受到任何振荡的。”

尤因大夫的话宽慰了丽莎。“我们准备返航吧。”丽莎漫无目的地看看四周。

“没问题的。船长的工作已经尽善尽美。我们只需等待。飞船将自控飞行，这正是自由女神的最大特点。只有在应付极为特殊的突发事件时，才需要人为介入。我想用不了多久船长就会象往常一样指挥全船，而一般的危情，我们也足以应付了。”

“我并不是害怕飞行。”丽莎看了看手腕上的电子表。“现在是 11 点 30。12 点我们就要回家了。”她似乎有些激动，“我心中一直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这五年的飞行，仿佛是在一日之间。五年之前的情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呢。没有鲜花，没有欢送，只有飞行的使命。我离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就向着深太空进发。

其实对于宇航员来说，命运是未知的东西，宇宙中存在着乐趣与危险。或许我载誉归来，或许就绝尘而去。我曾问过自己，我们四个人是否还会如初地回到地球？我真的希望如此，自由女神和我们四个人是一个整体。可现在……”

她说不下去。早已形成的友情在这一时刻显现出来。可谁能料到并阻止已发生的一切呢？事实上没有任何预兆，他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补救而已。

尤因大夫理解地握了握丽莎的手。

时间不知不觉消逝在沉默里。

“怎么回事？都 11 点 50 了。特拉特怎么还不过来？他究竟在干什么？”尤因大夫十分奇怪，他们还有些许准备工作要做呢。

丽莎望了望毫无动静的舱门，“不知道，我去看看。”她赶紧朝那里走去。然而就在她打开舱门的一刹那，一个人匆匆闯了进来，着急地差点与丽莎撞个满怀。

“特拉特，你怎么回事？”丽莎看清楚来人，大声质问。

特拉特似乎非常激动，看样子是奔跑着赶来的。他鼻翼一张一翕，眼珠在众人脸上迅速地扫来扫去：“尤因大夫，丽莎，你们还记得那个引力场吗？1651 引力场！就是那次晚餐时我向你们提到的那个引力场？”一种古怪的声调调动起大家的心，“你们猜，我发现了什么？我原以为那个引力场是属于冰彗星的，但今天我才发现，它其实并不是冰彗星造成的。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引力场，而且在不断地扩大！”

“怎么可能这样？”尤因大夫追问说，“如果是一个万有引力场，一定有一个质量巨大的天体的存在。”

“但我观察不到任何天体。引力场象是无形地存在于空间。事实上我曾

设想会不会是一个黑洞，可在这里不可能有黑洞，要不这些冰彗星早就不复存在了。”特拉特停顿一下，做了个深呼吸，“甚至，我觉得，我们不能以万有引力场来衡量它，因为我根本无法检测出这个场的具体结构，它内部的各种场量都是我们所不知的。换句话说，我只能知道它在那里，可我无法确定它的参数。”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就在我想要来告诉你们的时候，引力场分裂了。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引力场的两个分支，两个正在迅速越来越强的分支！”

如果说，仅仅是存在一个引力场，那还不足以使人震惊的话，那么，现在就有了一个两条自动增强的分支组成并且完全不符合一般场理论的引力场。这简直不可思议。尤因大夫霎那时间脑袋里一阵轰鸣。

“难道我们真的要遇到 UFO？”

尤因大夫立刻打断丽莎的疑问：“我情愿不用这个字眼。尽管对于不明飞行物体都可以这么称呼，但我们现在面对的根本不是一个飞行物！再说你能够想象，在太阳系的荒芜的边缘地带，居然会存在一种生物吗？我决不相信。”

“可根据特拉特所说，引力场好象也不是天然的。”

特拉特接过话茬：“是的。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奇特的引力场。难道不能设想它是人为的么？”

“特拉特，我始终很难相信你所说的一切。”尤因大夫皱着眉头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事物解释得那么神乎其神，玄乎其玄？”

“因为我不相信这个引力场是天然的，我以为它具有智慧特征的，在它背后，我情愿相信是一种智慧的操纵。要不它为什么偏偏在我们即将返航的时候出现？我都观察它好几天了！”

特拉特的话令尤因大夫警觉起来：确实，我忽略了这个因素。

“那么，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呢？”尤因大夫问。特拉特推了推眼镜，小心翼翼地说：“联系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我想，这可能和船长有关。也许另外的一颗宇宙心灵，就在那一头。”

丽莎的脸色渐变。另一颗宇宙心灵？！尤因大夫蓦地想到特拉特当初说过的东西。

思绪的浪潮阵阵席卷他的大脑，难道特拉特所预言的会是真的？难道对方真的是一种生命的新形式？……他认真地看特拉特，他脸上的表情决不是在开玩笑。尤因大夫的脑海反而清醒许多，他想到了当务之急。

“我忽然奇怪起来，我们为什么要讨论那个引力场的由来？我不管它渊源如何，只要它想危及老船长的安危，我就不答应！现在，只剩下3分钟了，我们必须做好返航的准备。争论未知的东西，现在不是时候！”在尤因大夫的鼓动下，安全带已经紧紧地扣到众人身上，控制舱里的尤因大夫和丽莎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脑显示屏上的数据。特拉特则坐在船长的席位，以代替船长的位置。

“所有参数正常。主发动机准备启动。倒计时一分钟。60，59，……”

红色的数字跳动不止。随着每一下跳跃，尤因大夫的心也猛地抽搐一下，他相信其他人的感觉和他会一样的。

“30，29，28，所有启动参数修正，重新倒计时一分钟。60，59，……”

安全带把欲站立起来的尤因大夫紧紧拽回去。

“出了什么事？”丽莎几乎和他同时向特拉特发问。

特拉特注视着手头数据的变化：“还用说吗？那个引力场干扰我们了！在程序设定完所有参数前，飞船不会启动！”

“40，39，38，所有启动参数修正，重新倒计时一分钟。60，59，……”

“见鬼了！”

特拉特回敬丽莎的不耐烦，“不是见鬼，是那个引力场又增加了。”

接着一切又周而复始，倒计时，修正，再倒计时，再修正……一种无形的压力已经在所有船员的内心深处越聚越大！

“照这样子，我们永远都无法启动主发动机！”

“恐怕是这样的。现在的引力场强大得几乎会耗尽我们所有的能源。我们怎么启动得了？不仅如此，而且——”特拉特手指一动，一个绿色的不断增长数字在其他人的电脑显示屏上出现。“我们的速度在增大。也就是说，我们在向那个引力场滑落！”庞大的自由女神的躯体，在深邃的宇宙中变得盈盈可握。无边黑色中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控制着它的命运。仿佛是普通的玩具被人把持，或许那是一位智深的长者，或许只是一个顽皮的孩童，无论如何，这种控制都将是难以挣脱的。自由女神船员的过人智慧，变得微不足道，自由女神沿着一条它所不愿的轨道运动。

就在他运动的某一时刻，一只白色的小点从自由女神的身体里飞窜出来，一道美丽的直线，宣告了它的独立。自由女神上的三位船员清晰地看到了电脑对此的汇报。

“好象什么东西飞出去了。难道是碎片？我们快解体了么？”特拉特不肯定的说。

丽莎的声音有些哆嗦。“如果我们面前是一只黑洞的话，我想，会的。”

尤因大夫眯起眼睛，试图看得更清楚。“那个白点能不能放大点？我需要清晰的图象。”

“我正这么想。”特拉特已经开始操作，“现在放大倍数扩大50倍。”

屏幕上的白点显示出它的轮廓。狭长的四棱柱边缘，上半部分晶莹剔透，而下半部分则是凝重的金属线条构型。象一件精美的工业品，水平飞行，稳稳当当。

尤因大夫终于分辨出它。“不是碎片！那是……磁悬浮舱！”

一个可怕的事实，尽管没有下文。

特拉特盯着大夫。“你不会暗示那里面是……老、船、长吧？”

丽莎也紧张看着尤因大夫。可尤因大夫动动嘴唇，哑口无言。

他们齐刷刷地把目光再次投向那个白点。从电脑提示的数据看，那只白点与他们并不是一路。因为它正向着另一个引力源前进。

“磁悬浮舱怎么可能被抛到飞船外去的？”特拉特不敢相信。

“我不知道，”尤因大夫急促地说，“磁悬浮室是全密封的！”他解开安全带，一下子从座位上跳起来。他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慌乱。“我要证实这件事！”

“可以。”特拉特立刻动作，击键的声音成为舱室里唯一的声音。“电脑显示……磁悬浮室是空的。它完好无损。”

“我们现在怎么办？怎么办？”丽莎似乎在问他们两人，又似乎在问自己。

尤因大夫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他撞到特拉特身边。“给我数据，它离

飞船的距离，飞行方向，飞行速度……我去！”

特拉特犹豫不决。

“这是唯一的办法！我启动推进器到舱外去，把老船长抢回来！就这样，特拉特，给我导航！”

特拉特脸上渗出了密密的汗水。他想说，“不可能的，那会有去无回推进器根本克服不了引力场。”但是尤因大夫勇毅的神色使他说不出来。

他想点头了。

就在这时，一股声音澎湃起来，在每个人的内心鼓荡。

“自由女神的船员们，我是你们的老船长。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然而我只是在做我自己的选择。”

尤因大夫蓦地一惊：“老船长？你在哪儿？”他抬头仰望虚空，舱板上的照明灯刺得他晃眼。

“我正在我旅行的途中。老朋友。现在我是在用心灵感应与你们对话。为我引航的引力场已经建立，籍此我可以到达我要去的地方，与那神秘的力量汇合在一起，一道跋涉宇宙空间。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我从未想到在我的命运中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听起来想科幻小说。可，它，确实来自一个我们所不知的文明，这文明最大的特征似乎就是酷爱旅行。它们生命的乐趣或许就在其中了。诚如你所知道的那样，作为宇宙间自由的旅者是我一生的目标。如果我回去，NASA 不会再安排我上太空，而且连年的财政紧缩，我无法想象未来会是怎样的悲哀。要知道，我不甘心在地球上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已经把它和宇宙融合在了一起。

“我也不清楚它们凭借什么探测到我，它们居然联系上了我，连我都难以置信。尽管我对它们不甚了解，但它们所说的去做生命该做的事情，令我折服。在我不能继续深入 BETL 区域时，它们准确无误地闯进我的心灵，帮助我的磁悬浮舱无损突破飞船障壁，又用引力场为我导航……我相信它们就是我的知音。”

“果真有一颗宇宙心灵！从本质上说，那应该是另一种智慧文明，然而，我现在明白了之所以称之为宇宙心灵的更深层的含义。它意味着不同生命之间的可交流性，可理解性。”特拉特忽然激动地对尤因大夫和丽莎说：“你们领会到了吗？”

“我一直在担心自由女神返航时的命运。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方法来帮助你们，我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请相信我，我并不会因为个人的感情置全体船员于不顾。现在由于那力量的介入，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我想，在你们的面前也一定已经出现一个引力场，它将直接把你们引航到地球。这期间，你们或许将在一种完全不同的飞行状态中飞行。不会有危险发生，但引力场却可大大缩短自由女神到达地球的时间。届时，你们将回到你们的故土家园。”

丽莎眼睛里似乎有一片晶莹在闪烁。“看来，船长真的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

尤因大夫心里却充满了离别的感伤，他轻轻摇了摇头，象是叹惋，又象是悲哀。

“别为我担心，我的朋友们。与你们在一起是我的荣幸，尤其是你，尤因大夫。但是，我们虽然邂逅却难免离别。我这辈子都已经和宇宙联系在一起，不甘心在地球上平平淡淡地消逝。在这个世界里，我们都是匆匆的过客，

我们总要利用有限的时间，在生命的轨迹里留下最灿烂的片断。你们应该为我祝福才是。

“好了，引力场在增强，我们都要开始各自的航程了。各自准备吧，我的朋友们，祝你们一帆风顺。”

宏大的声音渐渐远去了。尤因大夫摒息倾听，再没有听到什么。

“大夫，我们不必难过。正如船长所说，他到底有了自己的归宿了。虽然高深莫测。”特拉特安慰尤因大夫，“我们还是做好飞行准备吧。不知几分钟后，我们要经历怎样的场面呢！”所有的能源关闭。自由女神内一片黑暗。只有淡淡的冰彗星反射的光芒进来，微弱之极。相互之间，他们很难看见对方。

尤因大夫感到热泪流淌。他也不知这是感慨还是失望。总之，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离他而去，会远的杳无踪影。他们曾经在一起合作过 30 年，可将来没有人知道他会出现哪一颗星星上。“我只想，我们永远失去他了。”

“不要那么悲观嘛。”特拉特的语气忽然变得极为轻松，“我倒不这么认为。”

“特拉特，你是什么意思？”丽莎有些气愤，“在这种时候你还开玩笑。”

“这不是玩笑，难道你们都没意识到刚才发生的一切的内涵吗？你们忘了？船长是用什么方式和我们交流的吗？神秘的力量曾作为一颗宇宙的心灵出现在他世界里。

而船长扮演的角色不也与此类似吗？”

尤因大夫默默地想了会，“特拉特，你的意思是”

“没错。宇宙心灵，无所不在。我现在才觉得，任何人都拥有一颗宇宙心灵。只是激励的程度各自不同。只要内心不放弃渴望与追求，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和我们想要寻找的人交谈。船长一定是领悟到了，所以才能在与我们沟通时运用自如。”

丽莎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你说我们可以和船长再建立联系？”

“我想是的。”特拉特转而说道，“看来‘宇宙心灵’的假说还未完善呢，这次返回后，我想我要为它补上这一点。”

“那么，祝你成功。”尤因大夫回复道。尽管眼前一片黑茫茫，但特拉特点燃了他内心深处的曙光。

也祝你成功，我的老朋友。他望着外面星光变成了笔直线条，拭去脸上的泪。

(完)

